



FROM

CLASS SOCIETY

TO

COMMUNISM

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M

ERNEST MANDEL



Ernest Mandel (1923-1995)

# 社會進化和人類出路

埃內斯特·曼德爾著

向青譯

# 目錄

譯者序言	4
第一章	社會不平等和整個歷史上的社會鬥爭..... 9
第二章	社會不平等的經濟根源.....19
第三章	國家，階級支配的工具.....26
第四章	從小商品生產到資本主義生產.....36
第五章	資本主義經濟.....47
第六章	壟斷資本主義.....61
第七章	世界帝國主義體系.....70
第八章	近代工人運動的起源.....82
第九章	改良和革命.....90
第十章	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 101
第十一章	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和俄國革命..... 111
第十二章	斯大林主義..... 120
第十三章	從當前群眾鬥爭到世界社會主義革命... 136
第十四章	革命者如何爭取群眾..... 146
第十五章	無階級社會的來到..... 160
第十六章	唯物辯証法..... 169
第十七章	歷史唯物主義..... 185

## 譯者序言

最近兩年世界形勢發生非常驚人的急劇變化，而更大的變化其實還在前頭。中國（香港也包括在內）的實際變化比起蘇聯和東歐各國雖然算很小，但除了白痴誰都看得出 1989 年的大震動是一個多麼嚴重的警號。這些巨大變動最明顯的一面，自然是所謂現存在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制度的破產。不少人覺得「共產主義」這個惡魔的末日終於來到了，料想自由、民主與和平的春風快要吹遍全世界，所以歡欣鼓舞，興高彩烈。可是稍微仔細一點去觀察世界大事的人，都看出前途並非那麼平坦，問題並不那麼簡單。在德國這個用資本主義去改造「社會主義」具備最優越條件的國家裡，不但改造的任務艱巨，「成本」驚人，而且現在這麼快就已經顯出：其實統一並不令東部（原東德）的人民覺得那麼幸福；今後相當長的時期以內，屈辱、貧困、衝突、壓迫等等不但難免繼續存在，而且會加深加劇；西部（原西德）的工人也要為統一後失業增加和工資降低的危險擔憂。德國尚且是這樣，其他東歐國家更不用說了。在蘇聯，統治集團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決心已經很明顯，但是危機重重，民眾一點也不覺得已經找到了光明的出路。再看中國，蘇聯陣營的巨大變化共並沒有促使中共實行任何政治改革，也沒有迅速助長中國人民的革命意識。另一方面，世界和平因美蘇冷戰結束而實現這個美夢也一下

子就破滅了。中東發生新的戰爭危機，責任決不是單純在伊拉克總統薩達姆身上，美英等帝國主義至少也要分擔一半的責任，而這一切都不會因為共產主義沒落而改變。日本軍國主義的重新抬頭，自然更不是共產主義的責任。此外，資本主義世界裡面的周期性經濟衰退、大批失業、貧富懸殊、威脅人類生存的環境污染和破壞、在物質豐富當中日益加甚的精神空虛、還有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等等，所有這些根深蒂固的社會弊病都沒有根本改變的徵兆，有的反而越來越嚴重了。所以，到了今天，人類的前途和出路問題仍舊是值得擔心的，甚至更需要人們去關注和深思了。

在多數人的眼中，共產黨極權統治的破產就是共產主義的破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破產。這是非常嚴重的誤解（一小部份人是故意曲解）。其實，共產黨的極權統治同共產主義根本不可兩立。共產主義是工人階級爭取解放的一種思想和運動。馬克思主義發現了社會進化的規律，為共產主義提供了科學的根據。按照這種學說，社會主義制度一開始就是生者自由聯合起來管理整個社會，在這種有利的社會環境中充份發展社會生產力和每個人各方面的潛力，最後完全消滅社會不平等和自私自利的心理，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制度。列寧是世界上第一個嘗試走這條道路的工人國家和第一個執政的共產黨的領袖。至於那些對工人階級實行極權統治的共產黨，雖

然曾經是馬克思列寧派的共產主義者，但是當他們變成騎在工人階級頭上的官僚，實行極權統治的時候，已經背叛共產主義了。現在這種極權統治開始崩潰，才讓工人階級重新有機會掌握權，真正朝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前進。但是，幾十年的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官僚極權統治，不但造成經濟發展的不健全和群眾生活的困苦，而且造成群眾的思想混亂，使群眾對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者都認識不清。所以，當共產黨官僚和世界資產階級合力把蘇聯和東歐各國拉上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的時候，工人群眾未能馬上作出強有力的反對。於是這些國家的人民大有危險爬出一個陷阱又跌落另一個陷阱。至於中國共產黨，雖然擺出一副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的姿態，其實一樣也在走著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不過比起蘇聯等國，經濟改造的步調最近放慢了，而政治上對人民寸步不讓，堅持極權統治到底。

拋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奮鬥目標，走資本主義的回頭路，把社會財富和既可以造福又可以致禍的驚人巨大的現代生產力交給少數收資本巨頭支配和濫用，這決不是工人階級和一切勞動人民真正的出路。勞動人民真正的出路不是選擇一個害處可能比較小的特權集團來做自己的主人，而是拿出力量來爭取人民自己做社會的主人。在這個自我解放的奮鬥中，勞動人民必須善於運用戰略和策略才能夠取得勝利。爲此就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反而要認真

學習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決不是一些教條，更不是替任何一種極權統治辯護的理論，而是勞動人民自我解放運動的理論和方法，是一種科學研究的方法和結論，是本身不斷發展和更新的方法和結論。今天，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等人的偽馬克思主義已經破產，共產黨官僚的極權統治也開始崩潰，這對於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來說，既提供了新的大好機會，又提出了許多複雜的新問題。而最大的問題是怎樣徹底打倒共產黨極權統治，同時又戰勝資本主義復辟的勢力。在這場戰鬥中，如果拒絕馬克思主義，等於是拒絕最好的兵法和最好的武器。

我們現在出版的這本書，是一本非常優秀的初步介紹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書。原著者曼德爾（**ERNEST MANDEL 1923**——）是一位世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尤其在經濟學方面有卓越的貢獻，同時也是有 50 多年經驗的實際運動者。他的許著作有多種文字的版本，包括法文、德文、英文、西班牙文、中文、日文、阿拉伯文等。他曾到歐洲、美洲、亞洲、澳洲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演講。這本書原名「從階級社會到共產主義」，副題「馬克思主義入門」。作者用很少的字數但是很全面地紹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基本觀點，包括對共產黨極權統治下的變態工人國家的分析。讀過這本書之後，不但可以認識共產主義的真相，了解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之類的謬誤和反動性，而且對於人類真正的出路也得到了了解並且提高信心。



自然，同一切事物一樣，這本書不能說是十全十美，不可以希望更好的，尤其對於今天中國一般讀者來說。首先，因為它的內容十分濃縮，所以難免有些地方不太容易了解，尤其在比較欠缺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的知識的讀者看來是如此。其次，儘管作者承認 1949 年中國革命的勝利是 1917 年俄國革命之後最重大的革命勝利，但是對中國革命的分析在這書中所佔篇幅極小，尤其沒有談到中國革命的特點方面（例如鄉村包圍城市的革命路線）。最後，由於這是 1977 年的著作，當然沒有談到最近幾年變態工人國家裡面那些急劇的變化。但是，無論如何，讀者一定能夠從這本書得到對馬克思主義相當好的認識。即使這書是你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讀物，讀了也會學到許多東西。反過來，即使你以前已經讀過許多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包括所謂經典著作內在內，再來讀這本概要的介紹，也會得益不少。至於更新、更切合中國一般讀者需要的入門書，只好盼望將來產生了。

向青

1990 年 11 月 9 日

# 第一章 社會不平等和整個歷史上的 社會鬥爭

## 一、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不平等

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裡，按照財富和社會權力來劃分，都有一種金字塔形的結構。在美國，據參議院一個委員會估計，不到 1% 的人家佔有一切公司股份的 80%，其中 2/3 以上屬於 0.2% 的人家。在英國，1973 年，最有錢的 1% 人口佔有一切可以出賣的財富之中的 28%；而最有錢的 5% 佔有 50.5%（這些數字其實大大低估了財富集中的程度，因為連私人住宅也算在可以出賣的財富之內了，而在大部份人來說，住宅並不是「可以出賣的財富」，卻是不可缺少的生活條件）。在比利時，1/3 的公民處在金字塔的底層，除了年年歲歲掙來又花掉的以外，什麼都沒有；既沒有儲蓄，也沒有資產。4% 的公民處在金塔的頂點，擁有全國私人財富的一半。不到 1% 的比利時人，擁有全國公司股份半數以上。這些人之中，二百戶人家掌握了支配全國經濟命脈的大控股公司。在瑞士，1% 的人佔有 67% 以上的私人財富。

收入和財富上的不平等，不僅僅是一種帶有經濟意義的事實。這還暗示在生存和死亡的機會上的不平等。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不熟練工人家庭的幼兒死亡率比

資產階級家庭高一倍。官方統計顯出，1951年在法國，每一千名幼兒中的死亡率，在自由職業界是19.1，僱主中是23.9，商業僱員28.2，零售商34.5，手工藝工人36.4，熟練工人42.5，農民和農業工人的44.9，半熟練工人51.9，不熟練工人和粗工60.7。過了十年之後，這種比例的差別簡直沒有什麼改變，只不過各種人家的幼兒死亡率都降低了。

不久之前，比利時一家立場保守的報紙《自由比利時報》，發表了一個關於兒童語言能力發展的研究報告，很令人難過。這研究證實，窮苦人家的孩子常會在兩周歲以前受到發育障礙，以後又由社會階級制度令他們在文化上發展不足，因此造成持久性的後果，使他們難以領會抽象的概念和吸收科學知識；施行「平等的」教育但並不對窮家孩子予特別的補償教育，是不能消除這種不利情況的。在這「福利國家」的時代，社會的不平等仍舊壓制著人民的孩子之中許多像莫扎德，莎士比亞和愛因斯坦那樣的天才人物的成長，這不幸是個事實。

在今天的時代，僅僅檢查每一個國家裡面所存在的社會不平等，已經不夠了。更重要的是計算到兩種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一邊是少數工業化的先進國家，另一邊是生活在所謂不發達國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人類大多數。

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量之中差不多佔了一

半，而在許多主要的工業原料之中所消費的超過了一半。印度人口有 5 億 5 千萬，他們所使用的鋼和電力人口比九百萬的比利時還要少。世界最窮的一類國家的平均每人實際收入，只有最富一類國家平均每人收入的 8%。世界人口的 67%，只得到世界入的 15%。1970 年印度婦女因分娩致死的比例，等於英國的 20 倍。

因為貧富之差，印度人平均每日從食物中得到的熱量只有西方人的一半。平均的壽命，在西方國家超過 65 歲，有些國家達到 70 歲，但印度才 30 歲。

## 二、從前社會中的不平等

類似現存於資本主義世界中的社會不平等，在所有從前的社會中（就是說，在有文字起載的人類生存的階段中）都可以見到。

17 世紀的法國作家拉布呂耶爾在《性格論》一書中這樣描寫當時法國農民的悲慘生活：「可以看見一種野獸，雌雄都有，散佈在鄉間，被太陽晒得渾身黝黑，束縛在他們以無比的堅持性挖掘著的土地上。他們可以發出音節清楚的聲音。他們直立起來的時候，露出人的面孔。他們其實是人。他們晚上睡在窩裡，吃的是黑麵包，水和蘿蔔一類。

拿這幅農民的畫像同那時代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在凡爾賽宮庭中的輝煌宴會相比，同貴族的奢華和財主的浪費相比吧。這是社會不平等的明顯形象。

在中世紀社會，農奴制度佔支配地位，貴族領主常常把農奴的勞動或者收成要了一半。每個領主的土地上多半有好幾百農奴，甚至有幾千幾萬。所以每個領主每年從幾百幾千農民身上取得利益。

在古代東方各種以農業為基礎的社會裡（埃及、蘇米利亞、巴比崙、波斯、印度、中國），情形也一樣，不過那裡土地的主人是領主、寺院或者國王（由代理王室府庫的士子代表）。

3千5百年前埃及法老時代寫作的《職業的嘲諷》，給我留下了農民受國王的士子剝削的形象。心懷不滿的莊稼人把那些士子比喻為猛獸和寄生蟲。

至於古代希臘和羅馬，他們的社會是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他們的文化能夠達到高水平的部份原因，是他們的公民能夠把大部份時間用來從事政治、文化、藝術和體育的活動，而把體力勞動交給奴隸擔任。

### 三、社會不平等和階級不平等

社會不平等不一定就是階級不平等。例如，一個不熟練工人和一個高度熟練的工人在工資上的差別，並不使這兩個人屬於不同的社會階級。

階級不平等是以經濟生活的結構為根基的一種不平等，相當於經濟上不同的機能，而由那個時期主要的社會制度和法定制度來永遠維持並且強調的。

舉幾個例子可以把這個定義弄得更清楚。

你如果想在比利時成爲大資本家，必須至少爲每一個你所僱用的工人投資一百萬法郎。在一家僱用二百工人的小廠來說，所需要的資本至少是一億法郎。一個工人每年淨收入不過二十萬法郎。一個工人工作 50 年，一個錢都不花，也還沒有足夠的錢成爲資本家。所以，工資勞動（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基本特徵之一）不斷地再生產出資本主義社會劃分爲兩個基本的階級這情況：一個是工人階級，它永遠不能靠它所掙的錢變成生產資料的主人；另一個是資本家階級，它佔有生產資料，又由於把一部份利潤重新投資而擴大它的財產權。

不錯，除了資本家之外，有些技術人員也成爲公司的董事。可是，要成爲技術人員，必須受過大學教育。最近幾十年內，比利時的大學生之中只有 5%至 7%是工人的兒女。大多數帝國主義國家的情形都一樣。

社會制度封閉了工人取得資本家財產的一切門路，這既因爲他們所掙的錢少，又因爲他們很少機會受到高等教育。這些制度維持、保存而且永遠保持現存的社會階級劃分。連美國這個時常被誇耀爲最有機會讓「工人的優秀兒子由於奮鬥而變成百萬富翁」的國家，調查的結果也表明：大公司的最高級的經理人員，90%都是中等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出身的。

所以，我們看出，在整個歷史上社會不平等都結晶成

爲階級的不平等。每一種社會裡都找得出一個生產的階級，用它的勞動來維持整個社會，還有一個支配的階級，靠別人的工作來生活：

東方帝國的農民和教士、領主、土子；

古代希臘和羅馬的奴隸和奴隸主；

中世紀的農奴和封建領主；

資產階級社會的工人和資本家。

#### 四、人類史前時代的社會不平等

可是歷史只記載了地球上人類生活的一小段時期。以前還有史前時代，就是還沒有文字和文明的人類生存的時代。一直到不久以前，甚至一直到我們這個時代，未開化的人們還停留在史前情況。在史前生活的大部份時期，人間還沒有階級的不平等。

這種原始社會和階級社會之間的根本差別，可以從研究這兩種社會的某些制度得到了解。

有些人類學家曾經談到許多未開化民族都有的一種風俗，就是在收穫之後舉行盛大的宴會。人類學家米德描寫過阿拉培赤（新幾內亞）的巴布亞人的部落的這種宴會。誰的莊稼收成超過平常，就舉行宴會，把所有親屬和鄰人都請來，宴會活動一直舉行到大部份的盈餘消耗掉了爲止。米德說：「這種宴會是一種可以防止個人積聚財富的方法。」

人類學家阿施考察過美國南方的〔印地安人〕荷皮部落的風俗和特殊制度。他們同我們相反，他們的社會認為個人之間的競爭是不道德的。荷皮兒童在遊戲中從來不算分數，也不懂得誰贏誰輸。

在未開化的社會裡，主要的經濟活動是農業，這需要固定的地域。雖然那裡沒有劃分階級，但時常已經不是集體耕種了。每家領得田地耕種一段時期。田地經常重新分配，防止對社會某些人有利而對別人不利。草地和森林是共同利用的。這種村社制度以土地不歸私有為基礎，差不多世界各族人民開始有農業的時候都實行種制度。這證明：那個時代在村莊的範圍內，社會還沒有分成階級。

一般人都認為：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是個人天賦或者能力上的不平等，而社會分成階級是人類「天生的自私性」的產物，所以是「人類本性」造成的。這見解在科學上並沒有根據。一個社會階級受另一個階級剝削，是社會的歷史發展的結果，而不是人類本性的結果。這情形並不是一直都存在的，也不會永遠存在。並不是一向都有貧富，也不會永遠都有。

## 五、歷史上反對社會不平等的例子

所以，階級社會和土地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決不是人類本性的產物，而是社會發展的產物，是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所造成的。我們能夠弄清楚這些東西為什麼發生，又



會怎樣消滅。

其實，自從社會開始劃分階級以來，人類就顯出對古代社會的共同生活的懷念。這種懷舊的心情表現為把人類最早期的生活描寫為夢想中的「黃金時代」。不論中國古典作家還是希臘和拉丁的作家，都描寫了這種夢想。羅馬詩人維吉爾很清楚地說過，在黃金時代，收成是大家共享的，這表示私有財產不存在。

許多著名的哲學家和學者都認為社會分成階級是社會病態的根源，所以精心設計廢除階級制度的計劃。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這樣刻劃社會病害的起源：「連最小的城鎮也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是窮人的城鎮，一部份是富人的城鎮，兩部份互相反對，彷彿處於戰爭狀態。」

在公元開始的時候生長起來的那些猶太教派，以在第 3 到第 5 世紀之間繼承著這個傳統的基督教會的創建者們，都同堅決擁護恢復那善良的社會。十二使徒之一的聖巴納巴斯寫道：「永遠不要提到你的財產，因為，如果你們把精神的東西共有，就更要把物質的東西共有。」聖塞普里安爲了把財貨平均分配給人提出過許多懇求。聖約翰·克里索斯托馬斯是最先說「財產就是贓物」這話的人。連聖奧古斯丁起初都認為社會的鬥爭和暴行的根源是私有財產，不過後來他修改了這種見解。

這個傳統一直透過整個中世紀，主要由聖法蘭西斯和宗教改革的先驅者們保存著，例如純潔派，威克里夫等人。

威克里夫一個學生約翰·波爾在 14 世紀說道：「奴隸制度要廢除，人人都應該平等。自稱為主人的，消費了我們的生產物……他們靠我們的勞動來享受奢華。」

最後我們見到，這些為平等社會所作的設計，在近代變得更精密了，例如莫爾的《烏托邦》（英文），康帕內拉的《太陽城》（意大利文），窩拉斯·達萊的著作，摩萊里的《梅斯利耶的遺囑》和《自然法典》（法文）。

在這些對社會不平等的精神上的反對之外，還有無數實際行動的反對——那就是被壓迫階級反對壓迫者的起義。一切階級社會的歷史，就是使社會分裂的階級鬥爭的歷史。

## 六、歷史上的階級鬥爭

被壓迫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或者各個剝削階級之間的鬥爭，有各種各樣的式，這要看那是什麼社會，以及那社會處在什麼發展階段。

在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古代東方的帝國），有許多造反行動。

中國歷史上有無數的農民起義，好像是里程碑一樣，標誌著統治王朝的興衰。日本也有許多農民暴動，尤其在 18 世紀裡。

在古代希臘和羅馬，不斷有奴隸造反——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巴達克斯所領導那次——相當有力地促使羅馬帝國

衰亡。在自由民裡面，負債農民的階級同高利貸商人之間——就是有財產的人同沒有財產的人之間——也有激烈的鬥爭。

中世紀時代，階級鬥爭使封建領主同建立在小商品生產基礎上的自由共同體對抗，也使共同體內部的工匠同商人對抗，還使一部份城鎮工匠同近郊的農民對抗。最猛烈的鬥爭是封建貴族同企圖解除封建枷鎖的農民之間的階級鬥爭，這種鬥爭有時明顯地採取了革命的形式，例如法國的扎克雷起義，英國的泰勒戰爭，波希米亞的胡斯派的鬥爭，以及 16 世紀的德國農民戰爭。

16 世紀到 18 世紀的歷史的特徵，是如下的階級鬥爭：貴族同資產階級之間，手工業師傅同幫工之間，富裕的銀行家和商人的一邊同城鎮的不熟練工人的一邊，等等。這些鬥爭預告了資產階級革命，現代資本主義，以及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

## 第二章 社會不平等的經濟根源

### 一、以窮困為基礎的原始社會

在史前時期的大部份期間，人類都生活在極端窮困的情況中，只靠漁獵和採集果實來取得維持生存所必需的食物。

那時人類靠自然界供養，像寄生蟲一樣，因為人類不能增加他們所依靠來生活的自然資源。人類還不能控制自然資源。

原始社會的組織，是為了保障集體能夠在這極端困難的情況中生存下去的。人人都要參加生產；為了維持集體的生存，必須人人都勞動。如果讓部落裡一部份人享有物質特權，就會使另一部份人挨餓，使整個部落不能照常工作，所以也就破壞了集體生存的條件。正是個原因，使社會組織在這個階段裡要維持最高度的社會平等。

英國三位人類學家，霍布豪斯、惠勒和靳斯堡，考察過四百二十五個未開化的部落，看到所有不會耕種的部落裡都根本沒有社會階級。

### 二、新石器時代的革命

只有農業和畜牧的技術才把這根本的窮困情況加以長久性的改變。農業技術，這種人類生活上最偉大的經濟革命，是婦女所發明的，恰像史前時代許多其他重大的發明

一樣（顯著的例如製陶和編織的技術）。

農業和畜牧大約在公元前 **15000** 年在世界上少數地方開始發生，最可能首先在小亞細亞、美索不達米亞、伊朗和中亞地區，然後逐漸傳到埃及、印度、中國、北非和歐洲地中海沿岸。這個發展稱為新石器時代的革命，因為它發生在石器時代裡主要的工具是用磨光的石頭造成的時期（就是石器時代的末期）。

新石器時代的革命使人類能夠自己生產食物，並且因此能夠多多少少控制自己的生活。原始人類對自然力的依賴性減少了。這使人類能夠有食物的儲備，而食物的儲備使社會上某些人可以不必要去生產自己所需要的食物。因此可以發生經濟上的分工，也就是工作的專門化，而這就提高了人類勞動的生產率。原始社會裡只有最粗略的工作專門化。那情形像 16 世紀一個早期的西班牙探險家所說的美洲印地安人一樣：「他們（那些未開化的人）要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採集食物，因為，如果他們把時間用在別的方面，就會挨餓。」

### 三、必需產品和社會剩餘產品

由於出現了大量的剩餘食物，並且這成為永久性的情況，社會組織的原始條件就被推翻了。在剩餘食物的數量還比較小而且分散在各村落中的時候，這還不會改變村落社會的平等結構。這種剩餘食物只供養少數的工匠和公務

人員，就像幾千年來印度村落所供養的那些人一樣。

可是，一旦廣大地區的這些剩餘食物由軍事首領或者宗教首領集中了起來，或者由於農業技術的改良而使村落中的剩餘食物更豐富了，就會為社會不平等造成了條件。剩餘食物可以用來養活那些在戰爭或者劫掠行動中捉到的俘虜（以前由於缺少食物，俘虜是殺掉的）。現在可以強迫這些俘虜替征服者做工來換取食物：古代希臘的奴隸制度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

這些剩餘食物還可以用來供養一群教士、軍人、官員、領主和帝王。在古代東方各帝國（埃及、巴比倫、伊朗、印度、中國），統治階級就是這樣出現的。

於是有了社會的分工來補足經濟的分工（生產技能的專門化）。社會生產再不是全部用來滿足生產者的需要了。從此社會產品分成了兩部份：

——必需產品；就是給生產者的生活資料（沒有生產者的勞動，整個社會就要崩潰）。

——社會剩餘產品；就是由勞動者生產出而被佔有階級佔用的剩餘品。

歷史家海舍海姆這樣描寫古代世界最初的城市的出現：「新興城市的居民，主要是靠賦稅維持生活的〔曼德爾按：就是佔用農業勞動的剩餘產品的〕社會上層，包括教士、領主和貴族。此外還有間接靠這個上層養活的官吏、僱工和僕人。」

有了不相同而且互相敵對的社會階級（生產階級和統治階級），又引起國家的誕生。國家是維持既成的社會狀態（就是社會不平等）的主要制度。社會階級的劃分，因佔有階級佔有了生產資料而鞏固起來。

#### 四、生產和積累

形成社會階級，社會剩餘產品被社會的一部份佔用，這是社會鬥爭的結果，而且只能靠不斷的社會鬥爭來維持。

可是，這情形同時也是經濟進步的一個不可避免的階段，因為這樣才能夠把兩種基本的經濟功能分開，就是生產的功能和累積的功能。

在原始社會裡，所有健康的人都主要忙於生產食物。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只能有很少的時間去製造和貯存工具，去學習複雜的技術（例如冶金術），去有系統地觀察自然現象等等。

有了社會剩餘產品生產出來，才讓一部份人有閒空專心去從事那些能夠幫助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活動。

這種消閒的活動對於文明的開始，對於初期科學技術（天文學、幾何學、水文學、礦物學等）的發展，對於文字的發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離（這是消閒活動的產物），是和社會分成階級同時發生的。

所以，只要社會還太窮，不能讓全體成員都從事腦力

的勞動（擔任積累的功能），劃分階級就是一個歷史進步的條件。可是這種進步的代價是很高的。一直到現代資本主義時代開始以前，都只有統治階級才享受到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好處。從古代文明開始的時候到 16 世紀，在這四千年間，儘管技術和科學大有進步，但是農民的生活情況在印度、中國、埃及，甚至在希臘和斯拉夫國家都沒有什麼改變。

## 五、過去一切平等主義的革命失敗的原因

只要人類社會所生產的剩餘品（社會剩餘產品）還不夠用來使全人類都免除不斷重複的、機械的、令人厭倦的勞動，任何社會革命想要重建平等制度就都註定要失敗。這種革命只有兩種辦法對付社會的不平等：

（A）它可以故意毀滅一切社會剩餘品，恢復原始性的極端的窮困。如果這樣，只要技術上和經濟上的進步一重新開始，就要引起曾被消除的原先一樣的社會不平等。

（B）它可以剝奪原有的佔有階級，為一個新的佔有階級謀利益。

歷史上那些尋求社會平等的事業的結果基本上正是這樣，例如斯巴達克斯所領導的羅馬奴隸起義，早期基督教的教派和寺院，中國帝制時代的歷次人民起義，15 世紀波希米亞的塔波爾派的革命，美洲移民所建立的共產主義居留地等等。



我們並不妄指俄國革命的結局也是一樣，但是，今天蘇聯之重新出現顯著的社會不平等，根本的原因正是革命後初期俄國太窮，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太不夠，以及由於 1918 年至 1923 年中歐各國革命失敗而令革命孤立在一個落後國家裡面。

一種以富足為基礎而不是以窮困為基礎的平等社會（這正是社會主義的目標），只能夠在高度發展的經濟上面建立起來，那時候社會剩餘產品多到可以讓全體生產者都免除永久的折磨人的勞動，人人都有充足的空閒時間，所以能夠集體地擔任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上的管理工作（積累的功能）。

為什麼要一萬五千年的社會剩餘生產才讓人類的生產力發展到能夠用社會主義的方法解決社會不平等呢？答案是如下的事實：只要有產階級還是以產品自然的形態（使用價值的形態）佔用社會剩餘產品，他們自己的消費（不生產的消費）就使他們所願意造成的生產發展受到限制。

古代東方的教會和帝王，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主，中國、印度、日本、拜占庭和阿拉伯的領主和商人，中世紀的封建貴族——統統是一旦在他們的城堡和宮殿裡積聚了足夠的日用品、藝術品和精美的衣物，就再沒有興趣提高生產了。個人的消費和對奢侈品的取得，是有極限的（例如，在夏威夷群島的封建社會，社會剩餘產品的唯一形態是食物，因此，一個人的社會聲望要看……他身體有多

重)。

只有到了社會剩餘產品採取貨幣的形態（剩餘價值的形態）的時候，到了它不光是用來取得消費品，而且用來取得生產資料的時候，那個新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才對無限度的生產發展發生興趣。因此就有了必要的社會條件來把一切科學發現應用到生產上面——換句話說，有了出現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

# 第三章 國家，階級支配的工具

## 一、社會分工和國家的誕生

原始沒有階級的社會裡，管理工作是由部落的全體成員執行的。人人都有武器。人人都參加會議來決定共同體的生活問題和共同體對外關係的問題。內部的衝突也由共同體的成員解決。當然，不應該把這種氏族或部落共產主義的原始共同體裡面的情況理想化。

這種社會是很窮的。生活就是對自然界的不斷鬥爭。道德、風俗和那些用來解決內外衝突的規律，雖然是由集體來施行的，卻都是無知、恐懼和神秘信仰的產物。不過，必須著重地指出那種事實，就是，整個社會根據它的知識和可能的條件集體地自己管理自己。

所以，以為「社會」、「人的集體組織」和「國家」實際上是同樣的概念，在人類生存的所有的時代裡都互相交結著，那是不對的。正相反，有千千萬萬年人類是生活在完全不知有國家的社會裡的。

國家誕生的時候，就是那些從前由社會全體成員擔任的職責變成一群特別的人的特權的時候。這群特別的人就是：

- 和全體武裝的公民不同的一支軍隊；
- 法官們，他們把公民集體審判同等的公民的職責

接收過去了；

——世襲的酋長、國王和貴族，代替了集體選舉出來而又可以由集體罷免的在特定行動中暫時擔任的代表或領袖；

——和共同體其餘部份分開的「思想生產者」（如教士、文人、教師、哲學家、猶太法學家、中國官僚）。

所以國家的誕生是雙重的轉變所造成的：一方面是出現了永久性的社會剩餘產品；這使社會上一部份人不必爲了取得生活資料而工作，因此創造了物質條件讓這部份人專門擔任積累和管理的職責；另一方面是發生了一種社會和政治的轉變，使社會上其餘的人喪失了行使政治職責的機會（政治職責一向是人人有份的）。

## 二、國家爲統治階級服務

一向由原始社會全體成員擔任的職責，到了某個時候變成一群特別的人的特權，這件事情本身就表示有人因此得到好處。是統治階級使被剝削的生產階級的成員不能行使這些職責，因爲這些職責讓他們能夠廢除所受的剝削。

關於軍隊和武器的例子最能夠證明這個道理。統治階級是由於社會上一小部份人佔用了社會剩餘產品而產生出來的。最古老的東方帝國（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伊朗，中國，印度等）最初產生國家的發展過程，最近幾百年間曾在非洲許多部落和村莊裡重新出現：原先在所有人家之

間都出於善意你來我往地實行著的互助性質的送禮和幫工，漸漸變成必須盡的義務，轉變為征收賦稅和強迫勞動了。

可是還要使這種征收穩定可靠。這點主要靠武力的強制來做到。有武裝的人——不論稱為軍隊、警察、海盜或土匪都沒多大關係——強迫種地和養畜牲的人（後來還加上手工業工人和商人）交出一部份生產品給統治階級。為了達到這種目的，他們武裝起來，而禁止生產者也有武裝。

在古代希臘和羅馬，嚴禁奴隸有武器。對中世紀的農奴或日本封建時代的農民也是一樣。而且，最早的奴隸常常是沒有殺死的戰爭俘虜，最早的被剝削農民常常是被征服國家的居民；換句話說，他們是解除生產者的武裝而把武裝的獨佔權給予征服者、統治者及其僕從這個轉變過程的受害者。

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給國家下的簡括的定義是很對的：國家就是一群武裝的人。當然，在武裝有產階級而解除生產階級的武裝之外，國家還有其他作用。可是，歸根結底，國家的作用就是社會上一部份人對另一部份人施行強制的作用。自由派資產階級認為國家是由於社會全體成員自由參加訂立一種「契約」，一種「公約」而產生出來的，這種論點在歷史上毫無根據。正相反，一切都確實證明：國家是少數人對其餘的人施行暴力強制的產物。

如果國家的出現讓統治階級能夠維持他們對社會剩餘

品的佔用，那麼，這種佔用又讓國家機關的人員能夠得到報酬。這種社會剩餘品越巨大，國家就越能夠用更大批的軍人、官吏和思想工作者來支持自己。

國家在封建的中世紀的發展，把上述的關係表現得特別明顯。在封建制度發展到最高峰的時候，每個封建貴族「在他的領地以內」都是軍隊的首領、收稅人、有權鑄造新貨幣、行政首長、和經濟的領導人。可是，漸漸地，封建領地擴大了，在貴族之中分了等級，出現了領地廣大的公爵和男爵們，領主們就不可能親身行使這一切職責了。在國王和皇帝來說更是如此。

於是出現了體現這些職責的劃分的人物：管家、元帥、部長、國務卿等等。可是，研究一下這些字眼的意義，就發現部長原先是領主的奴隸或農奴；這就是說，這些人物完全處於統治階級的附屬地位。

### 三、暴力強制和思想整合

雖然歸根結底國家就是一群武裝的人，而統治階級的權力以暴力強制為基礎，可是國家不能單純起這種作用。拿破崙說過，拿著刺刀什麼事情都可以辦得到，除了拿它當凳子坐。一個階級社會如果全靠使用武裝暴力才能夠維持生存，就一定是處於永久的內戰狀態：換句話說，就是處於極端嚴重的危機狀態。

所以，爲了比較長期地鞏固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

支配，絕對必須使生產者（被剝削階級的成員）認為社會剩餘品歸少數人佔用是不可避免，永遠如此而且正當的。正因為這樣，國家不但有壓迫的作用，而且有思想整合的作用。是那些「思想生產者」使這種作用可能實現的。

人類的特性是：它非靠社會勞動不能保證生存，而這意味著人與人之間要有種種社會關係。

爲了建立這些不可缺少的聯繫，必須有交流，有語言，而語言交流讓意識、思考和「思想的生產」能夠發展起來。所以人類生活中一切重大的行動都同時引起人們在頭腦中思考這些行動。

可是這些思考並非完全自發的。每一個人的思想並不是完全新發明的。大多數人思考問題要靠在學校或者教會裡學來的思想幫助，在我們這時代，這些思想也從電視、播音、廣告和報紙得來。所以現行的思想生產，以及思想體系（稱爲意識形態）的生產，是相當有限的。這大部份也是社會上一小部份人所獨佔的。

每一個階級社會裡佔支配地位的思想就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這主要是因爲思想的生產者處於在物質上依靠社會剩餘產品的佔有者的地位。在中世紀，那些詩人、畫家和哲學家確實是由貴族和教會供養的（教會本身是貴族以外最大的封建地主）。社會情況和經濟情況改變以後，商人和富有的銀行家成爲文學、哲學和藝術作品的資助者。那種物質上的依賴性也一樣明顯。資本主義時代來到以後，思

想的生產者才顯得不再直接依靠統治階級。這時他們是爲公開的市場而生產；不過，這個市場上僅有的買主差不多就是資本家和資產階級的國家。

不論支配的思想是什麼，這種思想的職責就是穩定現存的社會，換句話說，也就是穩定階級統治。法律保護並且辯護佔優勢的所有權形式。家庭也起著同樣的作用。宗教教導被剝削者接受他們的命運。佔優勢的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盡力用詭辯和半真半假的道理來替支配階級的統治辯護（例如，歌德在法國革命期間提出如下的反對革命的論點：由反抗不公平的鬥爭所引起的混亂，比那不公平本身還要壞。道德就是不要改變既成的秩序）。

#### 四、統治的思想和革命的思想

可是，如果說每個時代佔支配地位的思想就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這決不表示存在於一個社會裡的思想就只有統治階級的思想。一般說來——簡單化地說——每一個階級社會至少有三大類思想：

——反映那個時代的統治階級利益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佔支配地位的；

——前統治階級的思想，前統治階級已被打敗，失去了政權，但是還繼續對人們有影響。這情形是意識上的慣性力量所造成的，意識的變動總是落在物質的實際之後。思想的傳播對於物質生產範圍內的情況是有部份的獨立性



的。所以那些在經濟上已經不再佔優勢的社會勢力還能夠繼續對思想發生影響；

——新的革命階級的思想，這個階級正在興起中，它雖然仍舊受人家支配，卻已經開始了解放的鬥爭，在它能夠擺脫身受的壓迫之前，必須先擺脫（至少部份地擺脫）壓迫者的思想支配。

19世紀法國的例子是十分典型的。資產階級是法國的統治階級。它有它自己的思想家、律師、思想體系學家、哲學家、道德家和作家，整個世紀從頭到尾都有。半封建的貴族作為統治階級早已被法國革命推翻了。1815年波旁王朝復辟也不會使他們恢復權力。可是他們的思想，尤其是那種教皇至上的教權主義，卻有好幾十年繼續發生重大影響，不但影響著殘餘的貴族，而且影響著一部份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某些階層（農民），甚至影響著工人階級的某些階層。

可是，在資產階級思想和半封建思想之外，還發生了一種無產階級思想，首先是巴貝夫的信徒和布朗基主義者的思想，然後是普魯東主義者和集體主義者的思想，這種無產階級的思想帶領我們去到馬克思主義和巴黎公社那裡。

## 五、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

一個階級社會越穩定，統治階級的支配越少受到懷疑和

反對，階級鬥爭就越緩和，成爲有限度的衝突，並不提出那個社會的結構（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稱爲基本的生產關係或生產方式）的問題。可是，其一種生產方式的經濟穩定性和社會穩定性越動搖，統治階級的支配越受到懷疑和反對，階級鬥爭就越要發展到提出推翻這種支配的問題的程度——也就是要提出社會革命的問題。

當被剝削和被壓迫的階級不再承認統治階級的支配爲不可避免、永久的、而且正當的時候，當他們不再被統治者的暴力強制嚇倒和壓抑住的時候，當他們不再接受那種爲現存統治辯護的思想的時候，當他們進行積聚爲推翻統治階級所必需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時候，社會革命就爆發了。

這些條件是深刻的經濟轉變所造成的。現存的社會組織和既定的生產方式在某一時期曾容許生產力和社會的物質財富發展，到現在已經變成繼續發展的障礙了。生產的發展同社會組織（同社會生產關係）發生了衝突。這就是歷史上一切社會革命的最後根源。

社會革命用一個階級的統治代替另一個階級的統治。這自然要取消原先的統治階級的國家政權。任何社會革命都同時有政治革命。資產階級革命的一般特徵是廢除君主專制政體，代之以資產階級選舉產生的議會的政權。在尼德蘭革命中，各等級代表會議廢除了西班牙皇帝菲利普二世的政權。英國國會在 1649 年的英國革命中消滅了查理一

世的專制政體。美國人民代表大會消滅了英王喬治三世對十三州殖民地的統治。法國革命的歷次代表會議消滅了波旁君主政體的權力。

可是，如果任何社會革命都同時也是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卻未必是社會革命。一個僅僅是政治性的革命，意味看用革命的手段把一種統治形式，即某階級的一種國家形式，改換為同一個階級的另一種國家形式。

所以 1830、1848 和 1870 年的法國革命都是政治革命，它們先後建立了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國，第二帝國和第三共和國，這些統統是同一個社會階級（資產階級）的不同的政治統治形式。一般說來，政治革命把同一個階級的某種國家形式推翻，而國家形式是由那個階級裡面相繼當權的不同階層和派別的佔優勢的利益來決定的。但是基本的生產方式並不被這種革命推翻。

## 六、資產階級國家的特殊性

現代資產階級建立它的國家機器並不從頭做起的。它大致滿足於把君主專制的國家機構接收過來，然後把它改造成為符合它的階級利益的工具。

資產階級國家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就是：除了壓迫的作用和思想（整合）的作用以外，它還起一種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順利運行不可缺少的作用，那就是保障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條件。資本主義生產是以私有財產為基礎

（因此也以競爭為基礎）的實際普遍化的商品生產。這件事本身表示：資產階級整個階級的集體利益不能和任何一個資本家（哪怕是最富有的那資本家）的利益相等。國家為了能夠代表集體的利益，得到一定的自主性；它是「理想的集體資本家」（恩格斯的話）。

如果資本主義經濟要正常地運行（更不用說理想地運行了），必須讓每個資本家都享受到穩定而平等的法治和安全的條件。最起碼，要有統一的國內市場，要有一個以若干國家的通用貨幣為基礎的貨幣制度，要有國內和國際的公認的法律體系（就是成文法）。這一切條件都不是由私人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的競爭自然產生出來的，而是資產階級國家創造出來的。

當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是繁榮而且向上發展時，對於它在社會和政治上的支配覺得有把握，它就願意把國家的經濟職責減低到最低限度，像前面剛說過的那樣。可是到了資產階級統治變弱並且衰落的時候，它就反過來想擴大國家的經濟職責，讓國家來保證私人利潤了。

## 第四章 從小商品生產到資本主義生產

### 一、為滿足需要而生產和為交換而生產

在原始社會裡，以及由新石器時代革命而產生的村落共同體裡面，生產基本上是為了滿足生產集體的需要。交換只是偶然的，只和共同體手上的很小一部份產品有關。

在這樣的生產方式中，勞動自然要有意地組織起來。因此，勞動是直接社會性的。勞動有意地組織起來，並不一定就是自覺地組織起來，當然更不等於科學地組織起來。正因為經濟活動並不受私人發財致富的推動力支配，許多事情都可以任其自然。道德規律、祖傳的習慣、風俗、禮儀、宗教和巫術，都能決定生產活動的變換和節奏，可是經濟活動總是基本上為了滿足集體的直接需要，而不是為了交換，不是把發財致富本身當作目的。

一種正好相反的經濟組織形式慢慢從這種原始社會中產生出來。由於勞動分工的進步，以及有了穩定的剩餘品，集體的勞動能力一步步分裂成為各自獨立的單位（大家庭，父權家庭）。勞動變成私人性質的，勞動產品變成歸私人所有，甚至連生產資料也變成私人所有的，這情形漸漸把社會的成員互相分離了。這情形又使他們不能有意而且直接地建立互相的經濟關係。這些單位或個人之間在經濟生活中再沒有直接的關係了。他們之間的關係要靠勞動產

品的交換這種媒介了。

商品是用來交換而不是由生產者自己（或者他直接隸屬的那個集體）來消費的社會勞動產品。因此，進行商品生產的社會情況，和大部份產品直接由生產的集體來消費的那種社會情況根本不同。自然，有些過渡的情況（例如我們這時代所謂的自給農莊，它們只拿少量的剩餘產品到市場上出賣）可是，一種社會的生產基本上是爲了生產者直接消費，另一種社會的生產是爲了交換，其間的根本分別，德國社會主義者拉薩爾有一段很刻薄的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他在回答當時一個自由派經濟學家的時候說：難道棺材舖老闆是首先爲自己和家人製造棺材，有多餘的才拿去出賣嗎？

## 二、小商品生產

商品生產大約是一萬到一萬二千年前在中東首先出現的，以最早的基本分工，即專門的手工業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分工作爲背景，也就是在有了最早的城市之後。爲交換而生產，而生產者普通都是生產條件的主人——這樣的經濟制度稱爲小商品生產。

小商品生產有許多種形式，尤其是在古代和在亞細亞生產方式裡面，但是，小商品生產最主要的發展是 14 至 16 世紀之間在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以及尼德蘭的北部和南部（其次是英國、法國和德國西部）。這發展是由於農奴制

度在這些地區衰落了，同時那些互相交易的商品主人普通都是自由民而且享有大致平等的權利。

正是商品主人在一個以小生產為基礎的社會裡所享有的相對自由和平等，讓我們領會到交換的真正作用，即所謂「市場經濟」的真正作用，那就是：在勞動分工雖然已經相當發展的情況下，讓一切主要的生產活動能夠繼續下去，而不必依靠集體（或集體的主人）有意的決定。

過去的情況是有組織的勞動，對滿足社會公認的需要所不可缺少的各勞動部門有意並有計劃地分配勞動力，現在變成相當「無政府」而「自由」的分工了。現在彷彿靠偶然性來決定活的勞動和「死的」生產資源（勞動工具）怎樣分配。交換和交換的結果，現在代替了習慣的或者自覺的計劃分配資源。但這種新方式必須能夠保證經濟生活的延續性（在經濟生活中，無疑有許多「事故」、危機、再生產中斷、以及其他不連續性的表現），讓人們繼續從事一切必要的活動。

### 三、價值規律

至少在較長的時期保證這種情況的，是交換所遵從的方式。商品是按照生產它們所必要的勞動量來交換的。農人一天工作的產品，同織布工人一天工作的產品交換。正是在小商品生產開始的時候，那時手工業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分工還是很不完全的，那時許多手工業式的活動還是在農

莊裡進行，顯然交換只能按照這樣的等價關係。否則，無論是這種還是那種比較吃虧的生產活動，就會很快被人放棄了。於是這方面的產品就會缺少起來。缺少要使價格升高，所以這方面的生產者所得的報酬也要升高起來。然後生產的人力就在不同部門之間重新移動，恢復等價規律，那就是：相同的工作量，在交換中得到相同的價值。

這條支配商品交換的規律，同時是間接地支配勞動力和一切生產力在各部門之間怎樣分配的，我們稱它為「價值規律」。所以這是一條主要根據一種特殊的勞動組織形式的經濟規律，它所根據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和那種按照習慣或者按照共同生產者自覺的選擇來計劃經濟活動的組織裡的關係大不相同的。

價值規律保證那已經變成私人勞動的勞動得到社會的承認。在這方面，它必須根據對人人都一樣的客觀標準。所以，如果一個懶惰的鞋匠要用兩天才做出一雙由一個熟練的鞋匠一天就能做出的鞋，不能想像前者生產的價值等於後者的兩倍。如果市場交易按照這種辦法進行，對懶惰或不熟練給予補償，就要引起一個以分工和私人勞動為基礎的社會很快發生倒退，甚至完全沒落。

正因為這樣，價值規律所保證的所有一天勞動都相等，是說一切符合社會平均生產率的勞動都相等。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裡，這個平均值平常是穩定而又人人都知道的，因為這種社會裡生產技術即使有發展也很慢。所以，



我們可以說：商品的價值是由社會生產它們所必要的勞動量來決定的。

#### 四、資本的出現

在小商品生產中，小農和手工業工人在市場出賣他們自己勞動的產品。他們賣這些東西是爲了買他們要用來直接消費而自己並不生產的東西。他們在市場上的經濟活動可以總括爲如下的公式：爲買而賣。

可是，小商品生產很快就需要一種一般接受的交換手段（也叫作「一般等價物」）來便利交換。

這種一切商品都獨立地同它交換的交換手段就是貨幣。貨幣一出現，另一種社會典型，另一個社會階級，就能夠隨著社會分工的新發展而出現了，那就是貨幣所有人，同簡單商品的所有人分別而且相反的。這也就是高利貸者，或專長於國際貿易的商人。

這種貨幣所有人在市場上從事的活動，和小農或手工業工人完全不同。他帶著一筆錢來到市場的時候，不是爲買而賣，而是相反地爲賣而買。小手工業者或農民爲了買和自己的產品不同的商品而賣；可是這交易的目的仍舊是滿足相當直接的需要。反過來，貨幣所有人不能簡單爲了滿足他的需要來「爲賣而買」。在銀行家或商人看來，如果他賣得的錢多過他原有的錢，「爲賣而買」這話才有意義。所以，高利貸者或商人的活動是爲了給貨幣的價值增加剩

餘價值，取得財富本身就是目的。

所以，資本——我們談著的正是初級形式的資本，就是貨幣資本——是任何靠剩餘價值來增加的價值，也就是謀取剩餘價值的價值。馬克思主義給資本這種定義，同資產階級的教科書中通行的定義相反。後者很簡單地說，資本就是任何勞動工具，或者更含糊些，「任何耐用品」。根據這個定義，那個首先用一根樹枝把香蕉從樹上打下來的猴子，就會是最早的資本家了……

讓我們再一次強調：像一切「經濟範疇」一樣，資本這個範疇，只有在我們明白了它以特殊的人類社會關係為基礎之後，才能夠明白——這種特殊的社會關係讓資本的所有人能夠佔用別人所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

## 五、從資本到資本主義

不要把資本的存在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混為一談。資本早已存在並且流通了幾千年，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 15、16 世紀才在西歐誕生的。

高利貸者和商人最先出現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也出現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在這些社會裡，高利貸者和商人主要是在生產範圍以外營業。他們把貨幣引進自然經濟的社會（這些貨幣一般都是從外地來的），從遠處把奢侈品運來，把最低限度的貸款借給佔有階級（他們有許多不動產，但只有很少的貨幣），也借給帝王

們。

這種資本在政治上是微弱的，不能抵禦苛捐雜稅，橫征暴斂。它們時常遭遇這種掠奪，所以它們的主人小心翼翼地守護著自己的財富，甚至把一部份埋藏起來，又設法分別投資到若干方面，以此避免引起沒收。有些中世紀早期最富有的資本家集團遭遇了沒收的命運，例如 14 世紀法國的聖殿騎士團。曾經資助 14 世紀英國王室戰爭的意大利銀行家，也由於王室不還債而受了損失。

只有到了政治勢力的關係改變到令直接和間接的沒收都越來越難以做到的時候，資本才能夠比較持續地積累起來，也就是比較持續地生長起來。從這時起，資本侵入生產範圍才有可能，也就是可能誕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了。

於是資本的所有人不再簡單是高利貸者，銀行家或商人了。他是生產資料的所有人，他僱用工人，組織製造業和工業生產了。剩餘價值不再從分配領域中取得，而是普遍地在生產過程本身中生產出來了。

## 六、剩餘價值是什麼？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裡，那時資本所有人主要在流通領域中營業，他們只能以寄生蟲的方式剝削社會上其他階級的收入，由此而佔用剩餘價值。這種寄生性的剩餘價值的來源，可能是農業剩餘品的一部份（例如封建地租），

本來的所有人是貴族或教士，也可能是手工業工人和農民微薄的收入的一部份。這種剩餘價值大部份是靠欺詐和劫掠而得來的。海盜、劫掠和販奴，在建立中世紀的阿拉伯、意大利、法國、佛蘭芒、德國和英國的商人的原始財富的過程中起主要的作用。後來，在遠方市場以賤價買入商品，然後在地中海和西歐、中歐的市場以高價賣出，對於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和法國的商人和銀行家的發財致富也有同樣的作用。

很明顯，像這樣的剩餘價值，只不過是價值轉移的結果。全世界的社會財富當作一個整體來看，並沒有什麼增加；只是有人損失，讓別人獲得。實際上，全世界人類的個人財富，在幾千年裡相對增加了不多。自從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從這時起，剩餘價值不再簡單是在商品流通過程中抽取出來的了。它現在習以為常地在生產過程本身中出現，因此不斷地增大。

我們已經知道，在一切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中，生產者（奴隸、農奴、農民）都不得不把他們一星期的勞動，或者一年的生產，分成一個自己消費的部份（必要產品），和一個歸統治階級佔用的部份（社會剩餘產品）。在資本主義的工廠裡也有同樣的現象，不過讓那彷彿支配著勞資之間對勞動力的「自由買賣」的市場關係的外表掩蔽著罷了。

工人在工廠一開始一天（或一星期）的工作，就把新的價值加到他們拿來做工的原料上面。工作到若干小時（或

若干天)，他們所生產的價值就剛剛等於他們一天（或一星期）的工資了。如果他們正在這時刻就停止工作，資本家就一分錢剩餘價值也得不到。可是，在那樣的情形下，資本家購買勞動力就沒有一點好處。工業資本家同中世紀的高利貸者或商人一樣，是「為賣而買」的。他購買勞動力，只為了使用勞動力結果所生產出來的東西能賣得超過購買成本（包括購買勞動力的成本在內）的價錢。這個「增加部份」就是他所得的剩餘價值，就是他的利潤。所以，大家都明白，如果工人在四小時工作裡生產出等於工資的價值，他們就不可以只工作四小時，而要工作六、七、八或九小時。在那「增加的」二、三、四或五小時裡，他們為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而沒有報酬。

所以，剩餘價值的本質就是剩餘勞動，就是由資本家佔用的「自由」勞動。「這簡直是偷是搶」，你會這樣說。你說的「也對，也不對」。對，這是工人的觀點；不對，那是資本家的觀點。

資本家事實上並沒有在市場上購買「工人所生產的或者要生產的價值」，他沒有買工人的「勞動」，就是說，沒有買工人所要進行的勞動（如果他是買這個，那就是明顯的偷搶了——他用一百元購買值得二百元的東西）。他所買的是工人的勞動力。這勞動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變成了商品，所以像各種商品一樣，有它本身的價值。勞動力的價值由把它再生產出來所需要的勞動量來決定，這就是維持

工人和他一家人的生活（廣義的生活）所必要的勞動量。

剩餘價值來源於下述的事實：工人所生產的價值，並不等於維持工人生活所需要的那些商品的價值。這個差別是由於工人的勞動的生產率發展了。資本家能夠把勞動生產率發展的利益收歸自己所有，那是因為勞動力變成了商品，因為工人處於不利的地位，再沒有機會掌握自己的生產資料或者生活資料。

## 七、現代資本主義出現的條件

現代資本主義是三種基本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的產物：

A、生產者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分離。這種分離經過下列途徑而實現：在農業中，把小農從封建領主的土地上趕走，而把土地改為牧場；在手工業工人裡面，摧毀中世紀的同業公會；海外的未開墾土地由私人佔用；村莊內的公地由私人佔用；諸如此類。

B、形成一個獨佔這些生產資料的社會階級，就是現代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形成，首先需要積累起貨幣形態的資本，其次需要把生產工具改變，使它們的價錢高得只有大量資本的所有人才買得起。18世紀的產業革命（它使往後一切的生產都機械化）確定地造成了這個變化。

C、勞動力變成商品。這是由於出現了一個除了本身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階級，這個階級為了生存不得不

把勞動力賣給生產資料的所有人。

「窮困的人們，其中許多還要養妻活兒，除了雙手工作所能掙到的以外，什麼都沒有」——這個對現代無產階級非常好的描寫，是從 16 世紀尼德蘭的來頓城所提出的一封信上摘錄出來的。

因為這個無產階級的群眾沒有選擇的自由——除了出賣勞動力和永遠挨餓之間來選擇以外——他們不得不接受「勞動市場」在正常的資本主義條件下所決定的價格作為他們的勞動力的價格，那就是剛剛足夠用來購買僅僅滿足社會公認的「基本需要」的那些商品的錢。無產階級是那些受到這種經濟的強制不得不相當連續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人的階級。

# 第五章 資本主義經濟

## 一、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

資本主義經濟有一系列的特徵，我們要說說以下幾點：

(A) 資本主義的生產主要是商品的生產，也就是爲了在市場上出賣而生產。如果所生產的商品不賣到某一價格以上，廠商和整個資產階級就不能把工人所生產出來而包含在所製的商品的價值內的剩餘價值拿到手上。

(B) 資本主義生產是在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的條件下進行的。這個私有權不但是一個法律範疇而且主要地是個經濟範疇。這表示處置生產力（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權力不屬於集體，而是分散的，屬於各種資本家集團所控制的各自獨立的廠商（個人和家庭的企業，有限公司，以及財團）。投資的決策——這對於經濟景況的構成大有影響——也是根據每一個資本家單位或集團的私人的、各別的利益而分開決定的。

(C) 資本主義是爲無限的市場來生產的，生產受**競爭的強制規則**調節。過去。生產受習慣限制（如原始社會共同體），或者受規條限制（如中世紀的同業公會）。自從生產不再受這樣的限制的時候起，每一個資本單位（每一個私人廠主，每一個資本家的商號或集團）就都想達到最高



的營業額，佔據市場最大的一部份，而不考慮同業的其他商號也都這樣做的總的結果是怎樣。

(D) 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取得最大的利潤。資本主義以前的佔有階級是靠社會剩餘產品來生活的，以不生產的方式消費這些剩餘產品。資本家階級同樣不生產地消費掉社會剩餘產品的一部份，也就是所得利潤的一部份。可是，爲了取得這些利潤，資本家必須能夠把商品賣出去。這就表示，資本家必須在市場上以較低的價格互相競爭。爲了做到這點，我必須降低生產成本。降低生產成本（成本價格）最有效的辦法，是擴大生產基礎——也就是使用越來越複雜的機器來生產出更多的產品，但這需要越來越大量的資本。所以，正是在競爭的鞭策之下，資本主義不得不尋求最大的利潤，以便把生產的投資發展到最大限度。

(E) 所以資本主義生產不但顯得是爲利潤而生產，而且是爲資本的積累而生產。事實上，資本主義的邏輯要求把大部份的剩餘價值爲生產而積累起來（轉變成爲附加的資本，成爲附加的機器和原料和更多的工人），而不是不生產地消費掉（由資產階級和它的僕人們私人消費掉）。

這種以資本的積累爲目的的生產，造成了自相矛盾的結果。一方面，日益發展的機械化意味著生產力的擴大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創造了物質基礎使人類能夠從辛苦勞動的必要中解放出來。這是資本主義的進步性的歷史作用。可是另一方面，機械化的發展（這是由於必須爭取最

大的利潤和不斷積累資本而造成的)又意味著工人越來越受機器殘酷地支配,意味著工人受「市場規律」殘酷地支配,周期性地把職業和技能都喪失掉。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擴大,意味著工人越來越疏離化(間接地,一切資產階級社會的公民也一樣):同勞動工具異化,同工作的產品異化,同工作的條件異化,簡直同生活的條件(包括怎樣使用「自由時間」的條件)異化,並且同公民之間的真正人性的關係異化。

## 二、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

爲了取得最大的利潤並且盡可能地擴大資本的積累,資本家不得不盡量減低工資,就是減低勞動力所創造的新的價值裏面用來交回給勞動者的那個部份。這個新的價值,這個「增加的價值」或者「國民收入」,其實是在生產過程本身裏面決定的,同分配方面的任何因素都無關。它等於全體領工資的生產者所做的勞動的總和。這塊蛋糕切出來支付實際工資的那一片越大,剩下來作爲剩餘價值的那片就越小。資本家越要擴大剩餘價值所佔的這一份,剩下來支付工資的那部份就必然變得越小了。

資本家爲了增大他們那份(就是剩餘價值)所使用的兩種主要手段是:

(A) 延長每日工作時間而不增加每日工資(這辦法在西方各國實行於十六至十九世紀之間,而到今天還在許多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繼續實行著)；減低實際工資；降低「維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絕對剩餘價值**的增長。

(B) 提高消費品領域的勞動生產率(西方各國從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主要是採用這種手段)。生產消費品的工業和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後，中等的產業工人再生產一定量的消費品的價值所用的勞動時間，比如說，從五小時變為二小時了，所以他們為老板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就能夠從三小時的勞動成果提高為五小時的勞動成果了，如果每日工作時間照舊是八小時的話。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相對剩餘價值**。

所有資本家都想得到最大的利潤。但是為了這目的他們必須還要把生產量提高到最高限度，而且不斷降低零售價格和成本價格(按固定的貨幣單位計算)。因此，競爭對資本主義的商號起一種中期的淘汰作用。只有最富於生產力又最富於「生活力」的才能夠生存。誰賣貨的價錢太高，就不但得不到「最大的利潤」，而且終於一點利潤也得不到。這些商號要破產，或者被競爭者吞併。

資本家的互相競爭，造成利潤率的平均化。終於大多數商號都要滿足於平均的利潤——這個平均利潤率，歸根結底，決定於整個社會的資本總額和全體領工資的生產者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總額。只有那些生產率大大提高了或者享有某種獨佔地位的商號，才得到超利潤——就是高於平

均的利潤。普通情形是，資本主義的競爭不容許超利潤或獨佔無限期地存在。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決定投資動向的，主要就是個別利潤率同平均利潤率的差異。資本離開那些利潤低於平均利潤的部門，而湧入利潤高於平均利潤的部門（例如，在六十年代湧入汽車工業，在七十年代又離開它而湧入能源工業）。可是，資本湧入利潤率比平均利潤率高的部門，就引起那些部門內強烈的競爭，造成生產過剩，零售價格低落，以及利潤率低落，終於使一切產業部門的利潤率都確定在大致相等的水平。

### 三、工資的發展

資本主義的特徵之一，是它把人的勞動力變成了商品。勞動力這種商品的價值，決定於它的再生產的成本（就是重新構成勞動力所必須消費的一切商品的價值）。所以這是一個客觀事實的問題，不以人們（不論是工人還是老板）的主觀評價或偶然評價為依歸。

不過，同其他商品比較起來，勞動力的價值有一個特點，就是：它既有一個固定的要素，又有一個可變的要素。固定的要素是在生理上重新構成勞動力所必需的商品的價值（讓工人彌補發出一定量的肌肉能和神經能所消耗掉的熱能、維他命和智能，否則工人就不可能隨時按照資本主義勞動組織所要求的「正常節奏來進行工作」。可變要素

指：除了生理上最低限度的需要以外，一定的國家在一定的時代認為也屬於「維持正常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那些商品的價值。馬克思把勞動力價值的這個部份稱為它的「道德和歷史的」要素。這表示它也不是偶然決定的。這是資本和勞動兩者的力量對比的歷史發展的結果。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分析中，正是在這一點上，過去和現在的階級鬥爭的結果變成了資本主義經濟一個參與起決定作用的因素。

工資就是勞動力的**市場價格**。它像一切商品的市場價格一樣，以該商品的價值為中心而波動。工資的波動主要決定於產業後備軍（也就是失業數字）的波動，而這包括三重意義：

（A）當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有永久性而大規模的失業（工業不發達）的時候，工資有一直低於或者剛剛達到勞動力的價值的水平的危險。這個價值又有接近維持生活的生理上的最低限度的危險。

（B）當巨大的永久性失業數字在長期間降低的時候，主要作為深入的工業化和大量向外移民的結果，工資可以在經濟向上發展的階段上升到超過勞動力的價值。長期來說，工人階級的鬥爭能夠做到把更多的商品的相等價值歸入勞動力的價值（社會所承認的維持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能夠在實質上提高，也就是包括了新的需要）。

（C）產業後備軍的大小，不僅僅決定於人口統計的變

動（出生率和死亡率）和無產階級在國際間的移民動向。這首先決定於資本積累的邏輯。事實上，資本家在互相競爭中必須用機器（「死的勞動」）來代替工人。這種代替經常使工人失業。經濟危機也起同樣的作用。反過來，產業後備軍在經濟向上發展和「繁榮」的時期重新被產業吸收，那時資本的積累以狂熱的步調進行看。

所以，並沒有一條決定工資變動的「金科玉律」。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鬥爭起部份的決定作用。資本要把工資降低到維持生活的生理最低限度。勞動要增大工資的歷史和道德的要素，把更多的新的需要包括在內。無產階級的內聚力、組織性、團結性、戰鬥性、階級覺悟等的程度，統統是影響工資變動的因素。可是，長期來看，可以看出一種毫無疑問的趨勢，就是工人階級的相對貧窮化。無產階級所創造的新價值裏面回到工人手上的那個部份，傾向於減少（不過，與此同時，實際工資可以提高）。一方面是由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生產的增長所造成的新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用所掙工資來滿足這些需要的能力，這兩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擴大。

這種相對貧窮化有一個清楚的跡象，就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和實際工資的增長兩者之間的長期差異。在二十世紀頭七十年間，美國和西歐、中歐的工農業的勞動生率提高了五倍或六倍。同一期間，工人的實際工資只提高了兩倍或三倍。

## 四、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

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有種種的特性，這種生產方式的發展也遵守一些符合它的本性的運動規律（發展規律）：

**(A) 資本的積聚和集中**——在競爭中，大魚吃小魚，大企業打敗小企業（小企業的資力小，不能利用大規模生產的優越性，不能使用最先進和最昂貴的技術）。由於這種情形，這些大商號的平均規模不斷地增大（這叫做資本的積聚）。一百年前，一家商號有四百名僱用人員就算是少見的大字號了。今天已經有僱用人員超過十萬的大企業了。同時，許多被競爭摧毀的公司讓勝利的競爭者吞併了（這叫做資本的集中）。

**(B) 勞動者的日益無產階級化**。資本的集中意味著獨立經營的小老板的數目一直在減少。勞動者之中必須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者所佔的百分比不斷增長。下列的數字表明美國在這方面的演變，很清楚地證實了這個趨勢（見表）。

美國階級結構的演變 (勞動人口總數中的百分比)		
年份	領工資者	企業家和獨立經營者
1880	62	36.9
1890	65	33.8
1900	67.9	30.8
1910	71.0	26.3
1920	73.9	23.5
1930	76.8	20.3
1940	78.2	18.8
1950	79.8	17.1
1960	84.2	14.0
1970	89.9	8.9

同一種流行的荒唐說法相反，這個無產者的集團內部雖然分成很多高低層次，它的均勻程度卻是日益提高而非減低。例如在體力勞動的工人、銀行僱員和低級的政府人員之間，拿生活水平、是否願意加入工會和參加罷工、以及獲得反資本主義意識的可能性來看，今天的差別比起五十年前或者一百年前是少了。

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口的日益無產階級化，主要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自動的再生產。而這種再生產的根源則是前面已經說過的資產階級式的收入分配的方式。不論工資是高是低，總是僅僅滿足無產者眼前和較長期的消費的需要。無產者沒有能力積累大量財產。而且，資本的積聚表示開辦企業的本錢不斷提高，使小資產階級的絕大都份同整個工

人階級一樣地根本沒有辦法成為大的工商企業的主人。

(C) 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每個資本家的資本（因此



全體資本家的資本也一樣) 可以分成二部份，第一部份用來購買機器、廠房和原料。這部份的價值在生產過程中保持不變；只由勞動力把它保存下來，並且一部份一部份地轉移到所製造的產品的價值裏面去。馬克思把這部份叫作**不變資本**。第二部份用來購買勞動力，支付工資。馬克思稱這部份為**可變資本**。只有這部份產生剩餘價值。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的關係既是一種技術的關係，又是一種價值的關係。在技術方面，爲了有利地使用一套機器，必須供給一定數量的原料，而且有一定數目的工人。在價值方面。用一定數量的工資購買  $X$  數目工人的勞動力，以便運用價值爲  $Y$  鎊的  $W$  數目的機器，消耗價值爲  $Z$  鎊的原料。馬克思把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這種兩重性的關係概括爲一個公式：資本的有機構成（譯者按：資本的有機構成就是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的比率）。

工業資本主義越發達，這個比率越增大——這就是，每一個（或者每十個，百個，千個）工人所使用的原料數量和機器數目越來越大。而且機器越來越複雜，和一定數量的工資總額相對應的機器、原料、能源、廠房等的價值，傾向於越來越高。

(D) 平均利潤率下降的傾向。這條規律是前一條規律的邏輯結論。如果資本的有機構成增大了，利潤對資本總額的比率自然要變小。因爲只有可變資本才產生剩餘價值，才產生利潤。

在這裏我們所談的是一條表示總傾向的規律，而不是運用起來好像資本的積聚或者積極人口的無產階級化的規律那樣「直線性」的規律。事實上，有種種因素與這個傾向交叉，其中最重要的是對僱傭勞動者的剝削率的提高，也就是剩餘價值率（剩餘價值總額對工資總額的比率）的提高。可是，必須看到，平均利潤率的總傾向性的下降。不能由剩餘價值率的提高長久地抵銷。無論是實際工資或相對工資的下降都有一定的限度，超過那個限度以後，工人方面是否還能夠或者願意從事生產就成爲問題了，可是資本的有機構成的提高是沒有限度的（在自動化的企業裏，這可以提高到無限大）。

（E）客觀上的生產社會性。在工場手工業生產的初期，每一個企業對其餘單位是獨立的。同它的供應者和購買者之間只有暫時性的關係。資本主義制度發展起來以後，持久的技術性和社會性的互相依存的關係就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大洲裏面在各廠之間和各產業部門之間發展起來了。一個部門發生危機會影響到所有其它部門。自有人類以來。全人類第一次建立起共同的經濟基礎結構。這是明天的共產主義世界的全人類團結的基礎。

## 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

根據資本主義制度的運動規律，我們可以明朗地指出這種生產方式的一系列的基本矛盾：

(A) 每一家資本主義工廠內部的生產組織日益有計劃並且有自覺性。可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性越來越明顯，這種矛盾是私有財產和普遍化的商品生產繼續存在的結果。

(B) 客觀上的生產社會性和產品、利潤、生產資料的繼續由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正是在各廠、各部門、各國、各大洲之間的互相依存性發展到最高度的時候。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據一小撮資本巨頭的意旨和利益的計較來運行的這個事實，充份顯示出經濟上的不合理和社會上的可惡的性質。

(C) 資本主義制度傾向於無限度地發展生產力，但又不可避免地對大多數工人個人的消費和社會的消費加以很大的限制（因為生產始終是以最高限度的剩餘價值為目的，這就必須限制工資），這是兩者之間的矛盾。

(D) 一方面在科學和技術上作巨大的躍進，使全人類的解放有了可能，另一方面又根據資本家售賣商品和發財的強制規律來對這些富有潛力的生產力加以約束，這種矛盾致使生產力周期性地轉化成爲破壞性的力量（主要是在發生經濟危機、戰爭和血腥的法西斯專政上台的時候，但也和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的破壞有關），因此使人類面對了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這個難題。

(E) 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鬥爭的不可避免的發展，這情況周期性地破壞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的正常條件。關

於這個複雜的問題將在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四章比較詳細地研究。

## 六、周期性的生產過剩的危機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切內在的矛盾周期性地在生產過剩的危機中爆發起來。周期地發生生產過剩的危機，生產不斷循環地經歷經濟的復甦、振興、繁榮、危機和蕭條這幾個階段這種傾向是這種生產方式生來的性質，也就是它特有的性質。這種波動的程度大小在一個個時期可以有所不同，可是發生這種波動在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可避免的。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也有經濟危機（正常的再生產的中斷），在資本主義以後的社會也一樣有。可是在其他的社會裏，這決不是商品和資本生產過剩的危機問題，反倒是使用價值的生產不足的危機問題。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危機的特徵是：收入減低，失業增加，極度貧窮（常是飢荒）的出現，而這統統並不是由於物質生產量降低了，反倒是由於物質生產量同現有的購買力對比發展得過度了。是因為產品賣不出去才使經濟活動降低，不是因為物質上缺乏。

在周期性生產過剩危機的根底處，我們看到有平均利潤率的降低，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性，和不理會資產階級的分配方式對勞動民衆的消費加以怎樣的限制而發展生產的傾向。利潤率降低的結果，使越來越多的資本再得不

到充份的利潤。投資減少了。失業數字增加。再加以越來越多的商品只賣得虧本的價錢，於是就業數字、收入、購買力、以及整個經濟活動都普遍降低了。

生產過剩的危機一方面是上述因素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讓資本主義制度有辦法把這種後果部份地消解。危機使物價低落。也使許多企業破產。於是總資本的價值降低了。這就使利潤率和積累的活動都提高，大批失業表示對工人的剝削率可以提高，這也造成同樣的刺激經濟活動的結果。

經濟危機加強社會矛盾，可能引起爆炸性的社會政治危機。這表示資本主義制度將要被一種更有效而合乎人道的制度代替，這種制度將不再浪費人力和物力。可是危機不會自動造成資本主義制度的崩解。這種制度必須由它所產生出來的革命階級（工人階級）以自覺的行動來推翻。

## 第六章 壟斷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並不是一直保持不變的。撇開工場手工業的資本主義（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不談，工業資本主義本身的歷史可四分爲兩個階段：

——自由競爭的階段，從工業革命（一七六〇年左右）到一八八〇年代；

——帝國主義的階段，從一八八〇年代到現在。

### 一、從自由競爭到資本家的協議

在整個第一階段裏，工業資本主義的特徵是，每個工業部門都有大批獨立的企業。這些企業沒有一個能夠支配市場。每個企業都爲了希望賣出貨物而設法降低價格。

到了許多工業部門的資本主義積聚和集中發展到只允許少數企業生存，而這些少數企業佔了產量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那時情況改變了。從那時起，各公司可以一面擴張而設法支配市場，一面根據各自的相對實力來分配市場，防止售價低落。

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降低，受到同一時期所發生的重大的技術革命促進。那技術革命就是：電動機和內燃機代替蒸汽機成爲工業和主要運輸工具的主要能源。有一系列的新工業發展起來了：發電，電器，石油，汽車，化學工業——這些工業所需要的開辦資本比老工業部門大許多。

這情況立即使可能競爭者的數目減少了。

各資本家之間達成協議的主要形式有：

——某一特定工業部門的卡特爾和辛迪加，參加者各自保持獨立性；

——托拉斯和公司的合併，連獨立主權都轉讓給統一的董事集團，

——財團和持股公司，少數資本家控制許多公司和好幾個工業部門，但在法律上看來，這些被控制者仍是互相獨立的。

## 二、銀行的集中化和金融資本

工業和運輸事業中那種資本積聚和資本集中的過程，同樣也發生在銀行業中。經過這種演變之後，少數巨型銀行支配了資本主義各國的金融生活。

資本主義制度中銀行的主要作用是貸款給公司。到了銀行業的集中化達到很高度的時候，少數銀行家事實上取得貸款的壟斷權。這表示：他們再不是消極地坐在那裏，僅僅收取他們所貸出的資本的利息，一面等待貸款到期歸還。

實際上，那些對從事同一或類似的行業的許多公司都給予貸款的銀行，很需要保證所有這些公司都能夠生存下去而且有償付能力。他們十分需要避免由於拚命競爭而造成利潤的低落。所以他們要加以干預，促進——有時強迫——工業的積聚和集中。

他們的做法可以是主動促使成立大托拉斯。他們也可以利用信貸的壟斷權取得大公司的一部份資本，作為貸款的交換條件。**金融資本**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所謂金融資本，就是滲入了工業而且能夠在工業中佔支配地位的銀行資本。

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權力金字塔的頭項上，壟斷集團是從那些同時控制著銀行、其他金融機構（例如保險公司）、大的工業和運輸業托拉斯、大的連鎖零售商店等等的財團發展起來的。一小撮大資本家，例如有名的美國內「六十家族」和法國的「二百家族」，掌握了帝國主義各國的一切經濟權柄。

在比利時，大約有十個財團同幾個外國大財團一起控制著關鍵性的經濟部門。

在美國，幾個巨大的財團（尤其是摩根、洛克非勒、杜龐、梅隆集團、美洲銀行集團等）支配了整個經濟生活。日本也一樣。日本的老財閥（托拉斯）據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解散了，實際已經不費力地重新組織起來。主要的集團有三菱、三井、伊藤忠、住友、丸紅。

### 三、壟斷資本主義和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

壟斷集團的出現，並不表示資本主義的競爭消滅了。這更不表示每個工業部門被單獨一家公司完全支配。所謂壟斷，最重要的含意是說在被壟斷的部門裏：



( A ) 競爭通常不再是用減價的方法進行，

( B ) 因此，大托拉斯得到壟斷性的**超額利潤**——就是比非壟斷部門的公司所得到的更高的利潤率。

在其他方面，競爭還繼續著：

( A ) 在非壟斷的經濟部門裏，這種部門很多，

( B ) 在各壟斷集團之間，通常使用減低零售價格以外的方法（普通是減低成本價格，或者利用廣告術等等，在特殊場合也用「價格戰爭」的方法，尤其當各托拉斯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改變，而問題是怎樣按照這種新的力量對比來重新分配市場的時候；

( C ) 各「國民的」壟斷集團在世界市場上競爭，主要使用「價格戰爭」的「正規」方法。不過，資本的集中可以達到那樣的高度，結果連世界市場上一個工業部門最後也只剩下少數公司，他們可能成立國際卡特爾來瓜分市場。

#### 四、資本的輸出

壟斷集團對壟斷的市場加以控制，只能靠限制生產內增長，因而也限制資本積累的增長。可是，另一方面，這些壟斷集團本身握有大量資本，這主要是由於實現了壟斷性的超額利潤而得來的。因此，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時代有一個特殊現象，就是帝國主義各國的壟斷集團手上有剩餘資本，要找尋新的投資場所。所以資本的輸出成爲帝國主義時代一個主要特點。這種資本輸出到一些國家去，在那

些國家裏可以得到比在帝國主義國家的有競爭的經濟部門裏較高內平均利潤率，又能夠刺激起對宗主國有幫助的經濟活動。這首先是用來在不發達國家（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發展礦業和農業的原料生產。

只要資本主義在世界市場上的活動只是爲了售資產品和購買原料和糧食，就沒有很大的必要使用軍事力量征服新領土（不過，曾使用武力打破通商的障礙——例如英國會進行鴉片戰爭去迫使中國廢除對鴉片從英屬印度輸入的禁令）。可是自從資本的輸出在資本的國際活動中佔了主要地位的時候起，情形就改變了。

售出商品平常最多不過幾個月就收到錢，可是對外國的投資要許多年才能夠收同。所以，帝國主義強國如果對他所投資的國家建起永久性的控制，就有很大的利益。這種控制對半殖民地國家來說是間接的——通過受外國支配的政府，而國家形式上保持獨在。在殖民地國家，這種控制是直接的——通過直接附屬於宗主國的行政機關。所以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徵之一，是帝國主義列強把全世界瓜分爲若干殖民帝國和勢力範圍。

這樣的瓜分世界是在一定的時期（尤其是在一八八零年至一九零五年之間）按照實力對比的形勢來實行了的。當時的形勢是：英國爲世界霸主，法國、荷蘭、比利時都是強有力的帝國主義國家，而「年青的」帝國主義國家（德國、美國、意大利、日本）比較弱。

一連串的帝國主義戰爭，是「年青的」帝國主義國家企圖根據實力對比的變化來修改瓜分世界的形勢、取得更大利益的手段。這些戰爭有：美國對西班牙內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些都是分贓的戰爭，爲了爭奪投資的新場地，爭奪原料的來源，爭奪市場的控制權，而不是爲了政治「理想」（擁護或者反對民主，擁護或者反對專制，擁護或者反對法西斯主義）。那些遍佈於整個帝國主義時代的征服殖民地的戰爭也是一樣（這類戰爭在二十世紀裏有：意大利對土耳其的戰爭、中日戰爭，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戰爭）。還有反對人民解放運動（阿爾及利亞、越南等）的殖民主義戰爭也是一樣——這種戰爭的一方是爲了掠奪，而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人民則是爲了正義，爲了逃脫帝國主義的奴役。

## 五、帝國主義和附屬國

所以帝國主義時代的新現象不僅是一小撮金融和工業上的巨頭在宗主國建立起控制權，而且是一小撮國家內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國的人民，對三分之二的人類建立起控制權。

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榨取大量的財富。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取得**殖民地的超額利潤**，帶同宗主國去。以宗主國的工業產品與殖民地的原料互相交

換為基礎的世界性分工，造成**不等價的交換**：窮國用較大份量的勞動（不那麼精細的）同宗主國較少份量的勞動（比較精細的）交換。殖民地政府靠殖民地人民繳納的賦稅來維持（這種稅收的很不小的部份並且送到宗主國去了）。

可是，一到了要投資發展附屬國本身的經濟的時候，這些從附屬國榨取得來的資源卻突然沒有了。所以帝國主義是南半球不發達的主要原因之一。

## 六、晚期資本主義的時代

帝國主義時代本身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古典內」帝國主義時代，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時期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另一個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時代，這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開始。

在這晚期資本主義的時代，資本的積聚和集中越來越變成在國際規模上進行了。一國的壟斷性托拉斯是古典帝國主義時代的「基礎單位」，而跨國公司則是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基礎單位」。不過，晚期資本主義時代還有如下的種種特徵：技術的革新加快，機器設備的投資的折舊也更快，需要有大公司來把成本和投資計算而且計劃得更精密得多，因此自然傾向於由國家來進行經濟規劃。

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增長了，因為資產階級需要國家援助來挽救那些變成長期虧損的工業部門；需要國家資助那些新興而還未能獨立生存的部門；需要由國家保證大壟斷

集團的利潤，主要用國家定貨（尤其在軍用品方面，但不限於這方面），國家津貼等辦法。

一方面生產日益國際化，另一方面民族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日益增加，結果造成晚期資本主義時代一系列的新的矛盾，而世界貨幣制度的危機（由永久的通貨膨脹促成的）是主要的表現之一。

晚期資本主義時代還有下列的特徵：殖民帝國普遍崩潰，殖民地國家轉變為半殖民地國家，資本輸出的方向轉變（現在主要是從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輸往另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而不是從帝國主義國家輸往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進行了工業化的最初步驟（主要還限於生產消費品的工業）。這不僅表示士著資產階級方面企圖阻止人民的造反運動，同時也是下述經濟事實的結果：機器和生產設備的輸出，今天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國家本身輸出的主要部份。

無論在帝國主義國家裏面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上的轉變，還是半殖民地國家的經濟和整個帝國主義體系的轉變，都不能使我們對半個多世紀以前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時代的歷史意義的論斷發生任何懷疑。這是帝國主義一切內部矛盾加劇的時代。這是激烈的衝突、帝國主義戰爭、民族解放戰爭、國內戰爭的時代。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時代，越來越富於爆炸性的對抗的時代，而不是逐漸和平地向著文明進步的時代。

打破那種認為現在的西方經濟已經不再是真正的資本

主義經濟的荒謬說法，是非常重要的。有一種理論說我們今天生活在一種所謂「混合經濟」制度中，國家對經濟生活的調節保證了不斷的經濟增長，保證了充份就業和人人得到高水平的生活。一九七四年至七五年的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的普遍衰退，給予這種理論一個致命的打擊。實際情況再一次證明：私人利潤的需要繼續支配著經濟，周期性地招致大規模失業和生產過剩，我們仍舊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經濟中。

那種說支配西方社會的再不是強有力的資本家集團，而是經理們、官僚們甚至技術專家和學者們的理論，也同樣經不起考驗。這種理論並不是以任何嚴肅的科學論證為基礎。許多這種被認為是社會「主人」的，在最近兩次經濟衰退中被拋進失業隊伍了。大資本家在它所控制的巨型公司中採納了並且加以改善的權力下放的辦法，包括了傳統上屬於資本的特有權力的許許多多方面，只是除了最重要的那方面，就是關於資本的積累和投資的形式和基本方向的最後決定權。凡是同「最最神聖者」有關的東西都受到保障——所謂最最神聖者，就是壟斷集團的利潤的優先權，爲了它的利益，給股票持有者的分紅都可以犧牲。誰要是把這情形當作私有財產權不再算得甚麼的證據，他就是忘記了資本主義從開始以來就顯出的主要傾向：爲了一小撮大魚而犧牲許多小魚的私有財產權。

## 第七章 世界帝國主義體系

### 一、資本主義工業化和綜合不平衡發展律

近代工業資本主義是在英國誕生的。在十九世紀裏，它逐漸伸展到西歐和中歐大多數國家，也伸展到美國，後來又伸展到日本。有已經工業化了的國家存在，似乎並不妨礙工業資本主義相繼侵入、擴展到許多正在工業化過程中的國家去。

這些國家舊式的生產（手工業工人和家庭手工業）無疑是被英國、比利時和法國內工業內廉價產品無情地摧毀了。可是英、比、法的資本在他們本國還有廣大的投資場地。所以普通的情形是：產生現代的國民工業，日益代替那被廉價內外國貨內競爭摧毀了的手工業。德國、意大利、日本、西班牙、奧地利、波西米亞、帝俄（包括波蘭）、荷蘭等國的紡織業的情形尤其是這樣。

到了帝國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的時代，情形就完全改變了。從此以後，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作用，再不是促進反而是阻礙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了，尤其是阻礙不發達國家的徹底工業化。馬克思說，先進國家是落後國家未來的形象，這說法在整個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是正確的，現在不再正確了。

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的作用發生這種根本的改變，主要

有三個原因（還有許多輔助性的原因，這裏不談）。

（A）許多產品由帝國主義國家那樣大規模地生產出來，在生產率和零售價格上比不發達國家的初步工業生產佔了太大的優勢，以致不發達國家的工業生產再不能大規模地開始，再不能認真地同外國貨競爭。情形越來越變為：由於東歐、拉丁美洲、亞洲、非洲各國的手工業工人、家庭手工業和手工業工場日益破產而得到利益的，是西方各國（後來還育日本）的工業。

（B）過剩的資本（在工業化了的資本主義國家現在已經多少成爲永久性的，而且日益落在壟斷集團的操縱下），發動了向不發達國家輸出資本的巨大運動，在不發達國家發展起一些對西方國家的工業起補足作用而不是同他們競爭的生產區域。所以，是外國資本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的控制使這些國家專門生產食品的。而且，由於這些國家一步步淪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們的國家機關所保衛的也主要是外國資本的利益。所以，這些國家機關甚至不採取一點辦法來保護新興的工業對付外國貨的競爭。

（C）附屬國的經濟受外國資本支配，造成了這樣一種經濟和社會的情況：國家維持和鞏固舊統治階級的利益，使他們的利益同帝國主義資本的利益聯結起來，而不是根本掃除舊統治階級，像西歐和美國的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那樣。

國際資本主義經濟在帝國主義時代的這種新發展，可



以用綜合不平衡發展律來概括起來。在落後國家——或者至少大部份這種國家——社會和經濟的結構，在基本特徵上，既不是典型的封建社會的結構，也不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社會結構受到帝國主義資本的支配的影響，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綜合了封建、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特徵。

佔支配地位的社會勢力是資本勢力——但普遍是外國資本的勢力。所以本地資產階級沒有掌握政權。人口的大部份不是工資勞動者，在大多數情形也不是農奴，而是以各種不同的程度受到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地主、高利貸者、商人、抽稅人榨取的農民。這些民眾雖然以一定的程度生活在商業生產甚至貨幣生產之外，他們還是慘受世界帝國主義市場上原料價格變動的影響，這是由於這種變動的世界性後果影響到國民經濟。

## 二、帝國主義資本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剝削

外國資本連續幾十年注入附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使十億以上的人類受著帝國主義資本的掠奪、剝削和壓迫。這是資本主義制度在它全部歷史中必須負責的主要罪惡之一。如果，像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在世界上出現的時候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汗，那麼，這個說明在哪裏也沒有像附屬國那樣確實。

帝國主義時代最明顯的特徵是**征服殖民地**。自然，殖

民主主義在帝國主義以前已經有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征服者」早已一路燒殺到卡那利群島和佛得角群島以及中南美洲各國，到處把土著居民消滅了大半，如果不是全體的話。那些白種殖民者對待北美印第安人的行爲也不見得比較人道一點。英國征服印度帝國的過程中有許多暴行，法國征服阿爾及利亞的時候也一樣。販買奴隸和在美洲大批使用奴隸的恐怖行爲，是資本的原始積累的主要源泉之一。

帝國主義時代來到的時候，這種暴行又伸展到非洲、亞洲和大洋洲的一大部份。大規模的屠殺、放逐、把農民趕出他們的土地，實行強迫勞動（倘若不是事實上實行奴隸制度的話），統統陸續進行。種族主義爲這些不人道的行爲辯護，斷定白種人有優越性和「歷史性的文明使命」。這種種族主義一面把殖民地人民的國民財富和一大部份勞動成果搶走，一面巧妙地抹煞了殖民地人民自己的歷史。

如果殖民地奴隸膽敢起來反抗對他們的掠奪，就受到無法形容的鎮壓。在美國討伐印第安人的戰爭中，印第安婦女和兒童被屠殺，「叛變」的印度人被炮火轟擊，中東的部落被英國空軍殘忍地轟炸，數以萬計的阿爾及利亞平民被屠殺，作爲對一九四五年五月民族起義的「報復」——這一切都是納粹主義最野蠻的暴行（包括真真正正的種族絕滅在內）的先兆，或者是忠實的翻版。如果歐美的資產階級對希特拉那麼憤激，只是因爲他對白種人犯下這種暴行，使歐洲的人民受到亞洲、美洲、非洲人民好幾百年在

世界帝國主義手下受到的那種迫害。

附屬國經濟的一切部門都要服從外國資本的利益和支配。許多附屬國的鐵路，把出口貨的生產中心同港口聯結起來，可是不把主要的都市互相聯結起來。建設得牢固的基礎結構，是進出口貿易所需用的那些，反過來，學校、醫院以及文化設施就落後得可伯了。大多數人民在不識字、無知識和貧窮中半死不活。

自然，外國資本的侵入也讓生產力有相當的發展，造成一些大工業城市，使一個相當重要的無產階級胚胎在港口、礦場、種植園、鐵路和政府線開裏發育起來。可是，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整個落後世界開始殖民地化起，一直到中國革命勝利為止，在這四分之三世紀裏，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除了幾個特殊的國家以外）的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都維持不變，或者反而降低了。在有些重要國家，生活水平甚至降低到非常悲慘的程度。周期性的飢荒，真正正消滅了教以千萬計內印度人和中國人。

### 三、半殖民地國家裏當權的「階級聯盟」

爲了更清楚地了解帝國主義的支配怎樣「凍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發展，怎樣阻止它們按照西方資本主義的方式正常發展，必須了解「古典」的帝國主義時代裏在這些國家當權的「社會階級聯盟」的性質，以及這個「聯盟」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影響。

外國資本大量侵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時候，當地的統治階級一般都是地主（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兩者的比例各國不同），以及同地主聯盟的商人和銀行或高利貸資本家。在最落後的各國，例如黑非洲國家，外國資本平常都碰列部落社會，這種社會因受長期的奴隸貿易影響而處於分解過程中。

外國資本普遍都同這些統治階級聯盟，利用他們作為剝削土著農民工人的中間人，並且鞏固地們同自己人民之間的剝削關係。有時候外國資本甚至把前資本主義式的剝削的程度大大提高，同時把這種剝削方式同資本主義的新剝削方式結合起來。英國的殖民制度把孟加拉的「扎民達里」（本來只是印度半島的莫臥兒帝國的稅吏）改造成為他們徵稅地區的土地的正式所有人。

於是在落後國的社會裏出現了三個雜種的社會階級，使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受阻礙確定下來。

一個是**買辦資產階級**。這是土著的資產階級，起初不過是外國進出口商號內代理人，他們發了財，慢慢變成獨立的生意人。可是他們的生意主要限於商業方面（還有「服務業」）。他們賺得的錢普遍都投資到商業、高利貸、買土地和地產投機。

一個是**商人和高利貸者階級**，貨幣經濟的逐漸侵入，破壞了農村共同體裏面的自立機制。由於每年收成有好有壞，田地有肥有瘦，農村裏的社會分化無情地進行起來了。

富裕和貧窮的農民分成了兩個陣營，後者越來越要依賴前者。到了收成連最起碼的需要都供給不了的持候，貧農不得不借債來買種子和各種必需品。於是他們變得要依賴商人財主和富農，而商人財主和富農一步步奪取了他們的土地，使他們受到數不盡的盤剝。

一個是**農村的半無產階級**（後來擴大到城市的邊緣）。那些破了產而被趕出他們的土地的農民，在工業方面找不到工作，因為工業不發達。他們只好留在鄉村，向大農出賣勞力，或者租佃小塊的土地，交納租金（在分成租佃制度下，則交納一部份收成），辛辛苦苦地過著窮苦可憐的生活。地租越來越貴得厲害。他們越窮得厲害，越沒有機會找到職業，就寧願付出越高的地租去租一塊田地。地租越貴，向工業投資對那些有資本的人就越沒有利益。他們寧可用他們的資本去買地。農民群眾越窮得厲害，消費品的國內市場就越受限制，而這情況對工業化起阻礙作用。工業的發展越落後，不發達的程度就越高。

所以，不發達不是欠缺資本或欠缺資源的結果。相反，在落後國家，社會剩餘產品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百分比常比工業國高。不發達是帝國主義支配產生出來的一種社會經濟結構所造成的結果，這就是：積累起來的貨幣資本主要地不是趨向工業化，甚至不是趨向生產性的投資，這就造成同帝國主義國家比較起來很巨大的就業不足（在量的方面和質的方面都如此）。

## 四、民族解放運動

長期來說，數以億計的人類一定不會馴服地忍受帝國主義國家一小撮大資本家同他們所支配的行政和鎮壓機關所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一種剝削和壓迫的制度。民族解放運動日益在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各國內**新興知識份子**層中生根。他們爲了反對外國支配他們的國家，採取了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甚至採取社會主義或半社會主義的思想。附屬國的**民族主義**帶有反帝國主義的傾向，代表三種社會勢力不同的利益：

——首先，這種思想由**新興的工業民族資產階級**採納，只要他們在一個國家已經有了實際的物質基礎使他們的利益要同帝國主義的支配勢力相競爭。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國民大會黨的民族主義，該黨由甘地領導，很受廣大的印度工業集團支持。

——由於俄國革命的影響，這種思想可能由剛出現的工人運動採納，工人運動主要用他作爲發動城鄉群眾起來反對現政權的工具。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九二〇年代以來的中國共產黨，和以後幾十年間的印支共產黨。

——這思想可能促成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尤其是農民的起義，採取民族主義的民粹主義的政治形式。一九一〇年內墨西哥革命是這種形式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最好的例子。

一般地說，帝國主義體系日益加深的危機，由相繼發

生的內部巨變標明出來——帝俄在一九〇四至〇五年內對日本戰爭中戰敗；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印度初中國的群眾運動登場；一九二九至三二年的經濟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方帝國主義在一九四一年至四二年間敗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手；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九四五年戰敗——有力地刺激了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這運動又從一九四九年的中國革命勝利獲得主要的推動。

由於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出現民族解放運動而引起的國際工人運動（以及附屬國當地的群眾運動）的策略和戰略的問題，在本書第十一章第四節和第十三章第四節有更詳細的討論。我們在這裏僅僅強調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特別有責任無條件地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剝削和壓迫的一切運動和一切有效的群眾行動。這種責任包括區別清楚帝國主義的互相戰爭（反動的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後者不管在鬥爭的某一階段由哪種政治勢力擔任被壓迫民族的領袖，總是正義的戰爭，世界無產階級應當爲了被壓迫民族的勝利而努力。

## 五、新殖民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使帝國主義改變對落後國家的支配方式。直接的支配改爲間接的支配了。真正意義的殖民地（直接由殖民政權管理的），數目迅

速減少了。在二十年裏，殖民地數目從大約七十個減低到最後的幾個。意大利、荷蘭、英國、法國、比利時、最後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帝國差不多整個崩解了。

自然，殖民帝國的消滅並非沒有受到一部份重要的帝國主義資本的反革命抵抗：有許多血腥的殖民戰爭，如荷蘭帝國主義在印尼，英帝國主義在馬來西亞和肯尼亞，法帝國主義在阿爾及利亞和印度支那，還有比較短促但流血並不少的「遠征」，例如一九五六年對付埃及的蘇伊士遠征。可是，用歷史眼光看來，這些邪惡的事業似乎是後衛戰鬥。直接的殖民主義確確實實是必死無救了。

直接的殖民主義的消滅，決不表示世界帝國主義體系瓦解。這體系繼續存在，只是改變了形式。大多數的半殖民地國家仍舊限於輸出原料。他們照舊受著不等價的、剝削性的交換的一切不利後果損害。他們同帝國主義國家在發達程度上的差距繼續增大，而不是縮小。地球北部和南部居民的按人口平均的收入和生活福利的差別，現任甚至變得比過去更大了。

不過，不發達國家從直接受帝國主義支配變為間接受支配，表示「民族」工業資產階級在對這些國家的勞動人民的剝削中參與的部份增大了，也表示工業化的進行有所加速。造成這情況的原因，一方面是政治力量的對比改變了（表示帝國主義體系對增長中的群眾壓力不可避免的讓步），另方向是主要的帝國主義集團本身的基本利益有明轉



變。

事實上帝國主義國家出口貨的種類已經發生重大的改變。過去由「消費品和鋼鐵」佔據的首要位置，現在讓給「機器、設備和運輸工具」一類了。自然，主要的壟斷托拉斯不可能輸出越來越多的機器去附屬國去而不刺激起那裏某種形式的工業化（一般說來，限於生產消費品的工業）

況且，根據他們的世界戰略，那些跨國公司最好能夠在若干附屬國裏生根，這樣，爲了預見到的未來擴大的銷路，他們一開始就已經在現場了。所以，帝國主義的資本、「民族」工業資本、私人資本和國家資本之間的「合營企業」，在這些國家裏普遍起來了。這是新殖民主義結構的特徵。因爲這樣，工人階級在社會上的重要性增加了。

這種結構仍舊是在帝國主義的限制和剝削的範圍之內。工業化的程度仍舊有限，「國內市場」很少能超過全國人口約百分之二十至廿五，主要是富裕的階級，新中等階級，和富農。群眾還是像以前一樣窮。社會矛盾更增大而不是減小——從這裏產生出這些國家仍舊會相繼爆發革命的可能性。

在如此條件下，有一個新的社會層的重要性增加了：那就是國家官僚，它普通都操縱著國有化的重要部門，自命爲在外國面前代表全國利益，而事實上是利用所壟斷的領導權從事大規模的私人積累。於是出現了一個新的「統治權聯盟」，就是外國壟斷資本、「民族」工業家和這個國

家官僚（常由軍人代表）之間的聯盟。由地主和買辦所構成的古典的寡頭統治的力量衰落了。

## 第八章 近代工人運動的起源

自從有僱傭勞動者以來——這就是說，早在近代資本主義形成很久以前——就有僱主和工人之間的階級鬥爭的例子。這並不是那些「提倡階級鬥爭」的人進行顛覆活動所造成的。相反，先有階級鬥爭的實踐，然後才產生階級鬥爭的學說。

### 一、無產階級初級的階級鬥爭

僱傭勞動者最初的階級鬥爭風潮總是爲了三種要求：

(A) 提高工資，這是在勞資之間重新分配社會產品而使工人得利的直接辦法。

(B) 減低工作時間而不減工資，這是另一種改變勞資所得的對比使工人得利的直接辦法。

(C) 集體組織的自由。僱主身爲資本和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一切經濟權力都是對他有利的，工人只要還是爲了得到工作而互相競爭，就沒有力量同僱主鬥爭。在這種情形下，「比賽規則」是純粹對資本家有利的：資本家可以隨意把工資定得多麼低，工人都不得不接受，因爲怕失掉工作，也因此失掉生活資料。

工人全靠停止互相之間的競爭，集體地同僱主對抗，靠拒絕在不可接受的條件下工作，才有機會在同資本家鬥爭中得到好處。經驗很快教會他們：如果他們沒有集體組

織的自由，就沒有武器來反對資本家的壓迫。

無產階級初級的階級鬥爭，傳統上是採取集體拒絕工作的形式——這就是罷工。史官曾記載下古代埃及和中國的罷工。還有埃及受羅馬帝國統治時候的罷工記載，尤其是公元第一世紀的。

## 二、無產階級初級的階級覺悟

罷工組織一定含有某種程度（初級）的階級組織的意味。這尤其暗含著一種思想，就是，每一個僱傭勞動者的利益都靠集體行動決定；它提出階級團結的解決辦法，反對個人的解決辦法（企圖增加個人的利益而不顧其他僱傭勞動者的收入）

這種思想是無產者階級覺悟的初級形式。同樣，僱傭勞動者在組織罷工時本能地學會一定要設立救濟基金。救濟基金和互助計劃還可以稍微減少工人階級生活的無保障性，讓無產階級能夠在失業等時期保衛自己。這都是階級組織的初級形式。

可是這種覺悟和工人組織的初級形式，並不包含覺悟到工人運動的歷史性目標，也不包含了解到工人階級需要獨立的政治行動。

最早的工人階級政治行動的形式，是從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的極左翼裏面產生出來的。在法國革命中，巴貝夫的平等派的陰謀活動出現在雅各賓黨的極左翼。這是最早

設想到共有生產資料的現代政治運動。

同一時期在英國，工人成立了「倫敦通訊社」組織響應法國革命的運動。這個組織被警察壓碎了。可是到了拿破崙戰爭剛結束的時候，在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的極左翼又產生一個普選權同盟。這個同盟的主要成份是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的工業區的工人。一八一九年彼得盧大屠殺事件後，工人運動加速脫離小資產階級激進運動而成爲一個獨立的運動了。這令憲章運動能夠在不久以後出現，成爲最早的要求普選權的基本上屬於工人的組織。

### 三、空想社會主義

所有這些初級的工人階級運動，大多數都由工人自己來領導，這就是說，領導人是些自學的人，他們一般都對歷史、經濟和社會的種種問題提出一些很天真的看法。而這些問題本來是不經過全面慎重的科學研究就無法考察得清楚的。所以這些運動大體上是靠著十七、十八世紀的科學進步的邊沿來發展的。

反過來，那是最早的偉大的空想著作家——莫爾（十六世紀的英國大法官）、康帕內拉（十七世紀的意大利著作家）、歐文、傅立葉和聖西門（十八十九世紀的著作家）——的努力，卻是屬於當時的科學進步的範圍裏面。這些著作家致力於集合他們那時代的一切科學知識來提出：

(A) 對社會不平等的尖刻批評，尤其是批評資產階級

社會特有的那種不平等（歐文、傅立葉、聖西門）；

（B）組織平等社會的計劃，以共產制度為基礎。

由於他們在這兩方面的工作，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是現代社會主義的真正先驅者。可是他們的學說體系有下列的弱點：

（A）他們所夢想的社會是當作一種理想提出來的，打算靠人們的了解和善意一下子建造成功（由此產生空想社會主義這名詞）。所以這理想社會同歷史規律所決定的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發展沒有關係，（B）他們之解釋社會不平等在甚麼條件下出現，又在甚麼條件下可以消滅，是沒有充份的科學性的，只根據次要的因素（暴力、道德、金錢、心理、無知等），而不是從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問題出發，不是從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展程度的交互作用的問題出發。

#### 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誕生——共產黨宣言

正是在這兩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八四五年）裏，尤其是在「共產黨宣言」（一八四七年）裏提出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個決定性的進步。由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人階級的覺悟同科學理論在最高的水平上結合起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首先發現了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思想。這些思想是空想社會主義者和例如法國歷史家梯葉里和基佐那樣的資產階級著作家已經知道了的。可是馬克思用科學方法說明了階級的起源，階

級發展的原因，指出了全部人類歷史可以用階級鬥爭來解釋這個事實，尤其是說明了在甚麼物質條件和知識條件之下，社會階級的劃分可以讓路給社會主義的、無階級的社會。

他們還說明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怎樣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來臨準備條件，準備那些可以保證新社會勝利的物質力量和社會力量。這個勝利再不顯得是人們的夢想和願望的簡單成果，而是人類歷史發展的邏輯成果，是實際上不斷進行的階級鬥爭的結果。

共產黨宣言因此代表了無產者階級覺悟的更高的形式。它教導工人階級：社會主義社會是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成果。它教導工人階級：必須鬥爭不但是簡單爲了提高工資，而且爲了廢除工資制度本身。最重要的是，它教導工人階級：必須建造獨立的工人政黨，用全國性和國際性的政治行動來把他們爲了經濟要求所做的行動徹底完成。

所以現代工人運動是由工人階級初級的階級鬥爭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無產者的階級覺悟所達到的這個最高形式）融合起來而誕生的。

## 五、第一國際

這個融合是一八五〇年代至一八八〇年代之間國際工人運動的整個發展的最後產品。

除了德國（那裏有馬克思所領導的那個不大的共產主義同盟）以外，工人階級在一八四八年各國革命中沒有現身爲一個現代意義的政黨。它到處都追隨在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的後面。在法國，它在一八四八年六月的流血事變中脫離了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可是沒有能夠組成一個獨立的政黨（布朗基所組織的那些革命小組可以算是一個獨立政黨的核心）。經過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後的那些反動年代之後，在大多數國家裏發展起來的，主要是工會和工人階級的互助社，只有德國是例外。德國的爭取普選權的鼓動，讓拉薩爾能夠組成一個工人政黨。就是德國工人聯合會。

經過在一八六四年第一國際的成立，馬克思和他那一小群信徒才真正同那時代的初級的工人運動融合起來，爲歐洲多數國家建立社會主義黨作好準備。不管看來多麼不合理，事實上並不是各國的工人黨集合起來組成第一國際。反倒是第一國際的成立才使那些擁護第一國際的地方組織和工團組織在全國的範圍結合起來。

第一國際在巴黎公社失敗後崩潰了，但工人先鋒份子仍舊明瞭需要有全國性的組織。經過初期幾次的失敗後，社會主義的黨終於在一八七〇年和八〇年代以當時的初級的工人運動爲基礎而確定地成立了。只有英國和美國是例外，當時在這兩國，社會主義的黨比起那已經強大了的工會運動是靠邊站的。在英國，到了二十世紀才以工會爲基



礎創立了工黨這個群眾黨。在美國，建立這樣一個黨今天還是工人運動最重大的任務。

所以我們可以說得更確切了：工會、互助社、和社會主義政黨，在某種程度之內彷彿是資本主義。

## 六、工人運動的各種組織形式

社會裏階級鬥爭的自發而且不可避免的產物，至於哪種形式首先發生，卻要看傳統和國民特性。

不過，合作社卻不是階級鬥爭的自發產物，而是歐文和他的同志所提倡的結果。他們一八四四年在英國羅徹代爾創辦了第一個合作社。

合作社運動的重要性是真實的，不光因為它可以作為一個學校，訓練工人階級管理經濟，還因為它可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準備解決社會主義社會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就是分配的問題。可是它同時含有一種潛在的危險性，就是會走上在資本主義制度裏面同資本家的商店作經濟競爭的歪路，這種競爭只能給工人階級帶來慘重的損失，尤其是大大傷害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性。

## 七、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集合了現代工人運動的起源和萌芽中的一切派別。它誕生於自發的群眾運動。而不是根據一個工人黨預先精心製作的計劃或綱領產生的。它證明工人階級自

然傾向於超過純粹經濟鬥爭的階段——巴黎公社的直接起源很顯著地是政治性的：巴黎工人對資產階級不信任。資產階級被指為想把巴黎市交給包圍著該市的普魯士軍隊——同時一直把經濟要求和政治要求結合起來。這是工人階級第一次趨向奪取政權，即使只是在一個城市的範圍。巴黎公社表現出工人階級自然傾向於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用無產階級民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作為更高級的形式。它還證明：只要沒有一個自覺的革命領導，則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中所能夠表現出來的非常英勇的精神還是不能夠保證它得到勝利。

## 第九章 改良和革命

現代工人運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誕生和發展，提供了一個例子，表明社會環境和改造社會環境的行動怎樣交互影響（人們處身於某種社會環境，是不以他們的願望為依歸的；而改造社會環境的行動則是或多或少自覺地規劃出來的。）

### 一、歷史上的漸進和革命

歷代社會制度的改變都是戰爭、革命、或者兩者合起來所造成的急劇猛烈的變動的結果。今天所存在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這種革命性劇變的產物。美國由一七七六年的革命和一八六一年至六五年的內戰而誕生；英國由一六四九年和一六八八年的革命；法國由一七八九年、一八三零年、一八四八和一八七零年的革命；比利時由一八三零年的革命；荷蘭由十六世紀的尼德蘭起義；德國由一八七零年至七一年，一九一四至一八、一九三九至四五年的戰爭和一八四八和一九一八年的革命；諸如此類。

但是如果以為使用暴力就足以把社會結構按照戰鬥者所期望那樣來改變，那就錯了。若要革命真正把社會和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改變，必須先經過漸進，在舊社會裏面創造出新社會的物質的（經濟、技術、等等）基礎和人的基礎（有某些特性的社會階級）。沒有這些基礎的時候，最

猛烈的革命結果也只能大致重新產生原先想要廢除的情況。

關於這點，最好的例子是整部中國歷史上那些勝利的農民起義。每一次起義都是人民受不住「天朝」的衰落中的朝廷的橫征暴斂而起的反應。這種起義推翻一個朝廷而建立另一個新朝廷，而新朝廷有許多次（例如漢朝）是由農民起義的領袖本身組成的。

新朝廷起初為農民創立比較好的生活條件。可是，政權漸漸鞏固起來，政府機關的根基漸漸穩定起來，國家的用度也漸漸增加，而必須加稅了。那些朝廷的命官，起初是靠國庫授給俸祿的，漸漸開始濫用權力，奪取農民的土地，在賦稅之外再榨取地租。

於是，經過幾十年比較好的情況之後，農民的苦難又重新增長了。傳統的中國的社會革命顯出這種循環的性質，農民不可能得到長久的解放，就是因為沒有發生生產力的「躍進」，沒有在機械化的基礎上發展起現代工業。

## 二、現代資本主義的漸進和革命

現代資本主義本身是由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而誕生的：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大革命產生出民族國家。這些革命之可能成功是由於事先發生了一種漸進——在封建社會裏生產力增長了，變得不能容忍農奴制度和行會組織維持下去，不能容忍商品的自由生產和流通受到

限制。

這個漸進還使一個新的社會階級誕生，那就是現代資產階級，它在進行奪取政權之前，先在中世紀的公社裏面並且在同君主專制的小衝突中經歷了政治鬥爭的學徒階段。

發展到某一個階段以後，資產階級社會也顯出它正在經歷一種漸進而一往不復地準備著新的社會革命。

在物質平面上，生產力發展到那樣的程度，變得越來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衝突，也向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衝突了。大工業的發展，資本的集中，托拉斯的產生，資產階級國家越來越增加干預來「調節」資本主義經濟——這種種都越來越為生產資料的社會化（集體佔有）奠定基礎，也為生產者自己有計劃地管理生產資料奠定基礎。

在人的（社會）平面上，有一個階級發展而且強大起來，它越來越具有實現這個社會革命所必須的品質：「資本主義生產它本身的掘墓人無產階級」。由於集中在大工業裏面而且斷絕了個人改變社會地位的希望，無產階級通過日常的階級鬥爭而得到在行動中團結一致、互相合作和服從紀律這些主要的品質，這使它能夠把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根本改組。

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變得越強烈，階級鬥爭就越激烈，資本主義的發展也越發通過各方面（經濟、社會、政治、軍事、財政等）的危機爆發而為革命作準備。在這種

危機爆發的時候，無產階級可以試圖取得政權並實行社會革命。

### 三、近代工人運動的發展

不過，資本主義的歷史和工人運動的歷史並沒有按照一八八零年代馬克思主義者所預測的那條清楚的直線的軌道進行。

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經濟和社會矛盾並沒有立刻惡化。相反，在巴黎公社失敗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這段時期，西歐和美國有一段長期的生產力發展，這個不平衡的發展掩蓋了正在毀壞這個制度的基礎的那些內部矛盾。

這些矛盾要在一九一四年猛烈地爆發起來。爆發的主要先兆是一九零五年的俄國革命和同年的奧地利總罷工。可是帝國主義各國的工人和工人運動的直接經驗卻不是現存制度的矛盾加深的經驗。相反，這些經驗助長一種漸進地朝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思想，主要是和平而不可扭轉的發展的思想（東歐的情況不同；所以在東歐這種幻想不那麼強）。

不錯，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所積累的超利潤，使他們能夠給予西歐各國的工人一些改良。可是也要考慮到其他因素才能明瞭這個發展。

大批移民到殖民地以及歐洲對世界其他地區出口貨

物的增長，造成「產業後備軍」長期的減少。因此在「勞動市場」上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力量對比比較有利於工人方面，而這又造成一種基礎使大規模的工會運動發展到熟練工人的隊伍以外。資產階級被巴黎公社嚇怕，也被比利時的猛烈罷工（一八八六年和一八九三年），被德國社會民主主義彷彿不可抗拒的發展嚇怕，所以有意地使用社會改良的方法來安撫起來反抗的群眾。

這種發展的實際結果，是產生了那樣的一個西方工人運動，它滿足於爭取眼前能夠實現的改良：增加工資，更多的社會改良立法。擴大民主自由等等。它把社會革命的鬥爭貶低到文字宣傳和幹部教育約領域。它停止爲了社會主義革命而自覺地鍛鍊自己，相信只要加強無產階級的群眾組織就夠了，以爲「時機一到」，這個巨大的力量就會自動發揮革命作用。

#### 四、改良派的機會主義

但是西歐各國的群眾黨和工會的作用，不僅是反映出階級鬥爭暫時限於改良的領域而已。它們還變成一個加重工人群眾運動之適應於帝國主義各國的「繁榮的」資本主義的政治力量。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忽略了便工人準備應付即將來臨的社會、政治、經濟上的突變，它成爲使資本主義能夠渡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三年的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

機會主義在理論上的出現，是伯恩斯坦正式宣佈修正馬克思主義（「運動就是一切，最後目標無關重要」），他要社會民主主義運動除了改良現制度以外放棄其他一切活動。團聚在考茨基周圍的「馬克思主義中心」，一面同修正主義戰鬥，一面向它作了許多讓步，最重要的是為黨和工會那種越來越接近修正主義的日常行為辯護。

機會主義在實踐上的表現，是同「自由派」資產階級政黨成立選舉聯盟，是逐漸同意加入資產階級聯合政府擔任部長，是不進行堅決的鬥爭去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其他現象。這種機會主義儘管一度因俄國一九零五年革命的後果而喪失信譽，它在德國的主要表現卻是拒絕盧森堡所提議的發動群眾罷工來達到政治目標。它主要反映一種改良主義的官僚機關的特殊利益（那些社會民主派的公職人員，也就是擔任黨和工會的職務而在資產階級社會裏得到很多特權的人，構成這種官僚機關）。

德國的例子證明，改良派的機會主義對工人運動的控制並非不可避免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發動議會以外的行動和越來越廣大的群眾罷工，本來是可能的。這種行動會鍛鍊勞動群眾，使他們能夠應付大戰結束時候的革命高潮中的任務。

## 五、先鋒黨的需要

因此，經驗證實了列寧關於先鋒黨的理論中的基本原



理。工人階級本身能夠爲了最接近的目標而進行廣大的階級鬥爭，而且完全能夠達到初級的階級覺悟。但是工人階級不能自發地達到更高級的政治性的階級覺悟。只有具備這種政治覺悟才能夠預見客觀形勢上的急劇轉變，並且根據這種轉變來詳細規定工人運動的任務；也只有具備這種覺悟才能夠戰勝資產階級的一切權謀詭計，並且對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對勞動群眾所發生的一切影響（不論是多麼難以捉摸的）。

另一方面，群眾運動不可避免有時高漲有時低落。廣大群眾不是永遠都維持著高度的政治積極性的。一個群眾組織如果想適應群眾普通水平的積極性和覺悟程度，就常常會因此阻礙了革命積極性的發展，這種積極性是只有在某些時期才可能有的。

由於這種原因，建立工人階級的先鋒組織，也就是建立革命的政黨，是必不可少的。在平常的時候，革命黨是個少數。可是它永久不斷地維持著它的戰士的積極性和他們高度的階級覺悟。它使鬥爭的經驗能夠保存下來而且傳播到整個階級裏面去。它爲將來的革命鬥爭作準備，這個準備工作是它的主要任務。正因爲這樣，它大大幫助有組織的工人和廣大的勞動群眾按照客觀形勢急劇轉變的要求來改變他們의思想和積極性。

自然，這種先鋒黨不能用來代替群眾，不能替群眾做出社會革命。「工人的解放只能由工人自己做到」。爭取多

數工人來支持革命黨的綱領、戰略和戰術——這是先鋒黨充份發揮它的歷史作用的必要的先決條件。

爭取到這樣的多數，按正常情況只有在革命前夜或者革命危機中的「高峰」點上才有可能，而這種危機形勢本身的特徵就是爆發強有力的自發的群眾運動。所以，群眾的自發性和建立革命先鋒組織的必要性之間並沒有矛盾。後者幫助前者，延長它，完成它，而且。由於在決定性的時刻使它集中一切力量來推翻資本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也讓它能夠勝利。

## 六、革命者和爭取改良的鬥爭

否定一切爭取改良的鬥爭的極左派立場，曾在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的少數人之中出現，這是對改良派機會主義的一種反作用。

在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改良主義和爭取改良的鬥爭決不是相等的。

改良主義是相信資本主義可以經過一步步的改良而逐漸廢除。可是，完全有可能一面參加爭取眼前改良的鬥爭，一面鍛鍊工人先鋒，讓他們將來可以進行非常強烈而廣泛的反資本家的鬥爭造成社會革命的危機。

根本否定一切改良鬥爭，等於是消極忍受工人階級的處境惡化，一直等到某一時刻形勢突然變為可以靠一次齊心合力的攻擊就把資本主義制度推翻。這種態度既是空

想，又是反動的。

這是空想，因為它忘記了：工人階級由於沒有能力保衛自己的生活水平、職業和基本的權利而越來越陷於渙散和沒有鬥志，是很難有能力戰勝那握有財富和政治經驗的現代資產階級的。這是反動的，因為它客觀上幫助了資本家——如果工人消極地容忍自己變成無助的奴隸，資本家就可以靠降低工資，維持大批失業，禁止工會和罷工來取得種種利益。

革命馬克思主義認為解放工人階級和推翻資本主義是這樣一個發展時期的最後結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量日益增加，階級的團結一致日益加強，對本身力量的自信心也日益提高。這一切主觀上的轉變不能光靠宣傳工作或者文字的教育來造成。分析到底，這只能由現行的階級鬥爭的成功來造成，而這種鬥爭時常是改良的鬥爭。

改良主義並不是由這種鬥爭和這種成功自動產生出來的。只有在工人先鋒放棄了許多職責的情形下——不教育本階級必須去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不在工人階級裏面向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鬥爭，不實際進行那些超過了改良程度的議會以外的反資本主義的群眾鬥爭——改良主義才產生出來。

根據同樣的理由，革命者絕對必須在群眾的工會裏面工作，爲了加強而不是爲了削弱工會組織而鬥爭。

當然，工會一般都欠缺充份的能力去準備或者組織革

命鬥爭；那不是他們的功能。可是工會對日常保衛工人的利益反對資本的利益卻是絕對必要的。即使到了資本主義衰落的時期，這種日常的階級鬥爭也不會消失。如果沒有強大的工會來把工人階級的先進部份團聚起來，僱主就大有機會在日常衝突中得勝。由這種不幸的經驗所產生出來的懷疑和對本身力量的喪失信心，會大大妨礙廣大工人群眾的高度階級覺悟的發展。

況且，在當今的資本主義時代，工會的活動再不是限於爲了增加工資和減少工時而鬥爭了。情形越來越變成，工人要面對一些影響到他們的生活水平的全面性的經濟問題，如：通貨膨脹，稅制，社會福利費的削減，工廠倒閉，失業，增產要求，國家對罷工權和集體談判工資的自由權的限制等。每個工會都遲早要對這一切問題表明立場。所以，工會變成了在所有這些問題上教育工人階級的學校，包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全盤問題在內。工會變成了兩種派別互相對抗的場所：一種是主張永久的階級合作，甚至主張工會成爲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一部份，另一種是主張階級鬥爭的派別，它們不肯讓工人的利益服從所謂「總體的利益」——那不過是稍加偽裝的資本的利益而已。由於屬於階級鬥爭派的革命者最善於保衛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反對企圖使工會放棄本身的基本職責，所以革命者就有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得到越來越多的工人日益強烈的響應，只要他們有耐心而堅持地工作，不讓任何色彩的官僚、

改良派和右派把群眾工作壟斷。

革命者努力做最好的工會會員。他們不斷努力使工會和會員採取最符合工人利益的鬥爭目標和鬥爭的組織形式。他們永不忽視保衛這種切身的利益，但同時又不斷擴大社會主義革命的一般宣傳。如果沒有這種革命，任何工人的勝利都是不鞏固的，任何同工人有關的重大問題都不能完全解決。

反過來，日益同資產階級國家結合起來的工會官僚，卻越來越用階級協調和「社會和平」來代替工會原先堅決保衛會員利益的任務，因此他們客觀上是在削弱工會。他們用粗暴的態度對待會員所重視的問題和會員的信仰，而且企圖不讓普通會員來決定工會的目標和戰略。所以，爭取工會民主和爭取階級鬥爭性的工會運動，在我們日常鬥爭中是理所當然地互相補足的。

## 第十章 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

### 一、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

在許多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的人看來，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的意思是一樣的。自由主義的社會哲學尤其是如此，這種哲學宣佈贊成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自由權」。

不過，對於政治自由，我們很容易給它一種確定的解釋，使一些人之享有自由權並不隱含著別人受奴役的意思，對於經濟自由卻不那麼簡單了。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明白：「經濟自由」在大多數方面實際上隱含著不平等的意思，含有社會上大多數人不可能同樣擁有這種自由權的意思。

自由買賣奴隸，表示社會分成了兩個集團：奴隸和奴隸主。自由佔有生產資料作為私有財產，表示有一個必須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社會階級。如果沒有人被迫為了別人的利益來做工，工廠主怎麼辦呢？

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早期根據他們自己的邏輯，在原則上主張父母有把十歲的孩子送下礦坑做工的自由，廠主有迫使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或十四小時的自由。可是有一種自由是決不許可的，就是工人的結社自由。法國在大革命時期通過著名的列沙白里哀法案，禁止工人結社，藉口是：禁止一切帶有行會性質的結合。

只要把資產階級這種種態度環繞著一個中心思想——保衛資產階級的財產和利益——重新編組起來，資產階級思想那些外表上的矛盾性就消失了。整個資產階級思想的基礎就是保衛資產階級的財產和利益，而不是堅決保衛自由的「原則」。

考察選舉權的歷史，可以把這點看得最清楚。現代議會制度最初表現為資產階級對政府支出的監督權，政府支出是靠他們納稅來維持的。查理一世在一六二九——一六四零年間企圖不召集議會就來征稅，引起了英國內戰。資產階級不讓那些不納稅的民眾享有選舉權，是合邏輯的。無論如何，難道那些「蠱惑民心」的代表不會時常投票贊成新的財政支出嗎？既然他們不是出錢的人。

作為資產階級思想基礎的，決不是一切公民權利平等的原則（資產階級在歷史上對選舉權的態度，同這個原則差很遠），也不是保證人人有政治自由的原則，而是保衛財富和剝削僱傭勞動以致富的權利，這是理所當然的。

## 二、資產階級國家為資本的階級利益服務

在十九世紀要對工人作如下的說明大概不會很困難的：資產階級國家不是在階級鬥爭中「守中立」的；它不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仲裁人」，以保衛「整體利益」為宗旨；它顯然是保衛資本的利益而反對勞動的利益的一個工具。

當時只有資產階級才有選舉權。只有資產階級可以自由拒絕僱用工人。只要工人一實行罷工和集體地拒絕按照資方所定的條件來出賣勞動力，警察或軍隊就來向他們開槍了。法庭審判顯然是階級的法庭審判。議員、法官、官吏、殖民地官員、牧師和主教——他們統統都是屬於那一個社會階級的。他們由共同利害的聯系（金錢、利益和家庭）結合起來。工人階級是完全被排拒在這個美好的小世界之外的。

到了現代工人運動開始發展，有了強大的組織力量，並且經過直接行動（比利時、奧地利、瑞典、荷蘭、意大利等國的政治罷工）而得到了普選權之後，情況就不同了。工人階級在議會裏有了許多代表（同時也被迫負擔了大部份捐稅，但那是另一向事）。改良主義的工人政黨參加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有時它們甚至組成只包括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政府了（如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

從這時候起，那種幻想，甚麼超階級的「民主」國家，甚麼階級鬥爭的真正「仲裁人」和「調解人」，就比較容易在工人階級中被人接受了。改良派的修正主義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廣泛散播這種幻想。有個時期這是社會民主黨獨有的特權。今天的共產黨，實行著新改良主義的路線，也在散佈同類的幻想。

可是，如果仔細考察資產階級國家是怎樣活動，以及它是在怎樣的物質條件下活動的，就立刻連最「民主」的



資產階級國家的性質都可以看出來了。

資產階級國家的特性是這樣的：到了工人階級得到普選權而他們有許多代表進入議會的時候，議會民主制的國家的重心就不可改變地從議會向著永久性的資產階級國家機關轉移了：「部長們換來換去，警察永遠不變」。

這種國家機關任用新人員的方法，它的選拔和昇遷的制度，以及等級森嚴的組織方法，使它與中上層資產階級完全協調。在思想上、社會關係上和經濟上的牢不可破的聯系，把這種機關同資產階級聯結起來。所有最高級的官員所掙的薪水都讓他們能夠積聚起資本（有時數量不大，但到底真正是資本），這就使這些人連爲了私人利益都要保衛私有財產，並且保衛資本主義經濟的平穩運行了。

況且，資產階級議會制的國家還由於財政依賴性和國債這條金鎖鍊而在身心兩方面同資本聯結著。任何資產階級政府執政時都不能不常常要求信用貸款——而信貸事業是由銀行、金融資本和大資產階級控制著的。任何反對資本主義的政策，只要剛剛由改良派的政府規劃出一個輪廓來，就立刻要碰到資本家在金融上和經濟上的破壞。「罷投資」，資本逃亡、通貨膨脹、黑市、生產下降，以及失業現象都很快由於這個反攻而產生出來。

二十世紀的整個歷史證實了：利用資產階級議會和以資本主義財產和資產階級國家爲基礎的政府去進行任何有重大意義的反資產階級活動，都是不可能的。凡是企圖實

行有效的反資本主義路線的政策，都很快就要面對這樣的難題：要麼向資本權力的勒索投降，要麼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並且用集體佔有生產資料來代替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

### 三、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限度

工人運動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爭敢民主自由的鬥爭中站在最前線，這不是偶然的。工人運動保衛這種自由，同時也就保衛了工人運動自己最有利的發展條件。工人階級是現代社會裏人數最多的階級。它得到民主自由才能夠組織起來，相信自己數量上的優勢，並且發揮更大的力量。

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得到的民主自由，也是最好的教育工人的方法，讓他們懂得將來推翻資本的統治以後會享受到的更大的民主。托洛茨基談到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的時候，有個很好的說法：「資產階級民主裏面的無產階級民主的小地區」（能夠舉行各種會議，能夠組織罷工和群眾示威，能夠有自己的報刊、學校、電影俱樂部等）。

可是，正因為民主自由在工人眼中有這樣重大的意義，所以要了解連最進步的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也是有限度的，才是那麼必要。

首先，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是間接的民主制。在這種制度下，有幾千或幾萬受委託的人（國會議員，市長，地方議會代表等）參加國家的管理工作。大多數的公民並沒

有機會參加，他們唯一的力量就是每隔四、五年投票選舉一次。

其次，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的政治平等純粹是形式上的，並不是真正的平等。形式上，富人和窮人都同樣有「權」辦報紙——營業費用是好幾十萬鎊。形式上，富人和窮人都同樣有「權」購買電視的節目時間，所以同樣有「可能」去影響選民。可是，由於實際行使這些權利必須有強大的資財，所以只有富人才能夠充份享受這些權利。資本家由於有錢，會做到影響大批在物質上依靠他們的投票人，會收買報紙、電台和電視時間。資本家靠資本的力量可以「控制」議員和政府。

最後，即使不理會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這一切特殊的限制，錯誤地相信它是完美的，它到底也不過是政治民主而已。富人和窮人在政治上平等（事實上還根本不是呢！）有甚麼用呢——如果永遠同時存在著經濟和社會上的巨大不平等，而且這種不平等日益增長？即使富人和窮人的政治權利真正是完全相等的，富人還是有窮人所沒有的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力量，而這種力量一定會使窮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富人支配，包括怎樣實際運用政治權利在內。

#### 四、鎮壓和專政

如果我們察看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的國家的鎮壓作用，它的階級性質就顯得最清楚了。我們大家都知道在無

數的社會衝突中有警察和軍隊實行干預，衝破罷工糾察隊，解散工人示威，把佔領工廠的工人驅逐出去，以及向罷工工人開槍。我們不知道有過資產階級軍警把解僱工人的資本家逮捕的事情，或者軍警幫助工人佔領資方關閉的工廠，或者向那既造成生活費用高漲又用詭計逃稅的資產階級開槍。

爲資產階級民主制辯護的人會說：在所有上述的情形中，都是工人破壞了「法律」，危害了「社會秩序」，而鎮壓性的武裝力量是必須保衛法律和秩序的。我們的回答是：這證實了「法律」不是中立的，而是保護資本家財產的資產階級法律；證實了軍警怎樣行動要看形式上觸犯「法律」的是工人還是資本家；再沒有比這更能證實國家基本上是資產階級性的了。

在平常的時候，鎮壓機關對於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只起次要的作用，因爲這種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實際上是受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尊重的。在危機時期就不同了（不論那危機是經濟性、社會性、政治性、軍事性還是金融性的），那時資本主義制度發生了深刻的紛亂，工人群眾表現出推翻這個制度的願望，或者這制度本身無法正常活動了。

那時候鎮壓就走到政治舞台的最前方了。那時候資產階級國家的根本性質很快就赤裸深地顯露出來了：它是爲資本服務的武裝隊伍。於是證實了階級社會裏一條更普遍的規律。社會越穩定，就越能夠供應那種奢侈品：讓被壓

迫者享有各種形式上的自由。由於深刻的危機而越動搖不穩，就越要靠公開的暴力來行使政權，而不靠雄辯的演說。

所以，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歷史上，有許多次工人的一切民主權利都被資產階級專政禁止的經驗；這專政有各種形式：軍事的，拿破崙主義的，以及法西斯主義的。法西斯專政是這種為大資本服務的專政形式中最兇殘野蠻的一種。

法西斯主義不但禁止工人階級享有組成革命和激進的團體的自由，而且要粉碎工人一切形式的集體組織和集體反抗，包括工會和最初級的罷工在內。而且，在這樣企圖徹底分裂工人階級的時候，為了真正做得到，它不能光靠傳統的鎮壓錢開（軍隊、警察、法官）；它必須能夠號召起從另一個群眾運動裏面產生出來的私人軍隊——那另一個群眾運動就是陷入窮困的小資產階級的運動。小資產階級被危機和通貨膨脹折磨到不顧一切，但由於工人運動未能發動勇敢的反資本主義的政治進攻並且提出一條在短期內可以擺脫資本主義危機的可信的出路，所以那小資產階級的運動還不能同工人運動聯合起來。

工人階級和工人的革命先鋒對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不能採取中立態度。他們必須用盡一切力量來保衛他們的民主自由。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要用一切工人組織的統一戰線來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對抗。要達最溫和的改良主義的工人組織節包括在統一戰線裏面，這樣才能夠趁早粉碎

那罪惡的力量。他們必須建立自己的自衛隊同資本家的武裝隊伍對抗，而不依靠資產階級國家來保護自己。建立由大部份工人支持的工人民兵，把一切工人組織團結起來，阻止法西斯黨徒恐嚇任何一部份群眾的一切企圖，不讓他們破壞任何一次罷工，不讓他們破壞工人組織的任何一次會議——這就是阻止法西斯野蠻主義來到的辦法，不這樣做就會出現集中營、大屠殺和非刑拷打，就會重演德國和智利的慘劇。在這場鬥爭中每得到一步勝利，同時也就讓工人群眾能夠轉入反攻，並且在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威脅的時候也對那產生和哺育法西斯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作戰。

## 五、無產階級民主

馬克思主義者爲了用工人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國家而奮鬥——資產階級國家始終是資產階級專政，連最民立的形式也一樣。工人國家的特點是擴大勞動人民所享受的實際的民主自由，而不是縮小。強調這條基本原則是絕對必要的。尤其是有了斯大林主義的悲慘經驗之後——這經驗使共產黨的民主言論難以被人相信。

工人國家要比議會民主制的國家更民主，因爲工人國家要擴大直接民主制。這是一種一誕生出來就開始消亡的國家，讓許多方面的社會活動都由有關的公民自主自管（郵政、電訊、衛生、教育、文化等）。它把勞動民眾集合在工

人代表會裏面直接行使政權，廢除行政權和立法權之間的虛假分界。它要限制一切公務人員的收入，連最高級人員的收入也限制到同普通熟練工人的收入相等，這樣來消滅昇官發財主義。它要對所有受委託執掌權力的人員實行強迫論流調動的原則，由此防止形成新的管理人的等級。

工人國家要比議會民主制的國家更民主，因為它要創造物質的基礎使人人都能夠行使民主自由。印刷廠、播音台和電視台、以及會議廳統統要成為公共財產，讓任何工人集團都能夠利用。人民有權成立各種政治國體和政黨，包括反對政府的在內；有權設立反對黨派的報刊；政治上的少數派有權在報紙、播音和電視上發表他們的意見——所有這些權利都要由工人代表會小心翼翼地保衛著。把勞動人民普遍武裝起來，廢除常備軍和鎮壓線開，法官由人民選舉，一切案件公開審判——這些就是最好的保證，使任何少數人都不能篡奪權利而不讓其他勞動人民的集團行使民主自由。

# 第十一章 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和 俄國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最明顯的徵兆表明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衰落的時期。所有本來可以幫助人類進步的東西從此以後都有喪失的危險了。廣大的物質資源一再被毀滅：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二九至三二年的經濟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企圖重新征服殖民地的戰爭，許多次的「經濟衰退」，生態平衡的破壞。資本主義的繼續生存是靠犧牲千百萬人的生命換來的。血腥的專政（軍事的和法西斯主義的）以及更廣泛使用的非刑拷打，把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果消滅了。人類面臨了這個困難的選擇：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

## 一、國際工人運動和帝國主義戰爭

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十年裏，社會主義國際和整個國際工人運動曾開始教育而且發動工人群眾反對那日益增長的戰爭威脅。軍備日益擴充，「局部」性的衝突增多，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矛盾加強，這統統表明大災難近在眼前了。國際提醒各國工人，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不要參加統治階級之間卑污的爭執：他們所爭的是怎樣分配那些從全世界無產者和殖民地人民身上搶奪過來的利潤。



可是到了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時，大部份社會民主黨的領袖都向資產階級發動的沙文主義潮流投降了。每一個社會民主黨同「自己」的帝國主義陣營團結一致，反對本國資產階級的敵人。每一方面都有藉口。德奧社會民主黨的領袖說這是保護他們的人民反抗「帝俄專制」的野蠻主義的鬥爭。法、比、英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卻說，反對「普魯士軍團主義」的鬥爭第一。

在兩個陣營裏這種保衛帝國主義「祖國」的沙文主義立場都表示終止反軍國主義和革命社會主義的宣傳，並且連工人切身的階級利益都不去保衛了。工人和資本家在「外敵」面前的「神聖同盟」宣告成立了。可是，這「神聖同盟」和戰爭一樣，並沒有改變經濟和社會的資本主義剝削性質；社會愛國主義表示實際上容忍工人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惡化，而讓托拉斯和其他利用戰爭牟取暴利者發大財。

## 二、帝國主義戰爭引起革命危機

可是社會愛國主義的矛盾不久爆發了。最狡猾的改良派領袖為自己這樣辯解：群眾本身擁護戰爭，工人的群眾黨不能反對在人民中佔優勢的情緒。群眾的情緒不久轉變為不滿意、反對戰爭，要起來反抗了。可是這時候德國的社會愛國派領袖謝德曼和諾斯克，法國的社會愛國派領袖列諾得爾和蓋得並不「適應工人階級中佔優勢的情緒」了。

相反，他們千方百計避免爆發罷工和示威，他們同資產階級組成聯合政府，幫助政府鎮壓反軍國主義的罷工和革命的宣傳，破壞工人鬥爭的發展。到了革命終於爆發的時候，以前爲了維護資本家利益而支持對千百萬兵士的屠殺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很快重新發現了他們的和平主義而懇求工人不要使用暴力，不要引起流血了。

在戰爭初期群眾因資產階級的宣傳和本身的領袖的出賣而迷失方向的時候，只有一小群革命社會主義者始終忠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拒絕站在本國資產階級方面，如：德國的交卜克內西和盧森堡；法國的蒙納得和洛斯麥；俄國的列寧、一部份布爾什維克、托洛茨基、馬爾托夫；荷蘭的社會民主黨；英國的馬克林；美國的德布茲；而在意大利、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社會民主黨大部份黨員都站在國際主義立場。

社會主義國際分裂了。那些國際主義者重新組合起來，首先在齊美瓦爾得開代表會議（一九一五年），然後又在民塔爾開會（一九一六年）。可是他們分成了兩派：一個是中派，要同社會愛國派一起重建統一的國際；另一個是革命派，希望建立第三國際。

列寧是齊美瓦爾得左派的主要人物，他的分析的基礎是：戰爭一定會加深帝國主義制度的一切矛盾，並且引起大規模的革命危機。根據這個看法，國際主義者可以盼望工人運動的極左和極右兩派之間力量對比的驚人的扭轉。

這種預測從一九一七年起得到了證實。俄國革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爆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在德國和奧匈帝國爆發。一九一九年至二〇年間，巨大的革命浪潮震動了意大利，尤其是北方工業地區。社會愛國派同國際主義派的分裂擴大成爲社會民主派（不肯同資產階級國家和資本主義決裂）同共產主義派（爭取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和建立工人代表會的共和國）之間的分裂了。到了群眾威脅到資產階級秩序的時候，前者就採取明顯的反革命立場。

### 三、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

一九一七年二月（西曆三月），在人民的反飢餓風潮和軍隊瓦解（由於農民日益反戰而造成）的聯合衝擊之下，帝俄專制統治倒台了。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是由於工人運動不能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一九一七年工農運動的配合成爲帝俄統治的致命傷。

工人階級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革命事件中起主要作用。但是，由於欠缺革命的領導，它的革命成果被人奪去。從帝俄政府手中奪取過來的政權落在臨時政府的手中，那是個立憲民主黨之類的資產階級政黨同工人運動中的溫和派（孟什推克和社會民主黨）組成的聯合政府。

不過，群眾運動非常強大，它有了自己的組織結構：工人、兵士和農民的代表會（蘇組埃），還有武裝的赤衛隊。所以，從一九一七年二月起，俄國實際上有了兩重政權。

臨時政府的基礎是逐漸瓦解中的資產階級國家機關，它面對著一個正在進行建造工人國家政權的蘇維埃系統。

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結束時預言將來的俄國革命將有無數蘇維埃遍地生長，現在得到了驚人的證實。俄國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得不重新檢查他們對俄國革命社會性質的分析。

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傳統上都認為俄國革命要成為資產階級革命。俄國是個落後國家，革命的根本任務彷彿同十八、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大革命相似，就是：推翻專制主義，爭取民主自由和憲法；解除農民所受的半封建束縛；解放被壓迫民族；創立統一的國民市場以保證工業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這是準備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從這種見解產生一種以自由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聯盟為基礎的戰略，工人只能滿足於爭取切身的階級目標（八小時工作制，結社自由和罷工自由，等等），同時迫使資產階級更徹底地完成「它」的革命任務。

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已經拋棄了這種戰略。他回想到馬克思對一八四八年革命以來的資產階級態度的分析：一旦無產階級在政治舞台出現，資產階級就因為害怕工人的力量而走到反革命陣營去了。列寧沒有改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按照傳統對俄國革命的歷史任務所作的分析。可是他根據資產階級明顯的反革命性質得出結論：不可能由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聯盟來完成這些革命任務。他提出用無產階

級同農民的聯盟來代替。

#### 四、不斷革命論

可是列寧所想象的「工農民主專政」是以資本主義經濟為基礎的，而且仍然是在資產階級國家的範圍內。

早在一九〇五至〇六年間，托洛茨基就指出了列寧這觀念的弱點：農民有根深蒂固的弱點，不能夠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以後承認了這點）。在全部近代史中，分析到底，農民總是要不服從資產階級領導就服從無產階級領導。既然資產階級已經根本陷入反革命陣營去了，革命的命運就要靠無產階級能夠取得農民運動的領導權並且建立它自己領導下的工農聯盟了。換句話說：只有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建立工人國家，以無產階級同貧農的聯盟來支持它，俄國革命才能夠勝利並且完成革命的任務。

因此不斷革命論說：在帝國主義時代，由於不發達國家的所謂「民族」資產階級或「自由」資產階級向外國帝國主義和舊的統治階級有無數的聯系，所以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任務（土地革命，民族獨立，取得民主自由，統一全國以便工業發展）只能由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得到貧農支持）來實現。托洛茨基一九〇六年的預測，由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完全證實了。此後所有在不發達國家發生的革命的發展過程，也都證實它。

#### 五、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

列寧從外國一回到俄國，立刻看出這種巨大的革命可能性。他用四月提綱把布爾什維克的方向按照不斷革命論的路線改變了。他們要為蘇維埃掌握政權而奮鬥，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這個立場雖然最初受到老布爾什維克領袖們（包括斯大林，加米涅夫和莫洛托夫）反對——他們堅持一九〇五年的公式，希望和孟什維克重新統一，並且批評地支持臨時政府——但很快被整個黨接受了，主要因為受到布爾什維克的先鋒工人的壓力，他們甚至在列寧自覺地把這路線提出來之前已經出於本能而採取它了。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同布爾什維克統一了，他們著手去爭取工人的多數。

經過一些小規模戰鬥（不成熟的七月起義，八月間科爾尼洛夫不成功的反革命暴動）之後，從一九一七年九月起，各大城市的蘇維埃中的多數被布爾什維克得到了。從那時起，奪取政權的鬥爭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了。奪取政權發生在十月（西曆十一月），是在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領導下進行的，這委員會以托洛茨基為首，附屬於彼得格勒蘇維埃。

彼得格勒蘇維埃預先得到了差不多所有駐防在這帝俄舊都的各團軍隊向它效忠；他們拒絕服從資產階級軍隊的總參謀部。所以武裝起義——配合著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的日期——發生時流血很少。舊的國家機關和臨時政府都倒台了。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以很大的多數

通過贊成工農蘇維埃掌握政權。第一次在一個大國廣潤的領土上按照巴黎公社的模型建立了一個國家——一個工人國家。

## 六、俄國資本主義的毀滅

托洛茨基在他的不斷革命論裏面曾預測：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不能滿足於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而要奪取工廠，消滅資本主義剝削，並且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正是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後俄國所發生的情形。革命要不斷地，或不分階段地「發展到超過」完成資產階級民主任務，走到實現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任務。由此得出這個公式：不斷革命——從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那個時刻起。

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結束時取得政權的政府的綱領，在短期內限於實行工人監督生產。人們認為十月革命的直接任務主要是恢復和平，分配土地給農民，解決民族問題，以及在全俄各地建立真正的蘇維埃政權。

可是資產階級不可避免地從事破壞這些新政策的實行。工人現在知道了自己的力量，既不能容忍資本家的剝削也不能容忍破壞。所以很快就從實行工人監督過渡到把銀行、大工廠和運輸系統收歸國有了。不久，一切生產資料除了農民和手工業者的以外，都歸全民所有了。

在一個非常落後的國家裏，資本主義還遠遠沒有完成

創造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的任務，在這裏，以集體佔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經濟組織工作不可避免要碰到許多困難。布爾什維克完全明白這種困難。可是他們相信不會長久孤立。無產階級革命一定會在許多工業先進的國家爆發，尤其是在德國。俄國革命、德國革命和意大利革命的聯合起來，可以造成牢不可破的物質基礎來創造沒有階級的社會。

歷史證明這種希望並不是沒有根據的。革命真正在德國爆發了。意大利在一九一九至二〇年間也真正發展到接近同樣的形勢。俄國革命確實起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起爆管和模範的作用。有些俄國和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後來說列寧和托洛茨基關於世界革命的「夢想」根本沒有現實基礎——說俄國革命是命定陷於孤立的，說在一個落後國裏開始社會主義革命根本是空想——他們忘記了：一九一九年至二〇年間中歐革命高潮的失敗不是由於群眾沒有革命魄力，而主要由於國際社會民主黨有意地擔任反革命的角色。

在這意義上，列寧、托洛茨基和他們的同志們領導無產階級第一次在一個國家奪取政權，等於是做了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唯一能做的事情來改變力量的對比，使它有利於工人階級：他們充份利用了一個國家所有的最有利的機會來推翻資本的權力。這工作本身還不能決定國際上資本與勞動的鬥爭的結果。可是它是影響這個鬥爭使它有利於無產階級的最有效的方法。



## 第十二章 斯大林主義

### 一、歐洲革命浪潮的失敗，一九一八——一九二三

俄國無產階級和布爾什維克領袖所期待的國際革命，終於在一九一八年爆發了。工人和兵士的代表會議在德國和奧地利建立起來。蘇維埃共和國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匈牙利宣告成立，四月又在德國的巴伐利亞邦成立。意大利北部的工人從一九一九年起就處於沸騰狀態，一九二零年四月把一切工廠都佔領了。強大的革命潮流也在其他國家出現，例如芬蘭、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在荷蘭，總罷工已經擺在議事日程上。英國三個最大的工會成立了「三強同盟」，震動了政府。

可是這次革命浪潮到底失敗了，失敗的主要原因如下：

——蘇俄陷於內戰。過去的地主和帝俄軍官（在俄國和外國的資本家幫助下）企圖用武力把這第一個工農共和國推翻。因此，蘇維埃政權對那同樣與帝國主義軍隊對抗著的歐洲革命只能提供有限的物質援助和軍事援助。

——國際社會民主黨不惜投身反革命陣營，用盡一切甜言蜜語（在德國，一九一九年二月間它居然許諾馬上把大工業社會化——這自然並沒有實現）誘騙工人放棄奪取政權的鬥爭。它毫不猶豫地組織反革命暴力行動，尤其是利用諾斯克所召來的「自由軍團」來反對德國革命。「自由

軍團」就是未來的納粹集團的核心。

——那些年輕的共產黨（它們已建立了第三國際），經驗和成熟性都不足，犯了許多「左派」和右派的錯誤。

——資產階級由於害怕革命的幽靈，對工人做出經濟上重大的讓步（顯著的是八小時工作制），有些國家還實行了普選權，這些讓步在有些國家產生了阻止革命浪潮的作用。

初期最重大的革命挫折是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流血失敗。匈牙利的蘇維埃國家被壓碎了；在意大利，一九二二年法西斯黨取得政權。不過，共產黨在德國逐漸長大，取得越來越廣大的群眾基礎，在一九二二至二三年間著手爭取大規模的工會和工廠委員會了。

一九二三年德國出現罕見的革命危機，法國軍隊佔領魯爾地區；通貨膨脹如脫疆之馬；一次勝利的總罷工推翻了庫諾的政府；共產黨在大工會裏取得多數支持；在薩克森尼和圖林吉亞兩邦組成了左派社會黨和共產黨的聯合政府。可是德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錯誤意見影響下，沒有做到在最有利的時機進行有系統的武裝起義準備工作。大資本恢復了原先的形勢，穩定了馬克，使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重新上台。於是戰後的革命危機過去了。

## 二、蘇聯官僚的興起

蘇俄在一九二零至二一年間勝利結束了內戰。但它在

戰爭結束時已經筋疲力竭。農工業的產量降低到非常悲慘的程度。飢荒使廣大的地區陷於癱瘓。爲了挽救這個局面，列寧和托洛茨基決定在等待國際革命復甦之中實行經濟上的撤退。大工業、銀行和運輸業的國有制仍舊保持。但是重建了一個自由市場，讓農產品向國家納稅後的剩餘部份在這個市場上買賣。恢復了私營的商業，手工業和小規模工業。

布爾什維克把這當作暫時的撤退，認爲所冒的危險主要是在經濟上：小資產階級會發財，不斷重新產生私人的資本積累。可是無產階級革命孤立在一個落後國家裏所產生的社會後果和政治後果，比這些經濟的危險更嚴重。這些後果可以總括起來這樣說：俄國無產階級逐漸喪失了對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直接掌握。一個新的特權層開始出現，它實際上在社會的各方面都把權力壟斷了。

這個變化不是個預謀的結果。這是許多因素交互作用造成的。由於工業生產降低以及工人流入農村，無產階級在數量上減弱了。飢荒和困苦又使它部份地非政治化。他的最覺悟的份子讓蘇維埃機關吸收去了。有許多最優秀的份子在內戰中死亡了。這整個苦難的時期不利於在工人階級內部養成技術上和文化上合格的幹部。因此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保持了對知識的壟斷。一個非常貧困的時期有利於某部份人取得並且保衛物質的特權。

我們不要以爲這個變化過程沒有讓俄國的革命馬克思

主義者注意到。一九二零年蘇聯共產黨內的工人反對派就發出了警號，雖然他們所提議的解決辦法大部份是不適當的。從一九二一年起列寧就為官僚主義的危險感覺不安，把俄國稱為官僚主義變態的工人國家，他無可奈何地紀錄著滋長中的官僚對黨本身的機關的控制。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成立，把反官僚鬥爭作為綱領的要點之一。

不過，如果相信蘇聯官僚的興起是不可避免，那也是不正確的。雖然官僚在一九二零年代初期的俄國社會經濟的實際狀況中有深刻的根源，這並不表示反對它根本沒有機會成功。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的目標，就完全是創造必要的有利條件來挽救局勢。他們的辦法如下：

(A) 加速俄國的工業化，由此增加無產階級在社會上的比重；

(B) 增加工資並解決失業問題，以此增強工人的自信心；

(C) 立即增強蘇維埃和黨內的民主，以此提高無產階級的政治活躍性和階級覺悟的水平；

(D) 注重農民中的階級差別：提供貸款和農業機械去幫助貧農，使富農負擔累進稅；

(E) 繼續為世界革命作準備，改正共產國際在戰術上和戰略上的錯誤。

假使布爾什維克的全體領袖和幹部都了解實現這樣一

個綱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有可能從二十年代中葉起恢復蘇維埃的活力並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可是黨的幹部大部份本身也陷入了官僚化的過程。大部份的領袖了解到官僚興起的致命危險性的時候已經太晚了。「主觀因素」（革命黨）的失靈，同必要的客觀條件加在一起，才能夠解釋斯大林派官僚在蘇聯的勝利。

### 三、官僚層的本質：蘇聯的本質

這個官僚層並不是一個新的階級。它在生產過程中並沒有不可缺少的作用。它是一個篡奪了蘇維埃國家和經濟的管理權的特權層，它利用這個獨佔的權力為自己取得巨大的消費上的利益（高工資、附加福利、實物上的利益、特別商店等）。它並不佔有生產資料。它完全沒有辦法保證這些利益維持下去，也沒有辦法把這些利益傳給兒女：這一切都同掌握特殊的職權聯系著。

這是無產階級的一個特權社會層，它的權力依托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上面：生產資料的國有化，計劃經濟、國家壟斷對外貿易。它像所有的工人官僚一樣地保守：它覺得保存既得的東西比擴大革命成果更重要。

它害怕國際革命，國際革命會使蘇聯無產階級的政治活躍性恢復起來，由此損害它的權力。它要維持國際的現狀。但是，它作為一個社會層，始終是反對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因為恢復資本主義要把它的特權的根基摧毀（這

並不是說，不會從官僚層裏滋生出一些想把自己轉化成爲新的資本家的集團和派別)。

蘇聯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是說，不是沒有階級的社會。它仍像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剛發生之後一樣，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資本主義能夠在蘇聯恢復，但必須經過社會反革命。工人直接掌握政權也能夠恢復，但必須經過政治革命打破官僚對政權的獨佔。

不能因爲蘇聯經濟是一種「生產者受官僚支配」的制度，就給它「資本主義」的名稱。資本主義是一種特殊的階級支配制度，特徵爲：私人佔有生產資料，競爭，普遍的商品生產，勞動力轉化爲商品，一切生產出來的商品必須先售賣然後才能實現所含有剩餘價值，不可避免地發生普遍生產過剩的周期性危機。這些基本特徵完全不能在蘇聯經濟身上找到。

可是，如果蘇聯經濟不是資本主義式的，它也不是社會主義式的——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自己使用這個名詞的傳統意義來說。社會主義經濟的定義，是聯合生產者的制度，這些生產者自己調節他們的生產活動和社會生活，根據所能支配的資源和準備用於生產事業的工作量，確定所要滿足的各級的需要。蘇聯經濟距離這樣的情況還很遠。社會主義經濟的定義是商品生產的消滅。馬克思和恩格斯同現在蘇聯官方的學說相反，他們清清楚楚地說：這個消亡決不是屬於沒有階級的社會的「第二階段」（普遍

叫做「共產主義階段」)的，而是第一階段(普遍叫做「社會主義階段」)的一個特徵。

斯大林之發揮假定在一國之內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反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以一種實用主義的方式表現出蘇聯官僚層的小資產階級式的保守主義——蘇聯官僚層是一個混合物，包含著資產階級國家的舊官吏，蘇維埃國家機關的新近得勢的份子，道德敗壞、心思醜惡的共產黨員，不顧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一心只想個人發跡的年輕技術人員。

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反對斯大林這種理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點(「無階級的社會只有在國際平面上才能夠實現，至少包括世界一部份主要的工業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在國民的場地上開始，在國際的場地上開展，在世界的場地上完成」)，他們這種態度，並不是對俄國革命的命運採取一種「失敗主義」、「等著看」的立場。他們比斯大林早得多就努力促進蘇聯更迅速的工業化。他們本來是而且一直都是支持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是支持保衛十月革命成果所留下的一切而反對任何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企圖的。不過他們了解：蘇聯的命運最後要由國際平面的階級鬥爭的結果來決定。今天，像過去一樣，這個結論還是正確的。

#### 四、斯大林主義是甚麼？

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對斯大林的種種罪惡提出那有名的控訴的時候，他用斯大林獨裁時期所流行的「個人崇拜」來解釋這些罪惡。對一個把千百萬人的生活完全改變了的政治制度作出這種主觀上的解釋，甚至是心理學的解釋，那是與馬克思主義不能並存的。斯大林主義的現象不能還原到一個人的心理特點或政治特點。我們處理的是一種社會現象，必須把它的社會根源找出來。

在蘇聯，斯大林主義是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官僚主義的墮落的表現——一個特權的社會層在這個國家篡奪了政治和經濟的權力。這個官僚政權的殘暴形式（警察恐怖，三十和四十年代的大規模清黨，對蘇共差不多全體老幹部的謀殺，莫斯科審判案等），以及比較「精細」的形式，可能有變動。但在斯大林死後同在他統治下一樣，官僚主義墮落的那些基本特徵仍舊保持不變。

政權不是由全體工人自由選舉的蘇維埃來行使的。工廠不是由工人來管理的。無論工人階級還是共產黨的黨員都沒有必要的民主自由來對種種政策上的重大問題（經濟的、文化的、國內的、國際的）自由作出決定。

在資本主義世界，斯大林主義表示，通過那些追隨克里姆林宮的黨，把他們本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擺在蘇聯外交的利益之下。馬克思主義理論再不是當作一種工具，用來分析資本主義矛盾的演變，分析各階級之間的力



量關係，分析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客觀實際，以便幫助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而降低成爲替克里姆林宮和各國斯大林主義黨的每一步「策略轉變」提供理由的工具了。

斯大林主義企圖證明這些策略運用都是爲保衛蘇聯所必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蘇聯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堡壘」，在戰後是「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心」。工人必須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企圖在那裏重建資本的統治。

可是斯大林主義那些策略的運用曾經招致了世界上那許多革命的失敗，曾便利希特拉一九三三年在德國得到政權，曾造成一九三六年西班牙革命失敗，曾迫使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在一九四四至四六年間重建資產階級國家和資本主義經濟，後來又曾招致伊拉克、印尼、巴西、智利和許多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的流血潰敗——這些策略運用並不符合蘇聯國家的利益。這只符合保衛蘇聯官僚層的特權這種狹隘的利益——後者在上述一切情形中都違反蘇聯的真正利益。

## 五、斯大林主義的危機

一九二三年以後國際革命的衰落，和蘇聯經濟的落後情況——這是蘇聯官僚政權的兩大支柱。但是自從四十年代結束以來，這兩者的根基都逐漸不穩了。

經過二十年的革命失敗以後，來了一個世界革命重新

興起的時期，起初限於同樣是不發達的國家

(南斯拉夫、中國、越南、古巴)，然後從一九六八年五月起擴大到西方。蘇聯經過多年努力於「社會主義積累」之後，現在已經不是不發達的國家了。今天他是世界第二工業大國，它的技術水平和文化水平像許多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高了。蘇聯的無產階級同美國的無產階級並列，是全世界數量上最強大的。

在這種情況下，受蘇聯官僚支配的各國的群眾陷於消極的根本原因開始消失了。一面有反對行動開始出現，同時在官僚層本身裏面發生分裂——從一九四八年斯大林和鐵托決裂開始，官僚層經歷著日益加深的分化。這兩個因素的交互作用，有利於突然爆發群眾的政治行動，提出政治革命的任務，例如一九五六年十至十一月在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

一直到現在，這些群眾運動都被蘇聯官僚的軍事干涉鎮壓了。但是等到同樣的演變過程也在蘇聯成熟的時候，就任何外力都不能阻止東歐和蘇聯政治革命的潮流了。蘇維埃民主將要重新建立。資本主義復辟的任何危險都要永遠消失。政治權力將要由工人和貧農來行使。世界其他地方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要大受推進。

## 六、經濟改革

斯大林死後，尤其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裏，在蘇聯

和「人民民主」國家發生了巨大的改革經濟計劃和經濟管理方法的運動。最緊急的改革是在農業方面。平均每一人口的糧食產量，在斯大林死的時候比一九二八年還要低，而在牲畜的產量方面，甚至比沙皇時代還要低。接連採取了種種政策來促進農民收入的增加，農業機械（賣給集體農莊了）使用的合理化，在哈薩克斯坦未開墾的土地上建立巨大的國營農場，以及大量增加對農業投資。

工業方面的改革則比較慢而且不那麼堅決。這些改革的客觀必要性是由於蘇聯經濟生長中的危機，由於工業生產的每年生長率的降低。這種降低相當於後備的生產資源的耗盡，「由於有這些後備資源，以前不論好壞也能夠實現廣泛的工業化（不論好壞的意思，就是不用努力在勞動力、原料和土地方面盡量節約）。後備耗盡了，於是不得不計算得更準確，不得不選擇更合理的投資計劃。正因為經濟生長了，企業向企業所使用的資源增長了，如果計劃和管理不採用更合理的方法，就有無限制地增加浪費的危險。

工人群眾的壓力（他們厭倦了幾十年的犧牲和緊張，希望提高他們的消費水平而且使消費多樣化），以及需要使輕工業方面的決策符合消費者的願望，這兩者都朝向改革方面推動。還有一個因素促進改革運動：同資本主義經濟的第三次技術一革命相此，蘇聯的技術落後性更甚了。這種落後性是由於一種給予官僚的物質刺激制度所造成的，這制度不獎勵技術的實驗和革新。這種物質刺激的形式後來

改變了。

現在經理人員的獎金根據「利潤」來決定——所謂「利潤」就是成本價格和銷售價格之間的差額，據說「利潤」「綜合」了企業的全面成績——而不根據以實物計算的總產量來決定，官僚領袖們希望由此阻止原料和勞力的浪費，並且鼓勵機器的合理使用。這種改革的效果不很大，可是在輕工業中是有效果的。不過這種改革的效果並沒有改變經濟制度的雜種性質，因為銷售價格仍舊是中央計劃當局所規定的。

這全部改革的範圍仍舊有限，因為並沒有解決根本問題。任何「經濟的機制」，只要不是在全體生產者和消費者民主並公開監督之下的，都不能以最少的努力造成最大的成果。每一種改革結果都是用新形式的官僚主義弊病和浪費來代替舊的形式。在官僚層及其物質特權的支配下，以官僚層的物質利益作為實現計劃的主要動力，任何全面性的經濟計劃合理化都不可能實現。這些改革並沒有恢復資本主義，也沒有重新讓利潤成為投資決策的指南。可是這些改革增加了經濟制度的內部矛盾。一方面，這加強了主張擴大工廠經理人員的自主權的一派官僚的壓力，威脅到工人階級主要的利益，像保證有工作的權利之類；另一方面，這便工人對侵害他們的利益和侵害計劃經濟的傾向加強抵抗。

## 七、毛澤東主義

一九四九年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勝利，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來的世界革命最重大的收穫。這打破了資本主義對蘇聯的包圍，大大刺激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不斷革命的過程，而且確實地改變了世界範圍的力量對比，對帝國主義不利。這個勝利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為，儘管中共的毛澤東派領導宣告贊成與蔣介石聯盟，在實際行動上他們卻違反了斯大林主義的「四個階級聯盟」和分階段革命的路線，領導了非常廣大的農民起義，並且摧毀了資產階級的軍隊和資產階級的國家。

不過這個勝利的革命從頭起就是帶有官僚主義變態的。無產階級的獨立行動受到毛派領導嚴格的限制，如果不是制止的話。所建立的工人國家完全不是以民主選舉的工農蘇維埃為基礎的。經理人員和官僚的種種形式的特權——仿照斯大林主義的俄國的辦法——非常普遍。這引起群眾日益增加的不滿，尤其是在工人和青年中，後來毛澤東企圖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加以疏導。

這個運動把真正的反官僚主義覺悟和城市群眾的動員同毛澤東想清洗中共機關並且從官僚層裏面把反對者排斥掉的企圖結合了起來。到了群眾的動員和「紅衛兵」日益富於批評精神的思想發展差不多不受毛派控制的時候，毛派就把「文化革命」結束了。它在很大的程度上重建了官僚層的統一，把「文化革命」高潮中趕走了的大部份官僚重新擺在領導地位上。

中蘇衝突的起因是蘇聯官僚企圖強迫中共領導接受它的統一控制，在毛澤東不服從它的聖旨的時候，又以取消對中國經濟和軍事的援助作為報復。這衝突起初是國際斯大林主義運動裏面的官僚與官僚之間的、組織性和思想性的鬥爭，後來一步步變成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鬥爭。官僚層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蘇聯和中國都一樣，嚴重地打擊了世界工人和反帝運動的利益，因為帝國主義能夠利用中蘇衝突來取得運用策略的新的餘地。

在思想的平面上，毛澤東主義是工人運動的一個流派，有某些方面是斯大林主義對馬列主義的曲解的一個變種。斯大林主義是一次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裏面的一次政治反革命的產物和表現，而毛澤東主義則既是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表現，又是這次革命從頭起就帶有的官僚主義變態性質的表現。所以它兼有兩種特徵：一種是處理官僚機關和群眾之間的關係的比較有彈性而且折衷的方法，另一種特色是對群眾方面（尤其是城市無產階級群眾）任何獨立的行動或組織都加以窒息。

毛澤東主義有一個特別顯著的特徵：它不了解工人官僚的社會性質，也不了解社會主義革命和工人國家可能發生官僚主義墮落的根源——因為它本身就是這個官僚層的一部份的思想表現。它不負責任又不科學地把蘇聯的「官僚」同「國家資產階級」當作同樣的東西，又斷定蘇聯的性質為「社會帝國主義」，它這樣做，就預先提出了理由來

辯護中國外交政策和毛派集團的任何態度。它甚至走到把美帝國主義、蘇聯、資產階級政黨和許多共產黨統統擺在同等地位上，更不用說它把蘇聯和許多共產黨稱為「人民主要的敵人」，還有它提議同帝國主義強國和資產階級政黨成立反對蘇聯和許多共產黨的聯盟了。這些「策略」的根據是下述那種理論：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今天的任務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向兩大「超級強國」鬥爭來爭取民族獨立。

這一切理論（事實上不過是對北京的外交手段的事後辯解而已）的武斷性質，根源在於對馬克思主義作了唯意志論和唯心論的曲解。「正統」毛派藉口反「經濟主義」，把「經濟主義」當作對馬克思主義「最危險的」修正，就不再把社會階級當作一定的社會裏面由生產關係所決定的客觀實體。社會階級等於是思想上的選擇了。無產階級再不是全體掙工資的人了，變成是那些「擁護毛澤東思想」的人了。

這樣，工人階級裏面的小資產階級式或資產階級式的思想派別，就等於「資產階級」或者「它的代表」，而工人運動裏面的思想鬥爭就等於「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了。從這裏得出下列的結論：不要工人民主，應該在工人運動裏面使用暴力和壓迫，完全不要爭取一切工人組織成立統一戰線去對付共同的階級敵人這個馬列主義傳統。無產階級專政等於「毛澤東思想」，並且由「毛澤

東黨」來實行。

於是我們兜完了整個圈子。毛派在向蘇聯官僚的權力宣戰以後，最後走到保衛一個官僚指揮的制度，它和蘇聯現存的制度很相像，卻使它上面加了一層群眾「參與」決策的花樣糖霜。對於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由自由而民主地選舉產生的工農代表會議來行使——的理論，毛澤東主義所接受的並不比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接受的多。



# 第十三章 從當前群眾鬥爭到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

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就已經有了。大工廠已成為生產的基礎。世界性的分工已達到高度。全體人民的互相依賴性——「客觀上的生產社會化」——已經大致形成。因此，用一種新的制度——根據一切生產者的聯合，爲了自覺地滿足既定的需要而實行計劃生產——來代替那以私有制、競爭和市場經濟爲基礎的制度，在客觀上已經是可能的了。

## 一、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條件

可是，光是有了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所必要的物質條件這件事本身，還不夠造成這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同過去一切社會革命相反，它需要革命的階級，即無產階級，作自覺並且有意的努力。過去的革命是用一種對生產者實行經濟剝削的制度去代替另一種，並且只限於使一種特定的經濟機構能夠圓滑地運行，但社會主義革命卻要按照預定的計劃來把經濟和社會組織起來：要把經濟自覺地組織起來，以便滿足人類一切合理的需要，並且保證所有人的個性都充份發展。

這樣的計劃不會自動地實現。這需要革命的階級對這

計劃的目標以及達到這些目標的手段有清楚的意識。由於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鬥爭中所要面對的階級敵人是更有組織得多的，它在全世界有一個軍事、金融、政治、商業和思想的實力網來維持它的統治，所以工人階級更需要有清楚的意識。

所以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要有兩類條件才可以成功。

一類是客觀的條件，也就是同無產階級以及革命者的覺悟水平無關的條件。這類條件之中包括社會條件和物質條件的成熟（經濟的基礎和無產階級數量上的強大），這是一九一四年之前已在全世界範圍上永久地達到了的。政治條件也向於這類，那就是：資產階級沒有能力統治，內部日益分化；各生產階級不肯接受資產階級的統治，越來越反對它。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所必要的這些客觀的政治條件，周期性地在各國出現，那就是發生深刻的革命前夜危機和革命危機的時候。

另一類是主觀的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的水平，和它的革命領導（它的革命黨）的成熟程度、影響和力量。

我們可以說：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社會主義革命客觀上曾有許多次機會在許多國家可能得到勝利。只拿工業先進的國家來說，就有：德國在一九一八至二〇年以及一九二三年，一九三〇至三二年大概也是；意大利在一九一九至二〇年，一九四六至四八年，一九六九至七〇年；

法國在一九三六年，一九四四至四七年，一九六八年五月；英國在一九一九至二〇年，一九二六年，一九四五年；西班牙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等等。

反過來，革命勝利的主觀條件卻沒有成熟。所以，革命之還沒有在西方勝利，一直到今天主要是由於「歷史的主觀因素的危機」，由於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革命領導的危機。

## 二、建造第四國際

正由於從這樣一種分析出發，而這種分析又根據改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不能領導無產階級得到勝利這種歷史性的失敗，托洛茨基和少數反對派的共產黨員才在一九三三年擔負起為世界無產階級創造一個新的革命領導的任務。一九三八年，他們為此自的成立了第四國際。

第四國際本身還不是群眾性的革命國際——只有群眾性的革命國際才能夠擔任世界革命真正的總參謀部。但第四國際由於不斷地活動在六十個國家的階級鬥爭中，它把這樣一個群眾性的革命國際的綱領傳播、磨礪並且改進了。它根據這個綱領並且通過許多活動而養成幹部。它由此有意地鼓勵全世界革命者把他們的經驗和覺悟聯合起來，教導他們在一個統一的世界組織裏面行動，而不要白白地等待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革命力量互相隔離地發展、高漲起來，然後自發地實現聯合。

第四國際並不消極地等待「時機到來」，在等待中斤斤計較著綱領的細節。它不自限於拿它的綱領來作抽象的宣傳。它也不浪費力量在那種以支持被剝削群眾的眼前鬥爭為限的無效果的行動主義和鼓動上面。

建造各國新的革命黨和新的革命國際，需要把下述各方面的工作結合起來：堅決保衛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綱領，這是過去全部階級鬥爭經驗的教訓的總和；為一個行動綱領作宣傳和鼓動，這行動綱領是那一般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綱領的一部份（托洛茨基把那一般的綱領稱為過渡性要求的綱領，是運用共產國際初年那些領袖們所使用的詞句寫作出來的）；不斷參與群眾的鬥爭，使群眾通過他們的經驗而接受這個行動綱領，並且使這些鬥爭採取某些組織形式，這些形式會教導他們在革命危機中創立工人代表會議。

需要有一個不僅是各國的革命黨的總和的革命國際，這種需要是有堅固的物質基礎的。帝國主義時代就是世界經濟、世界政治、世界戰爭的時代。帝國主義是個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國際體系。生產力很久以來早已國際化了。資本日益在國際上組成為多國公司。民族國家早已成為生產和文化進步的障礙。人類的重大問題（防止核子世界大戰，消滅飢餓，有計劃的經濟發展，在各族人民之間公正地分配資源和收入，環境的保護，利用科學來造福人民）只有在全世界的範圍上才能夠解決。

在這樣的情形下，想靠分散的力量向社會主義前進，

那顯然是空想；向一個在全世界組織起來的敵人作戰而對我們的革命計劃的國際協調完全輕視，也顯然是空想；甚至希望光靠一國之內的工人鬥爭來把多國公司打敗，也顯然是空想。

而且，向國際上發展是革命鬥爭的自標，也是自然的傾向，這不但是對階級敵人的反革命干預的答覆，而且更因為革命鬥爭，對於許多國家的工人都有刺激作用。推遲創立一個真正的革命國際組織，不但是落在這個時代的客觀需要的後面，而且是落在最先進那部份群眾的自發傾向的後面。

### 三、直接的要求和過渡性的要求

在我們這個時代，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帝國主義的壓迫一次又一次地引起群眾的重大鬥爭。可是群眾本身普通都以限於提出最直接的鬥爭目標，如維持或提高實際工資，維持或爭取某些基本的民主自由，推翻特別專制的政府，等等。

資產階級可以向鬥爭中的群眾讓步，以此防止這些鬥爭發展到威脅整個資本主義剝削的程度。它甚至更願意這樣做，因為它有無數手段可以抵消這些讓步，可以用一隻手把另一隻手所送出去的取回來。如果它同意了增加工資，只要增加物價就可以維持利潤。如果工時縮短了，可以加快工作的節奏。如果工人爭取到一些社會保險的辦

法，可以加稅來使工人自己負擔了彷彿是國家所拿出來的東西，諸如此類。

爲了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必須爭取群眾採取過渡性的要求作爲現在鬥爭的目標。過渡性要求的特性是：這些要求的實現，會越來越同資本主義經濟以及資產階級國家的正常運行相衝突。這些要求必須提得讓群眾能夠明白——否則就變成紙上的要求而已。同時，這些要求的性質要引起（由於要求的內容本身和所發動的鬥爭的深度）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受到挑戰，而且產生群眾自行組織起來的機關，產生兩重政權的機關。過渡性的要求（例如要求實行工人監督生產）決不是只有在尖銳的革命危機時候才有價值的，由於這些要求鼓勵工人在行動上和意識上向資本主義制度挑戰，它們正是要造成尖銳的革命危機的。

#### 四、今天世界革命約三個部份

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在工業先進各國的發展延遲，世界無產階級在世界各部份面對著不同的任務。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工人和貧農不能等待工業國家的工人來幫助他們。由於帝國主義使這些國家的民眾受到沉重的壓迫和貧苦，在這裏爆發巨大的群眾鬥爭和巨大的革命運動是不可避免的。工人一定要支持一切反帝群眾運動，不論那是反對外國政治支配還是反對外國托拉斯剝削的，不論那是爲了實現農民革命還是爲了廢除殘暴的

本國獨裁政權的。無產階級由於有決心並且有能力把全國一切被剝削階層的進步要求都當作它自己的要求而得到群眾運動的領導權之後，就爭取政權，同時推翻本國資產階級的財產權和政權。這就是不斷革命的戰略。

在官僚主義的工人國家，群眾起來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官僚壟斷政權，反對民族壓迫的重新出現，反對那成爲官僚管理經濟的特徵的貪污、浪費和物質特權。他們要求出工人自己來管理工人國家（工人在他們的代表會議即蘇維埃中組織起來，有多黨制，人人享有充份的民主權利），要求由民主集中制的工人代表會議來管理計劃經濟。這就是反官僚政治革命的戰略。

在帝國主義國家裏，經由過渡綱領並且經由建設一個新的革命領導，把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和反對限制或壓制民主自由約群眾運動轉變成推翻資產階級國家：推翻資本主義剝削、爭取生產資料公有和社會主義計劃的鬥爭，轉變成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戰略。

無產階級和革命者在世界不同地區所面對的不同任務——不發達國家的不斷革命，官僚主義工人國家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社會革命——反映出世界革命的不平衡而互相配合的發展。這革命不是在一切國家同時爆發。各國的社會條件、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並不相同。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最高任務是逐步把這三種革命過

程統一起來，成爲一個同一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這個統一能夠實現，因爲只有一個社會階級，即無產階級，能夠在上述三個部份中都成功地把革命的歷史任務提出來。這個統一會實現，因爲革命先鋒的國際主義的政治和教育會給目前的鬥爭帶來越來越多的各國工人和被壓迫人民的國際團結的經驗，會有系統地反對一切種類的沙文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偏見，而把國際主義的意識灌輸給越來越廣大的群眾。

## 五、工人民主，群眾的自我組織和社會主義革命

群眾的直接行動，群眾的罷工成大規模發動，所顯示出來的主要外貌之一，就是群眾由於自信心增長而提高了自覺的水平。

在日常生活中，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婦女、青年、少數民族和少數種族統統慣於被許多有產者和當權者征服、剝削和壓迫。他們常覺得反抗是不可能而且無用的，覺得敵人太強大，覺得反抗的最後結局無非是「恢復秩序」。可是，在火熱的發動和大規模群眾鬥爭中，這種害怕，這種自卑和無能的感覺就突然開始消失了。群眾一旦共同、集體、團結一致地行動起來，一旦組織起來並且有效地組織起他們的鬥爭，就感覺得到他們的巨大潛力了。

正因爲這樣，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才極端重視一切提高群眾自信心的事物，一切幫助群眾打破順從和奴性的態度



的事物(這種態度是數千年受有產階級統治所造成的)。「奴隸們，起來，起來」——國際歌歌詞中的這句話，十分恰當地表達了為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所需要的心理革命。

由罷工工人舉行民主集會免選出罷工委員會，以及在其他形式的群眾行動中與此相似的過程，對於發展群眾的自我組織有極其重要的作用。群眾在這些集會中學習自治。在學習怎樣進行自己的鬥爭的時候，群眾也學會明天怎樣管理國家和經濟。所以他們所慣於採用的組織形式就是將來的工人代表會議（將來的蘇維埃，將來的工人國家的基本組織形式）的胚胎形式。

爲了把分散的工人力量結合起來所必須的行動統一；這種在大規模的發動和群眾行動中把尙未習慣於共同行動的千百萬個人統一起來的強有力的統一浪潮——這種統一，非實行最廣泛的工人民主就不可能達到。民主選舉的罷工委員會，按它本來的意義，就一定是實行罷工的那工廠、那產業、那城市、地區或國家全體罷工者的代表。藉口任何一群工人的政治意見或哲學意見不爲暫時領導著罷工的人們所贊成而把他們的代表排斥，這就是破壞罷工的統一，所以也就是破壞罷工本身。

同一的原則也適用於一切形式的群眾行動以及在行動過程中所產生出來的一切形式的代表機構。爲取得勝利所必需的統一，是以工人民主爲先決條件的——工人民至的原則，就是對參加鬥爭者的任何流派都不排斥。人人都應

當有權辯護他所提出的爭取鬥爭勝利的意見。

如果這種民主受到尊重，少數派也會反過來尊重多數的決定，因為他們仍然有機會根據實際經驗去修改多數的決定。通過這樣對工人民主的肯定，工人鬥爭的民主組織形式還顯示出明天的工人國家的一種特徵，就是：民主自由的擴大而不是縮小。

## 第十四章 革命者如何爭取群眾

### 一、無產階級內部的政治分化

我們從第九章第五節已經知道，革命先鋒黨之所以需要，是由於群眾的直接行動是間歇性的，同時也由於推翻資產階級權力所需要的戰略的科學性。我們現在可以為上述分析再補充一個因素，那就是無產階級內部政治上的不一致。

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的工人運動，都表現為種種不同的思想流派的總和。各種門派林立，其中有社會民主派，即典型的改良派，有正統的支持莫斯科的共黨（源出於斯大林主義，而日益傾向於新改良主義），有無政府主義派及無政府工團主義派，有毛澤東派，也有革命馬克思主義派（第四國際）。在許多國家，還有介乎上述主要思想流派之間的中間派（中派主義）。

工人運動思想上的不一致，在無產階級的現狀和歷史中有許多客觀的根源。

從工人階級生存的社會條件上看來，工人階級並不是完全均勻一致的。有些工人在大企業工作，有些在小企業工作，有些住進城市已經有好幾代之久，有些卻剛剛搬來；有些具有高水平的技能，有些卻技術普通。由於上述這些分別，不同種類的工人在掌握科學社會主義的某些基本概

念上存在著快慢的差別。

技術水平高的那類工人，會比那些半生都失業的工人更快懂得有需要組織工會。但是，他們的工會組織也更有可能屈服於狹隘的社團主義，把工人階級的普遍利益屈從於工人貴族的特殊利益。這些工人貴族爲了保衛既得的特殊利益，就力圖阻止別人進入他們的行業。在大城市和大工業生活和工作的工人，也會比小城鎮小企業的工人，較易覺悟到廣大工人群眾的無比潛力，較易掌握到，無產階級進行鬥爭，奪取資產階級的權力和工廠，是有可能得到成功的。

助長工人階級的非均一性的，還有工人階級鬥爭經驗上和個人能力上的差異。一組工人可能參加過十幾次罷工並且大部份得到勝利，還參加過許多示威。另一組工人可能十年才參加過一次罷工，而且失敗了，他們從未作爲一個整體參加過政治鬥爭。不同的經驗對兩組工人的意識所產生的影響自然不同。某個工人或職員可能天生就喜歡學習，看報之外還看書，另一個工人可能簡直從不讀書。某個工人可能在性情上就已經是富於戰鬥性的，甚至是天生的領袖；另一個卻可能比較消極，並且愛袖手旁觀。某人可能容易和同事交朋友，另一人卻更喜歡躲在家裏，完全專注於家庭生活。這一切，對於個別工人的行爲及其政治抉擇，以及在特定時候所能達到的階級覺悟的水平，都有局部的影響。

最後，我們還要考慮到每個國家的工人運動的特殊歷史及民族傳統。英國工人階級，最早建立了獨立的階級政治組織，即憲章運動。但它從未有過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或綱領為基礎的群眾性政黨的經驗；即使是處於初級階段的這樣一個政黨也沒有。英國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即工黨，是從群眾性工聯主義中產生，而且也以此為基礎。

法國工人階級受到它自己十九世紀上半葉的特殊傳統（巴貝夫主義，布朗基主義，普魯東主義）很大的影響。但由於法國大工業之相對弱小，以及工業相對地分散在各省小市鎮，阻礙了工人階級接受馬克思主義。要等到兩次大戰之間，後來又在五十及六十年代，大工廠在巴黎、里昂、馬賽及法國東北部發展起來之後，階級鬥爭的一般路向才能夠由大罷工決定（例如一九三六年六月，一九四七至四八年的罷工潮，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國共產黨才能夠成為工人階級中佔支配地位的黨，使法國工人階級具有一種與馬克思主義有明確關聯的世界觀和傳統。

西班牙的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長久以來都以革命工團主義傳統為其特徵，受到伊比利亞半島大工業顯著的落後所影響。

工人運動內部有各種各樣的思想流派，是工人運動的內在邏輯及其歷史的結果，也就是階級鬥爭的過程本身所產生的辯論和對立的結果。第一國際為了是否需要奪取政

權的問題，分爲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第二國際分爲革命派與改良派，爭執的問題有下列種種：應否參加資產階級政府；在帝國主義國家裏應否支持本國的國防；正正在群眾的革命鬥爭威脅到資本主義經濟和以議會民主爲基礎的資產階級國家的生存的時候，對這鬥爭究竟應該支持還是壓制。第三國際分爲斯大林派和「托洛英基派」（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分爲不斷革命論和「階段革命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分爲在一國之內完成社會主義建設這種烏托邦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並且由此而分爲支持和反對使國際革命的利益屈從於所謂建設社會主義的需要的兩派。

但是，即就這些思想分歧而論，它本身也還是有更深刻的客觀根源和物質性根源的。

## 二、反對階級敵人的工人階級統一戰線

工人運動內部的思想分歧，使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不統一。雖然工會在許多國家（英國、斯堪的納維亞、西德、奧地利）是統一的，但是，工人運動分成許多政治組織卻是普遍情況。作爲唯物主義者，我們要懂得，這是由於客觀因素使然，並不是出於偶然的，不是由於「分裂主義者」的「罪惡」，不是由於個別或一小撮「叛徒」的「罪惡行爲」。

政治分歧本身並不是一件壞事。工人階級曾經在許多黨派共存的條件下（而各黨派又都宣稱忠於工人運動）取

得驚天動地的勝利。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作出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決定，但是，就在這次大會上，工人階級內部黨派分立的情況比我們目前在西方所見的更為厲害。德國工人階級分爲三個大黨以及許多小派別，這並不妨礙一九二〇年三月的總罷工取得勝利，把卡普（一個極右的保皇黨政客——譯按）的反動政變消滅在萌芽狀態。西班牙工人的政治及工會組織雖然分散，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差不多所有工業中心正確地對付了一九三六年七月的軍事法西斯主義的暴動。

但是，要工人運動的政治分歧不致損及工人階級的整體戰鬥能力，就要這政治分歧不致妨礙工人階級在行動上一致來對抗階級敵人，對抗僱主、大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政府、資產階級國家。還有一個先決條件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要有能力從事政治及思想鬥爭，在工人階級中取得主導地位，並且建立群眾性的革命黨——換言之，一方面在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內部要存在著工人民主，另一方面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又能提出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

爲了對付資產階級的進攻，工人階級作出一致反應是比一切都重要的。這進攻可能是經濟上的進攻，例如裁員，關廠，削減工資等。也可能是政治進攻，例如侵犯罷工權和工會自由，侵犯群眾運動和工人運動的民主自由，或者企圖建立權威主義政權或公然的法西斯政權，全面壓制工人運動的自由。在所有上述情況下，只有廣泛而一致的反

擊才能打垮資產階級的進攻。工人階級真正的一致行動，要通過真正的統一戰線（把所有在無產階級的重要部份中有一點影響的工人組織都包括在內）來實現。

廿世紀最大的悲劇之一，是希特拉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卅日奪得權力，德國工人階級遭到了失敗。這個悲劇是德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既不肯又沒有能力及時地達成協議組織反對納粹興起的統一戰線的結果。這個悲劇的後果是這麼嚴重，每個工人都要從中汲取下述的主要教訓：爲了阻止法西斯主義興起，爲了通過工人階級一致而堅決的行動去阻止殺人犯、酷刑打手和劊子手上台，一切工人組織的統一戰線是不可缺少的。

達致統一戰線的障礙，主要都是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工人大部份出於本能對於任何統一的倡議都是贊成的。我們可以舉出如下幾種政治及思想上的障礙：

——社會民主黨只要在資產階級國家裏面負起責任時，就會實行壓制工人的政策（共產黨只要身處於同一地位也會這樣做）。這包括了種種行爲，從「簡單」地破壞罷工，到有系統地在工人組織內策劃叛賣，甚至組織暗殺革命領袖，有時連普通工人都謀殺（諾斯克！譯按，這是第一次大戰後臭名昭著的德國右派社會民主黨領袖，主持謀殺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以及工人群眾）。這些行爲自然激起工人階級激進層的義憤。

——改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工會領袖經常顯出官僚



作風，施展操縱手段，還有共黨領袖坐直升機升到工運領導地位，等等。這些做法，再加上當權的官僚所採用的壓制政策，也在若干層份工人中引起正當的敵意。

——工人運動中的傳統領袖有系統地擔當反革命任務。他們破壞工人的階級覺悟的增長，客觀上（有時更是自覺地）幫助了大資本的反革命和反工人的計劃，並且在工人階級內部傳播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等等。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必須反對那種宗派主義和極左主義的對待工人運動的傳統群眾性組織的態度。這種宗派主義和極左主義不僅妨礙工人建立反對階級敵人的統一戰線，而且妨礙同那些控制了工人階級多數的改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領導進行有效鬥爭。

這些宗派主義和極左主義的錯誤的根源，在於不了解工人運動中官僚化的傳統群眾性組織的雙重和矛盾的性質。（一般來說，宗派主義的特徵，是在理論上是把策略或戰略的某一方面加以誇大，無法了解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種種問題的全部複雜性，無法了解它們的整體）無疑，這些組織的領導所採取的政策，大部份是有利於資產階級的，他們實行著階級合作主義，他們削弱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並且要為工人階級所經受過的無數失敗負責。然而，同樣真確的是，這些組織的存在，讓工人能夠獲得一種起碼的階級覺悟和力量，如果連這些收穫都沒有，那階級覺悟要發展，就更困難得多了。

這些組織的存在，還讓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日常力量對比得以改變，倘若沒有這種改變，工人階級的自信心就會大大動搖。只有當這些組織能即時為其他更高級的階級組織（工人代表會）所代替時，才能防止因為這些組織削弱了而引起工人階級的退卻或癱瘓。這些組織倘若被資本家的反動所削弱——更不用說受到摧毀了——那就是整個無產階級的嚴重削弱和挫折。就是根據這個道理，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堅持工人對抗資產階級反動的統一戰線政策。

### 三、「階級對抗階級」的陣線的進攻動力

遭遇到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任何攻擊，尤其是遭遇到右翼專政或法西斯主義的威脅的時候，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提議建立一切工人組織的統一戰線。從基層開始。他們要使一切自稱屬於工人運動的組織都參加到統一戰線裏來，包括最溫和的組織，包括那些在最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力量領導下的組織。他們有系統地呼籲社會黨、共產黨、改良主義和天主教的工會領袖們都來參加建立全國性和各級地方性的統一戰線，以及各工廠和各區內的統一戰線，爲了用一切適當辦法去應付敵人的進攻。

那種不肯把統一戰線擴大到包括社會民主黨或者共產黨的領導層的做法（共產國際所謂「第三時期」的政策，今天有不少毛澤東、斯大林派的組織採取），根源在於一種最後通牒主義的幼稚思想，不了解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客

觀作用和主觀的先決條件。這種思想首先假定了大多數的社會黨工人（或者是跟著共黨走的工人）已經準備好要同革命工人一致行動，不用得到他們的「社會法西斯」或者「修正主義」的領袖們預先同意（譯按：共產黨曾指社會黨為社會法西斯，而毛派曾把蘇共和親蘇的各國共產黨稱為修正主義者）。它這樣就把那有待解決的任務——就是，使群眾通過自己的經驗同機會主義的領袖們分離——當作已經解決了。事實上，正是那個邀請社會黨和共產黨的領導來參加對付反動勢力的進攻的統一戰線的呼籲，才讓追隨這些領導的工人們得到寶貴而必要的經驗，對這些領袖們的信用、能力和忠誠作出判斷。

而且，認為不必要把社會黨和共產黨的領導包括在工人統一戰線裏面，就會假定革命者已經在工人階級裏面佔了多數，散播有嚴重後果的幻想，以為靠少數人的突然行動就可能推翻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國家，或者法西斯的威脅。

這是不是說工人統一戰線是一種嚴格地限於防守性的策略呢？決不是。把整個工人階級組成一股戰鬥力量，即使起初是為了防守，也把階級力量的對比改變了，顯著地加強了工人群眾的戰鬥性、實力、自信心以及政治行動的能力。所以這就為鬥爭造成進一步發展的巨大潛力，可以迅速地把防守性鬥爭轉變為進攻。一九二〇年三月，在德國卡普政變的時候、德國工人組織一致的反應得到勝利，

這就造成一種形勢，許多組織（甚至是改良派的組織）的戰士們在幾天之內就決定了在魯爾地區好幾個城市裏成立武裝的工人民軍。連最溫和的工會領袖都提出成立工人政府。西班牙群眾在多數大城市對一九三六年七月法西斯政變的一致而勝利的反應，引起無產者普遍武裝起來而且佔領工廠。

爲了充分利用工人統一戰線的進攻性的潛能，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提出，在基層和上層都需要構造起統一戰線，而並不把這個呼籲變成對工人政黨、工會或者群眾提出的最後通牒。這個提議的意思是：除了要有工人組織的全國性和地域性的協議和「聯盟」之外，統一戰線還要包括許多在工廠、工業區、住宅區和市鎮的分區裏面的地方委員會——這些委員會要盡量迅速發展成爲有系統地進行動員和群眾行動的民主選舉的委員會。這樣一種構造的進攻動力是很明顯的，因爲它顯然會打開革命形勢。

#### 四、工人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

正因爲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是工人統一戰線最強烈的支持者，所以他們拒絕「人民陣線」的政策。人民陣線，從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譯按，一九三五年）起，是復活了的社會民主派的改良主義老政策，是「自由」（或「民族」，或「反法西斯」）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之間的聯盟，即「左翼聯盟」。

工人統一戰線和「左翼聯盟」或者「人民陣線」有根本的分別。由於它的「階級對抗階級」的邏輯，工人統一戰線發動一種動力，使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得到發展而加強。人民陣線卻反過來，由於它的合作主義的邏輯，發動一種動力約束著工人鬥爭，甚至鎮壓最激進的工人。工人對抗資產階級進攻的統一戰線完全不帶有任何保衛資產階級的秩序和財產的先決條件（不管改良派領袖們多麼依戀著這些），而人民陣線明明白白地以尊重資產階級的秩序和財產為基礎——缺了這個，他們說，「進步資產階級」就不可能參加這個陣線了，這樣就會「加強反動」。所以，人民陣線的整個邏輯就是要扭歪、限制或者打破群眾鬥爭，而工人統一戰線並不是這樣。

雖然工人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之間的區別很大（因為這兩種協議在客觀上有不同的階級性質），不過，當然，並沒有「絕對」的分別。統一戰線策略的運用也可能是機會主義的，那時自命革命的組織本身藉口不可「嚇壞改良派領導」而開始約束群眾鬥爭了。反過來，人民陣線的協議在某些情況下也可能引導群眾離開合作主義的幻想而朝向加強鬥爭，甚至達到創立自我組織的結構——對於這種首創性，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自然要用一切可能的辦法來支持。

不過，儘管有這類中間的情況，原則問題始終是極為重要的。根據階級鬥爭的觀點，我們一定要支持工人統一戰線的政策；我們一定要反對同資產階級政黨（即使是「左

翼的」) 訂立任何政治協定，它們會反對無產階級的政治獨立性。

## 五、階級的政治獨立性和階級的統一組織

所以，像人民陣線問題的探索一樣，統一戰線問題的探索也引起一個極為重要的疑問：既然工人階級分成各種思想派別，分成不同的政黨、集團和宗派，既然階級覺悟的平均水平又不夠高，工人階級怎樣才能做到把力量統一組織起來，對資產階級完全獨立呢？

有人把工人階級這種不一致性的消失當作實現階級統一組織的先決條件，這些人是生活在虛幻的世界中。這種不一致性已經存在了一個世紀。沒有跡象表明它會輕易消失。像這樣看待它的消失，等於說無產階級戰線的統一（和勝利）是很渺茫的事情。

有人認為上層達成協議階級的統一行動就實現了，不必理會這種協議的階級內容，也不必理會這種協議發動甚麼客觀的動力（例如那些確定地認為統一戰線就是人民陣線的人的想法），他們忘記了：無產階級戰線的真正統一，只有在階級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工人階級所有的部份和階層都接受階級合作主義的協議中所規定的自我限制和自我殘傷，那是不可想像的。

所以，在整個工人階級的統一行動和對鬥爭目標的一致接受之間，甚至和全階級所採取的鬥爭形式之間，有密

切的聯系。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完全贊成任何統一的提議，因為他們相信這種提議一定會加強工人的戰鬥性和覺悟性，走向不屈不撓的反對資本的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的獨立性（沒有這種階級獨立性就達不到階級的統一），既是在工廠和工業區的層面上對僱主的獨立性，又是對資產階級政黨的獨立性，又是對資產階級國家（儘管是最自由、最富於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的獨立性。工人階級通過真正的、全階級的統一這種經驗而得到的自信心，要推動它把一切問題都抓到自己的手上來解決，連那些在正常情況要由國會解決的問題都包括在內。這也是一點理由為甚麼革命者最堅決而一貫地提倡整個工人階級的統一行動。

## 六、階級獨立和階級聯盟

像我們現在這樣在原則上把工人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區別開來，常常被人批評為「教條主義」，說我們「想否定聯盟的需要」。他們說，沒有「階級之間的聯盟」，社會主義革命就不可能勝利。列寧不是以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作為整個布爾什維克戰略的基礎嗎？

讓我們首先說，拿今天的帝國主義各國同沙皇時代的俄國相提並論，完全是錯誤的。當年俄國無產階級在積極人口中只佔百分之二十。今天帝國主義各國，除了葡萄牙以外，無產階級（就是所有必須出賣勞動力的人們）是國

民的大多數，在大多數國家佔積極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無產階級戰線的統一（當然要包括白領工人在內）對於革命的重要性，比起跟農民聯盟要大得無限。

再說，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決不反對無產階級同勞動的、不剝削別人的城鄉小資產階級聯盟，即使在他們只佔少數的國家裏也是一樣。在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國，爲了取得和鞏固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工農聯盟仍然是很重要的，政治上重要，經濟上尤其重要。

我們所反對的，是認爲必須有工人階級政黨同資產階級政黨之間的聯盟才能夠達到各勞動階級之間的聯盟。正相反，爲了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擺脫資產階級的控制，首先要他們解除那種支持資產階級政黨的傾向。工農聯盟可以而且應當以共同的利益爲基礎。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要向城鄉小資產階級提出關係到他們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的目標，這些目標是資產階級不能達到的。如果實際經驗證實了無產階級有決心奪取政權並且實現它的綱領，無產階級就能夠得到希望達到這些目標的大部份小資產階級的支持。



# 第十五章 無階級社會的來到

## 一、社會主義的目標

我們的社會主義目標，是用沒有階級的社會來代替那人人同人人鬥爭的資產階級社會。在那新社會裏，社會的團結一致代替了對個人財富的尋求，成爲行動的主要動機，而且社會的財富保證所有個人的和諧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者決不是想「把人人變成一樣」，像反對社會主義的無知者以爲那樣。馬克思主義者要讓每一個人思想和行動上所有無限範圍的各種不同的可能性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機會得到發展。但是他們懂得，必須首先實現社會和經濟上的平等，使人類免除了爲每日的糧食而鬥爭的必要，然後一切個人才能夠真正實現人類的個性。

所以社會主義社會要有發展到那樣高度的經濟，變成爲滿足需要而生產，而不是爲得到利潤而生產。社會主義的人類不再爲了到市場去賣錢而生產貨物。他們要生產使用價值，分配給社會全體成員，滿足他們的需要。

這樣的社會要使人類擺脫社會性和經濟性的分工的束縛。馬克思主義者不接受那種論點：有人生來就是治人者，有人生來就要受治於人。誰都不是由於本性決定一生都要當礦工，當磨坊工或者公共車售票員。人人都有從事若干不同種類活動的願望。你只要看看工人在空閒時候幹些甚

麼就明白這點了。社會主義社會裏每一個公民都有相當高的技術水平和智慧水平，這就讓他們在一生中可以著手許多不同的工作，而統統對社會有用。職業選擇不再是那些不以他們的願望為依歸的物質力量或物質條件所強迫他們接受的；而要按照他們自己的需要，按照他們自己的個人發展來決定。

工作不再是人們想避免的負擔，而變成不過是個性的實現。人類最後會得到自由——符合這個字眼真正含意的自由。這樣的社會要設法消除引起人與人衝突的一切根源。今天為了實行破壞和壓迫而浪費掉的巨大資源，將來要用來對付疾病，用來養育兒董，用到教育和藝術方面去。只要消除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對抗和經濟對抗，同時也就消除掉戰爭和暴力衝突的一切原因了。只有在全世界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夠保證人類得到全面的和平。而在這個核武器的時代，甚至僅僅為了人類能夠繼續生存，都非得到世界和平不可。

## 二、達到目標的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

如果我們不是自限於夢想光明燦爛的將來，如果我們要為了將來而奮鬥，我們就一定要了解，在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這要把那幾千年來在分成階級的社會裏所養成的許多習慣和風俗完全推翻）之前，先要實現巨大驚人的物質性改造。

實現社會主義首先需要取消生產資料的私有權。在這大規模產業和現代技術的時代（如果拋棄大規模產業和現代技術，就一定把人類推回到普遍貧窮的狀況），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一定使社會劃分成爲一批剝削別人的少數資本家和大多數被剝削的工資勞動者。

實現社會主義社會需要取消工資制度本身，取消出賣勞動力去換取固定的貨幣工資這種情況（這種情況把生產者變成經濟生活中一個沒有權力的齒輪嵌齒）。一定要逐步用一種新的勞動報酬制度，就是免費取得滿足勞動者所需要的各種消費品的制度，來代替領取工資的制度。只有在一個保證人們得到這麼豐富的消費品的社會裏，才能夠產生一種新的社會意識，新的人對待人和對待工作的態度。

這麼豐富的消費品決不是烏托邦，由於這是逐漸實現的，起初一步步使人們的需要合理化——只要人們免除了貧窮，免除了競爭的壓迫，免除了個人發財的競賽，也不再受那種極力使個人永遠不知滿足的廣告事業操縱，就可以開始。現在生活水準的提高已經達到了如下的情況：在帝國主義各國裏除了最窮的以外，人人都可以喜歡吃多少就吃多少麵包、馬鈴薯、蔬菜、某些水果，甚至是奶類食品 and 豬肉。在內衣、鞋子和基本的傢具方面也有同樣的趨勢——至少在最富有的國家裏是這樣。所有這些產品都可以逐步免費分配，不用給錢，而並不至於顯著地增加整體的消費量。在教育、保健、公共交通之類社會服務事業方

面也有同樣的可能性。

但是廢除工資勞動不單需要改變報酬和分配消費品的辦法。這還表示去掉工廠的等級管理制度，用生產者的民主制度來代替完全由首長（在車間管理人和領班協助下）指揮的制度。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在社會生活的一切層面都實行自治，由經濟生活開始。這就是，一切層層委任的制度都由選舉代表來代替，一切永久性的管理人員都由輪流擔任各種職務的代表來代替。就是靠這種辦法我們將來能夠為真正平等造成條件。

這樣豐富的社會財富只能由計劃經濟來造成，這種計劃經濟避免任何浪費，例如生產資料的大量閒置不用或大量失業，還有把生產力用於違反人類利益的方面。勞動的解放始終要靠現代技術的巨大發展，例如在生產上使用原子能（要在最大安全的條件下，同時還要加緊尋求另外的能源），使用能夠實現生產完全自動化的電子機構和遙控機構。現代技術的發展使人類一步步免除那些沉重的、令人卑屈的、傷害靈魂的和單調的工作。歷史就是這樣來回答那種粗俗古老的反對社會主義的質問：「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誰願意幹那些航髒的工作？」

想在最有利於人類的條件下最高度地發展生產，就要保持並且擴大國際間的分工（不過要大大改變，為了結束各國之間那種「先進」和「依附」的關係），廢除國界，在全世界實行計劃經濟。廢除國界和實行人類的真正統一，

同時還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心理的必要條件，只有靠它才能夠消滅民族之間經濟上和社會上的不平等。廢除國界決不表示強迫取消每個民族文化上的獨特性；相反，這才允許這種獨特性比今天更顯著地確定，而且真正以文化為依據。

想實現由工人管理工廠，由工人會議的代表大會來管理經濟，由有關的整個集體來管理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這還要靠某些物質性的條件。大大縮短每日工作時間（其實，要實行半天工作制）是絕對必要的，為了讓生產者有時間去管理工廠和社區，為了防止出現一個新的專業管理人員的階層。

高等教育的普遍化——以及在所有成人的生活階段中重新分配「學習時間」和「工作時間」——對於逐漸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離，是絕頂必要的。在男女之間嚴格實行報酬平等，代表權平等，和取得新技能的機會平等，都是必須用來保證兩性的不平等不會在社會階級的不平等消滅後仍舊保存。

### 三、達到這個目標所需要的政治、思想、 心理和文化上的條件

保證無階級社會到來的這些物質條件是必要但不是充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會由於生產力的發展、貧窮的消滅、人類的技術和智力水平的提高而自動實現。還需

要改變習慣、道德規條和思想方法，這些都是在幾千年存在著剝削、壓迫和助長個人發財慾望的種種社會條件的時候養成的。

最重要的是，必須把一切政治權力從支配階級手中拿走，而且防止他們取回。把工人普遍武裝起來，用來代替永久性的軍隊，然後一步步消毀一切武器，使任何企圖重建少數人統治的黨派都不可能製造這些武器——這些辦法應該讓我們能夠達到這個目的。

實行工人代表會議式的民主，政權完全由這種代表會議行使，對財富的生產和分配實行監督，對一切有關重大的政治決策和經濟決策的問題都作最廣泛的公開辯論，讓一切工人都能夠利用資訊工具和一切輿論機構——這一切辦法應該能夠保證再沒有可能恢復壓迫和剝削的政制。

然後要做的事情就是創造適當的條件，使工人習慣於這種穩定的新生活，不再按照一種固定和預期的報酬來計較工作的努力。這種心理革命能夠發生的時候，一定是經驗已經教人們明白：社會主義社會能夠切實而且永久地保證人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而不用按照每人對社會財富貢獻的多少來給他們報酬了。

免費的食物和基本的衣服，各種公用事業，保健服務，教育，文化事業——這一切免費的供應經過兩三代人之後，會使上述目標可以達到。那時以後，人們就會不再把工作當作「謀生」的方法，而會看作必要的建設性的活動，

人人由此活動來對全體的幸福和發展作出貢獻。

把那些壓迫的機構，例如父權的家庭，權威主義的學校，以及對思想和「文化」的被動式接受的態度，實行根本改造，這要同上述的社會改造和政治改造同時並進。

無產階級專政不會壓制任何思想和任何科學、哲學、宗教、文學、文化或者藝術的流派。它不會害怕思想，因為它對共產主義思想的優越性有充分的自信。不過，儘管如此，它對於跟著要發生的思想鬥爭不會採取中立態度。它要造成一切適當的條件，讓解放了的無產階級吸收舊文化的精華，並且逐步建造將來人類的統一的共產主義文化的各種要素。

那個要在共產主義的建設事業上打上它的印記的文化革命，首先是對於人類創造文化的條件的革命，就是把人民群眾從文化的被動消費者改造成為主動的生產者和創造者。

在創造共產主義世界的事業上所剩下最大的障礙物，是先進工業國和不發達國家兩方面的居民在平均每人生產量和生活水準上的巨大差距。馬克思主義斷然拒絕那企圖建立一種貧窮而禁慾的共產主義的反動幻想。想讓落後地區各族人民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有燦爛的發展，不但需要世界經濟實行社會主義計劃化，還需要把物質資源作有利於這些民族的根本的重新分配。

只有到了現在西方工人階級的重大部份仍舊保存著的

那種自我中心、近視、小資產階級式的思想改變了的時候，上述目標才能夠達到。國際主義的教育要同那朝向消費品非常富裕的狀況的調整同時並進，這就會證明：可以作這樣的重新分配而不至於降低西方群眾的生活水準。

#### 四、無階級社會的發展階段

根據已有一百多年的無產階級革命的豐富經驗（從巴黎公社算起），可以分辨出建造無階級社會過程中的下述三個階段：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階段。在這階段裏，資本主義還存在於許多重要的國家裏，處於過渡階段的國家也保存一部份商品生產和貨幣經濟，而且還

有不同階級和社會層份的存在，所以還需要有國家來保衛工人的利益，對付那些企圖恢復資本統治的黨派。

——社會主義階段。這時社會主義已經建造成功了，它的特徵是社會階級的消失（「社會主義就是沒有階級的社會」，列寧這樣說），商品和貨幣經濟的消亡，國家的消亡，新社會的國際性勝利。不過，在這社會主義階段，對於個人的報酬（當然除了免費供應基本需要之外），還要按照每人為社會工作的多少來計算。

——共產主義階段。這階段的特徵是完全運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社會分工消失掉，城鄉分離也



消失了。那時人類自己重新組成生產者——消費者的自由公社，能夠自己管理自己而不用另外的專門管理的機構。人類與復原了的自然生存環境諧和一致，免除了破壞生態平衡的威脅。

不過，在資本主義以後的社會裏，由工人而不是官僚層來實際掌權的時候，不會再需要經過革命和類似的突然轉變來從一個階段進入下一個階段。這種推進會由生產和社會關係的逐漸發展來造成。這種推進會表現為下述種種舊事物的逐漸消亡：商品範疇，貨幣，社會階級，國家，社會分工，還有那由於過去的不平等和種種社會鬥爭所造成的思想方法。主要的事情是立刻開始這種消亡過程，而不要留待後代去開始。

這就是我們的共產主義理想。這是人類現在面對的種種緊急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把自己的一生貢獻於這理想的實現，也就是貢獻於建設第四國際，等於是效法人類最優秀的兒女的智慧和高尚風度，效法過去最大膽的思想家，效法勞動解放的最勇敢的戰士們——從領導羅馬奴隸造反的斯巴達克斯起，到反抗農奴制度的農民戰爭的領袖們，從巴黎公社的英雄到紅軍的英雄，從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巴塞隆納、馬德里和差不多所有西班牙城市裏打敗法西斯派的「民軍」戰士，到作戰三十年打敗了日本、法國和美國帝國主義的英勇的越南人民。

## 第十六章 唯物辯証法

### 一、普遍的運動

如果我們重溫前面的十五章，並且想用一個公式把所有的內容總結起來，結果只能夠得出：

一切都變化，都在永恆運動中。

人類從原始的無階級社會走到劃分階級的社會；階級社會又讓位給明天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一種代替另一種；就在每一種方式消滅之前，也是不斷地變化。今天的統治階級和支配羅馬帝國的奴隸主階級大不相同。現代無產階級和中世紀的農奴完全不同。十九世紀初期的小工廠資本家同今天的洛克菲勒先生或者羅納——普朗克托拉斯的老板相差十萬八千里。一切都變化，一切都在永恆運動中。

在一切層面的實際上都看得到這種普遍的運動，不僅是人類社會歷史的層面。個人變化，受不可改變的命運支配。人們誕生，長大，成熟，變成大人，然後開始衰老，最後死亡。這樣的命運支配著所有的生物，像支配著個人一樣。人類並不是向來都存在的。很久以前分佈在我們這個星球的一些生物種類，例如第三紀的巨大爬蟲類，已經消滅了。另外一些植物和動物的種類此刻就在我們眼前正在消滅中，部份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地球的生態

造成無政府而野蠻的擾亂。

我們這星球本身也不會永遠生存。能量喪失的定律註定了它終有一天難免消滅。它不是向來都存在的，將來也不會永遠存在。它是從一次行星集合運動中產生出來的，而這不過是宇宙間無數次同類的星群集合運動之一。

運動，即普遍的演化，主宰著一切存在。這是物質性的。物質的基本成份是原子，原子本身又由更小的粒子構成。原子結合成為分子，各種分子共同形成地殼和空氣的基本要素。例如，氧和氫以一定的形式結合成為水；其他分子構成金屬，酸類和鹼類。

在某種條件之下，無機物質的演化產生出有機物質。由此造成植物和動物這些有生命的種類的演化。在這演化過程中出現了高等的生物種類，哺乳類。哺乳類中的類人猿經過進化最後變成一個新的種類，就是人類。

## 二、辯證法，動的邏輯

既然普遍的運動主宰著一切存在，那就應該能夠從物質的運動、人類社會的運動以及人類知識的運動中發現共通的性質。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辯證法聲稱揭示了這種共通性質。

辯證法，即動的邏輯，表現在三個層面上：

\*自然辯證法，這完全是客觀上的，就是說，不受人的計劃、意願和動機影響。這並不否定下述事實：在生產

力發展起來以後，人類能夠利用自然規律去改進自己的生存、再生產和自我實現的條件。

本歷史的辯證法，起初這主要是客觀上的，但是，到了無產階級起來根據預先決定的計劃來改造社會的時候，這個革命方案的出現，使歷史辯證法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使歷史辯證法變成客觀與主觀交互作用的了——譯註）——雖然這個方案的製作和實現是聯系於客觀的現已存在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而這些條件是不受人類意志決定的。

\*知識（人類思想）的辯證法，這是客觀與主觀的辯證法，是理解的對象（一切科學的對象）和企圖理解者的主觀行動不斷地交互作用的結果（企圖理解者受到種種條件的制約：他們的社會處境；可以利用的研究工具，就是勞動的工只以及思想的概念：這些工具受現行社會活動的改造；等等）。

既然客觀辯證法的**發現**本身是人的思想和知識的歷史的一個方面（辯證法最初由赫拉克里特斯等希臘哲學家提出，然後由斯賓諾莎承接，再由黑格爾和馬克思完成），人們很容易傾向把全部辯證法化爲客觀與主觀的關係，這就錯了。不錯，我們所有的知識，包括我們對自然辯證法的知識在內，都是以我們的頭腦和我們的社會實踐爲媒介而學到的。同樣不錯，我們的觀念和我們的社會實踐都受我們生存的社會條件決定。但這個明顯的事實並不妨礙我們知道（由許多實際的證據證明並且重複證實），生命比人的

思想更早出現，地球此生命更早出現，宇宙比地球更早出現，這種運動不受人的行動、思想或人的存在影響。這是客觀的唯物辯證法見解的正確意義。

我們的知識擴大並且更富於科學性的時候，它更接近於實際的時候（知識與實際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這主要因為實際永遠在運動中），知識也就更密切地追隨著客觀的物質運動。我們的科學知識的辯證法，即唯物辯證法，能夠準確地了解實際，正是因為辯證法自己的運動越來越符合物質的運動。換句話說，知識的規律和唯物辯證法所使用的理解實際的方法，越來越符合那些主宰著客觀實際的普遍運動的真實規律。

必須指出自然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科學的發展之間一點重大的區別。所謂社會科學，是指以社會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知識，包括我們對於一切科學（自然科學也在內）的起源和發展的辯證法的理解在內。因為自然科學的發展也是決定於歷史和社會條件的。即使是最勇猛的天才，也只能夠提出和解決一個時代的若干個科學問題。這些問題是繼承得來的觀念和教育的支流。新的疑問在這個歷史環境中出現，與物質的轉變有關係，尤其與勞動、勞動工具、科學研究工具等等的轉變有關係。不過，這（在自然科學的範圍內——譯註）只是**間接**性決定作用的問題，不受物質性的階級利益直接影響。

在社會科學上就不同了。社會科學同階級社會的組織

和結構的關係更深切得多。在這方面，「繼承得來的觀念和教育」的力量重大許多，由於這些觀念不過是思想層面上的**表現**，代表著社會保守或者社會革命的**利益**，而這些利益是歸屬於互相敵對的階級立場的。我們並不打算把哲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說成這個或那個社會階級的有意的「代理人」從事「陰謀」保衛既成的秩序或者「組織顛覆活動」，但是，顯然，社會因素對社會科學發展的決定作用比對自然科學直接而且切近得多。同樣，由於事情本來如此，社會科學的**對象**比自然科學受社會的結構和歷史的決定影響更切近得多（社會科學所研究的事實是社會的事實，而自然科學不是）。

### 三、辯證法和形式邏輯

辯證法也就是動的邏輯，和形式邏輯或靜的邏輯不同。形式邏輯以三大定律為基礎：

（A）同一律：A 等於 A；一個東西永遠等於它自己。

（B）矛盾律：A 不同非 A；A 決不能等於非 A。

（C）排中律：或是 A，或是非 A；任何東西都不能既不是 A 又不是非 A。

稍微想一想，就能夠得出這個結論：形式邏輯的特徵，是採用那種把運動和變化擺在次要地位的思想方法。上面列舉出來那幾條定律全都是正確的，只要我們從運動抽離出來。A 始終都是 A，當它不發生變化的時候。A 不同非 A，

只要它不轉化爲它的對立物。A 和非 A 互相排斥，只要沒有把 A 和非 A 結合起來的運動等等。這些定律顯然是不充分的，如果我們考慮到蛹的轉化爲蝴蝶，青年變爲成年人，生命向著死亡的運動，新的生物種類或者新的社會秩序的誕生，兩個細胞結合成一個新細胞，等等。

從兩種觀點看起來，從運動、轉化和變化抽離出來是有用的：第一，爲了能夠在孤立的狀態下對現象作不斷的研究，增進我們對現象的知識；第二，從實用的觀點看，當所發生的變化是極小的時候，平常實際上就可以忽視。

如果我到雜貨店買一公斤預先包裝好了的糖，就我買糖的實際目的而論，「一公斤糖等於一公斤」這個等式對我是有價值的。無論爲了弄甜我的咖啡還是爲了計算我的家庭費用，所買的一包糖未必真正是一公斤重，也許只有九九九點八克，兩另一包也許只有九九〇克，這些事實都是不重要的。從實際的觀點看，這麼小的差別很可以忽視。

這就是爲甚麼形式邏輯在理論和實用上都繼續使用著。這就是爲甚麼唯物辯證法並不反對形式邏輯而是吸收它，認爲它是一種有價值的分析和認識的工具。它是有價值的，只要我們清楚它的限度，只要我們明白，它不適用於運動的現象和變化的過程。當我們處理到這種現象的時候，就不得不使用辯證法的範疇，使用那些和形式邏輯不同的、動的邏輯的範疇了。

#### 四、運動，矛盾的函數

本質上，運動就是通過和趕上。從靜止的觀點看，一個物體在同一時間（即使是無限短的一段時間）不能處在兩個不同的地點。從運動的觀點看，一個物體的運動正是它通過一點到另一點去。

所以，辯證法即動的邏輯主要研究運動的規律和形式。主要從兩方面來考察：運動作為矛盾的函數，運動作為整體的函數。

一切運動都有原因。因果關係是辯證法的基本範疇之一，也是一切科學的基本範疇之一。分析到底，否認因果關係等於是否認認識的可能性。

一切運動、一切變化的一個基本原因，是那變化中的物體的內在矛盾。分析到底，一切物體，一切現象，都變化，都運動，都受內在的矛盾影響而轉化，而改變。在這意義上，人們常常把辯證法恰當地稱為矛盾的科學。動的邏輯和矛盾的邏輯，是辯證法兩個實際相同的定義。

研究任何物體，現象或者一組現象，目的都應該是發現它所包函的矛盾成份，發現這些矛盾所引起的運動和動力。

例如，在這整本小書裏面，我們指出，在甚麼時刻，那由於社會裏面存在著敵對的社會階級而發生的階級鬥爭，對那劃分階級的社會的運動和變化起決定作用。在更大的範圍上，把原始的無階級社會，劃分了階級的社會，以及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都包括在內，我們可以說，一方



面是生產力的發展在某一時代所達到的水平（就是人類控制自然的程度），另一方面是生產關係，即社會組織（分析到底，這也是以前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決定著人類的演化。

簡化起來，我們可以觀察到下述這些運動的規律，運動的主要形式，以及辯證邏輯（即動的邏輯）的基本範疇。

（A）**對立物的統一和矛盾**。運動就是矛盾。矛盾就是互相反對的要素的並存，這些要素既共同存在，又互相反對。如果整體均勻一致，完全沒有互相反對的要素，就沒有矛盾，沒有運動，沒有生命，沒有存在了。

矛盾要素的存在，既包括它們的共同存在，構成一個整體，每一要素都在這整體中有它的位置，又包括這些要素的互相鬥爭，朝向打破這個整體。沒有資本和工資勞動的**同時**存在，沒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同時存在，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一方面沒有另一方面就不能存在。但這決不表示一方面不是在不斷想辦法把另一方面擺脫，無產階級不想辦法禁止資本和工資制度，也就是想把資本主義換掉，資本主義沒有用「死勞動」（機械）來代替活勞動（工資勞動）的傾向。

（B）**量變和質變**。運動可以採取保存那個現象的結構（就是本質）的變化形式。這種情形我們稱它為量變，這常常是覺察不出來的。到了某個界限的時候，量變就轉化為質變了。超過這個界限之後，變化再不是逐漸的了，

顯出「跳躍」的形式。平衡讓位給不平衡，進化讓位給革命，一直到新的平衡成立為止。新的「本質」出現了。一個小村莊可以漸漸變成大村莊，甚至變成小城市。但是一個大城市和一個小村莊的差別，由於「城市革命」的結果，不僅是量的差別（居民數目，建築面積），還有質的差別。大多數居民的職業活動改變了。最大的一組再不是農業工作者，而是工匠、商人和公務員了。形成了新的社會環境，提出了今日以前在村莊裏並不存在的社會問題：運輸·交通，社會服務，「特」區等等。出現了新的社會階級，還有彼此之間新的矛盾。

（C）**否定和超越**。一切運動都會產生某些現象的否定，會把事物變成反面：生命產生死亡。熱同冷比較才能夠了解。「一切肯定都是否定」，那位辯證法大家斯賓諾莎這樣說。無階級社會產生階級社會，階級社會又在更高的水平上產生新的無階級社會。但我們必須區別「純」否定和「否定的否定」。後者就是超越矛盾，它同時含有否定，保存和升上更高水平的意思。原始的無階級社會有高度的內部凝聚力，這正是由於它貧困，幾乎完全受自然力量支配。分成階級的社會是人類逐漸支配自然力量的一個階段，以社會組織的深刻矛盾和分裂為代價。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這個否定要被超越。這時候，由於沒有了階級，人類對自然力量更高度的控制，要與同樣更高度的社會內聚力和合作結合起來。

## 五、認識的辯證法的其他問題

(A) **內容和形式**。一切運動都必然隨著多種不同的環境而表現為不同的形式(結構)。它不能自動地把原先的形式擺脫。形式會抵抗。這種抵抗必須打破。形式必須符合內容，在一定限度之內是這樣的。但是形式比較僵硬的性質，對絕對而永遠的符合運動有所抗拒(運動本身就是固定和不變的東西的反面)。

形式與內容這種矛盾關係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辯證關係**。生產力為了能夠發展，必須存在於人類社會組織的某種形式中，如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等生產關係中。起初，每一種新的勞動組織和生產的形式(在平均的勞動生產率方面高過以前的形式)都能刺激生產力的發展。可是到了某一階段它就變成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了。所以它就必須被打破，被一種新的、更優越的生產關係代替，這樣才讓人類在物質和知識上能夠作新的「大躍進」

(B) **原因和結果**。所有的運動看來都像是糾纏不清的原因和結果的鏈條。乍看起來，原因和結果交互作用，難分難解。靠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的發展，是由於生產資料被私人佔有，成為一個社會階級獨佔的東西。但是這種獨佔維持下來，又是僱傭勞動者的存在的結果。

工人所得的工資不夠用來取得生產資料。僱傭勞動者

生產剩餘價值，被資本家佔有，轉化成爲資產階級對更多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樣發展下去，原因變成結果，結果又變成原因。爲了擺脫這種**糾纏不清**而且避免陷入無意義的折衷主義，我們必須運用起源的方法，就是，找尋所談論的那個運動的**歷史起源**。這樣，我們發現，事實上資本和剩餘價值先於靠工資爲生的無產階級而存在，是在生產領域之外發生的；資本有一個原始**積累**的過程，這打破了那表面上的循環論證：僱傭勞動者——資本——僱傭勞動者。

（C）**手段和目的**。一切有意識的運動或活動都是爲了某一目的。思考過程是企圖清除達到目的的路上的障礙物的工具。思考過程是否有效，要看它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幫助人們達到或者實現既定的目的，不論是最簡單的「個人」對日常實際問題的解決，還是最高級形式的「純科學」都是如此。

但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間顯然有辯證的交互作用。一切個人的和社會的行動都有數不盡的效果。有些效果是預見到的，有些卻沒有。有些沒有預見到的效果大有可能使達到目的變爲更困難，而不是變爲容易。只有**某些**手段，它們**總的**效果真正使我們接近目的，才是有效的。那個既定目的，可能由於固執著某種實際上把原定目的越推越遠的手段，結果根本轉變了（在有組織的勞工運動中的改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歷史悲劇，是這條定律極好的例證）。

再說，**社會**行動的手段和目的，並不是人類任意地，根據「純粹的自由意志」選擇的。這些選擇是現成的社會條件和物質條件的強迫作用的結果，是受既定的社會利益決定的。目的受**需要**決定，而需要不是不受社會環境和物質基礎影響的。手段的選擇受經驗和創造力（想像力）決定，這些同樣也不是與社會的條件和活動沒有關係的。確定目的（包括提出新目的）的能力，和那約束著怎樣選擇目的和手段的強迫作用，**兩者**都是認識的辯證法的特徵（在第十七章第五節裏，有把這條普遍規律應用到社會主義問題上的例子）。

（D）**普遍和特殊**。每個運動，每個現象，都有它特殊的性質。同時，儘管有這些特性，任何運動或現象，除非擺在較大而且比較普遍的存在的框架之內，就根本不能領會，理解和解釋。英國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不等於二十世紀下半的英國資本主義，今天的美國資本主義也不一樣。它們每一個都代表世界經濟（在一百年中已經變化了很大）中佔某一特殊地位的一個特殊的社會結構。然而，無論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資本主義，還是今天英國老朽的資本主義，還是當代的美國資本主義，離開了表明資本主義這個制度的特性的普遍的發展規律，就無法了解。普遍和特殊的辯證法，不是把對「普遍」，和對「特殊」的分析「結合」起來那麼簡單的事情。它還要聯系著普遍的規律去解釋特殊，又要通過若干特殊因素的作用來修訂普遍的

規律。

(E) **相對和絕對**。了解運動，了解普遍的變化，也就是了解無限數目的過渡情況的存在（「運動是連續和不連續的統一」）。這就是為甚麼辯證法的基本特徵之一，就是了解事物的相對性，不肯在範疇與範疇之間樹立絕對的屏障，而要在相反的要素之間找出中介的力量。普遍的演化表示有雜種的現象，有「過渡」的情況和例子存在於生與死之間，植物和動物之間，鳥類和哺乳類之間，猿和人之間，這一切把這些範疇之間的區別變成相對的了。

不過，辯證法常常被主觀主義地使用，變成「迷惑的藝術」，或者「詭辯法」。科學的辯證法是了解客觀真實的一種工具，同詭辯或主觀的辯證法的分別主要在於，現象和範疇的相對性本身，在詭辯家那裏變成絕對的東西了。他們忘記了，或者假裝忘記了，範疇的相對性只是部份的相對性，不是絕對的相對性，而且，必須把相對性也當作相對的。

根據科學的辯證法，生和死之間的「絕對」差別，被過渡情況的存在否定了。於是詭辯家就說，一切都是相對的，所以生和死之間的差別也是相對的。不對，辯證法家回答道：生和死的差別也有絕對的性質，而非只有相對的性質。我們不要因為生和死之間毫無疑問有許多中間階段，就得出荒謬的結論，否認死亡是生存的否定。

## 六、運動是整體的函數——抽象和具體

我們已經知道，一切運動都是所考察的那現象或一組現象的內在矛盾的函數。每個現象——不論它是一個生物細胞，還是各種類生物種類生存的自然環境，還是人類社會，還是一個行星系，還是一個原子——都有無限多的方面、成份和構成要素。這些要素不是偶然地以隨時變動的方式結合起來的。它們組成有一定結構的整個，組成一個整體，一個按照固有的邏輯構造起來的有機系統。

例如，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抗關係決非偶然。這是由於僱傭勞動者在經濟上被迫要出賣勞力給資本家，賣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兩者都是商品）的所有者。性質與此不同的相互關係構成其他以剝削為基礎的社會，所以那些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

唯物辯證法必須不放過每一種現象，每一個分析和綜合的對象，這不光是為了確定那些決定著現象的演變（它的運動規律）的內在矛盾。唯物辯證法還要全面地探索那種現象，從一切方面去把握它，從整體上考察它，避免任何片面的看法——片面的看法任意把現實的某一方面孤立起來，同樣任意地抹煞另一方面，所以不能全體地把握那些矛盾，也就不能整體地理解那個運動。

辯證法能夠在它的分析中結合無所不包的看法，這是它一個主要的優點。「動的邏輯」、「矛盾的邏輯」和「整體的邏輯」，實際上是意義相同的辯證法的定義。那些非辯證法的思考者，正是在閉起眼睛不理會現實中的某些矛盾要

素，覺得這些要素會把分析弄得「太複雜」的時候，就從全體走到了局部，把矛盾和整體都同時拋棄了。

當然，某種份量的簡化，在某種程度上把「整體」化為它的有決定性的成份，在初步處理任何現象作科學分析的時候是不可避免的——科學分析起初必然是抽象的。但我們一定要記住，這個不可避免的抽象過程同時把現實變貧乏了。越接近現實，也就越接近那個富有無似方面的整體，科學分析和認識就是要解釋這無數方面的交互關係和矛盾關係。「真理永遠是具體的」（列寧）。「真理就是整體」（黑格爾）。

## 七、理論和實踐認識論

辯證法是一種方法，是認識的一個工具。在歷史上，可以把唯物辯證法界定為無產階級的認識論（這說法決不是對它客觀上的科學性表示懷疑，科學性也是需要在科學領域上不斷檢驗的）。任何一種認識論都要經受一種無情的檢驗，就是實際經驗的檢驗。

分析到底，認識本身並不是一種超然於人類的生活和利益之外的現象。這是保存種族的武器，是一種工具讓人類更有能力支配自然的力量，了解「社會問題」的根源和解決的辦法。所以，認識產生於人類的社會實踐：認識的功能是使這種實踐完善。分析到底，認識的真確性是由實際的效果來衡量的。實踐的檢驗始終是對付詭辯派和懷疑



派最好、最後的武器。

這並不是說理論變成了庸俗近視的實用主義。許多時候，一種科學假說的實際真確性，它到底是真是假，並不是馬上顯現出來的。需要經過相當的時間、反饋、新的經驗、一系列的「實際檢驗」，然後才在實踐上真正有效地證明為真確。許多人，儘管懷有最好願望和信仰，由於是印象主義者，眼光局限於外表，局限於現實的部份和表面的景象，局限於歷史過程的暫時景象（這情形本身是受非革命的階級和社會層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會懷疑議會民主制的資產階級性，懷疑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或者懷疑需要國際革命的勝利才能夠在蘇聯和任何其他國家完成真正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

可是，到了最後，事實會確定哪種理論真正是科學的，能夠掌握到現實的一切矛盾，掌握到整體的運動，而哪種假說是錯的，只能掌握到部份的現實，把部份現實從有結構的整體隔離開來，所以不能掌握到長期的運動和運動的基本的邏輯。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無階級的社會的來到，會在實踐上確定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實性。

## 第十七章 歷史唯物主義

我們現在可以更有系統地說明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了——這本小書開頭幾章已經略為提到過。

### 一、人的生產和人的交往

變成了人的這種生物是一種非常特別的動物，它身體上的優良品質很特別，身體上的缺陷也很特別。一方面，身體是直立的，它的手有一隻很靈活、容易彎曲的姆指，眼睛凸出，有立體的視覺，它的舌頭、喉嚨和聲帶可以發出各種單獨和複合的聲音。它有高度發展的大腦皮層、大腦額葉、大腦溝回和頭蓋腔，而面部的面積相應地縮小了。這一切身體上的優良品質對於有意識地製造工具都是必要的條件，而隨著工具和生產工作的完美化，這些優質也一步步完美起來。

另一方面，人類大多數的感覺能力和器官的發展都比不上其他特別高度發展了的動物種類。當原始人類被迫（也許是因為氣候的變化）從樹上下來地面，靠草原上各種食物來維持生活的時候，他們遇到猛獸既不能像羚羊那樣飛快逃跑，又不能像黑猩猩那樣爬上高處，又不能像鳥兒那樣飛走，又不能像水牛或者大猩猩那樣用體力抵抗。靠那樣的體力，人根本抓不到那最使他垂涎的食物，就是遍佈草原上的反芻類動物。人在剛剛出世的時候尤其是軟弱無

能，簡直是個子宮外面的胚胎，完全依賴群體中的母親（直立的姿勢使女性的骨盤變窄，無疑是造成人類太早分娩的一種原因）。

建立社會組織的可能和需要，兩者都是由於人類既有那些優良品質又有那些缺陷所造成的。人不跟同類的其他分子合作就不能生存，不能保證取得他們的生活資料。他們的身體器官發展得太不夠強大，根本不能直接取得各種糧食。人必須利用工具（把他們的器官延長和改進）來集體地生產他們的糧食。這種生產靠群體的協同行動來保證。人類的嬰兒通過一步步的社會化而成爲群體的成員，並且學會作爲群體成員的規矩和生存技能。

人類能夠有社會組織，人類嬰兒能夠一步步社會化，必需人與人之間有優越的交往方式，和其他種類動物群體內部的交往方式有根本的不同。人類這種優越的語言的交往方式（與大腦皮層的發展有關），使人類能夠發展起抽象的能力和學習的能力，也就是能夠把經驗的教訓加以保存、傳播和積累。這又使概念、思想和意識的生產成爲可能。在這意義上，人類各方面的特性（我們的「人類性」）是密切地互相關連的。正因爲人是「直立走路的裸猿」，因爲人出世後還是子宮外面的胚胎，他們才不得不成爲有意識的製造工具者，成爲社會的動物，發展語言，把印象存儲起來，能夠對印象加以使用和改進，能夠學習、預料、思考、抽象、想像和發明。

人類這些特性的交互作用和互相結合，是有決定性作用的。有些似人的靈長動物也使用工具，有時甚至超過普通初級的水平。有些種類會實行本能的集體合作。有同樣那麼多的種類表現出有初級的交往方式。但是只有人類才一步步越來越有意識地製造工具，根據連續的經驗，經過自覺的想像之後把工具改善，而那些經驗也由於交往關係的增加和改進而傳播了。工具的發展解放了嘴巴。嘴巴改進了語言和抽象能力，抽象能力又促進工具的改良和新工具的發明。手使腦發展起來，而腦由於改進了手的運用，又創造了它自己的改進的條件。

雖然似人的靈長動物轉變成人是以一種解剖學和神經學的基礎結構為條件的，但是不能把這轉變還原到這基礎結構上面。「生產——交往」的辯證法造成了工具的製造、發明和改進的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因而也造成人類生產的無限發展的可能性，人類的經驗、學習和預料的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因此也造成人類實際上無限的可塑性和適應性。人類的物質社會和文化變成了它的第二本性。

由此可知，宣佈任何社會制度（例如沒有社會不平等或沒有國家，沒有私有財產）「違反人性」，實在是荒唐的。人類在各種極不相同的條件下都生活過而且能夠生活。這些制度沒有一種得到證明為不可變的，或者證明為人類生存的絕對先決條件。任何斷定「侵略本能」支配著人類進化的見解，都是把一種傾向的存在（而且這種傾向還是和

它的反面，就是社會性與合作，同時並存的）當作它的實現了。史前歷史和成文歷史都證明，有些社會制度和條件讓我們能夠限制和阻止這種傾向的發展，另外一些制度卻鼓勵它以最兇暴的方式表現出來。

「生產——交往」的辯證法支配著整個人的條件。人們所幹的任何事情都「經過頭腦」。人類生產跟動物取食的差別，主要在於前者不是純粹本能的行爲。人類生產一般都是一種「計劃」的實現，而這計劃首先在人的頭腦中出現。當然，這「計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人腦把人類生存所不可缺少的那種活動所包含的那些要素和問題重現出來和重組起來的結果，而那種活動是人腦在實際生活中千百次經歷過和吸收過的。但是另一方面，那種歸根結底是從社會實踐中產生出來的把概念重組起來能力，又讓人類能夠發明，能夠預料，能夠想像自然和社會中還沒有發生的那些變化——那些變化只是假定的，它們將來的實現至少部份地是由於有這個預料。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關於人類社會的科學，它從根本上盡力對這生產——交往的辯證法加以考慮和解釋。

## 二、社會基礎和上層建築

任何人類社會都要生產才能夠生存。生活資料的生產（不論是狹義還是廣義的，就是僅僅滿足營養的需要或者滿足社會所承認的一切需要），和必要的生產工具和原料的

製造，是任何更複雜的社會組織或活動的最初的條件。

歷史唯物主義說：人類組織物質生產的方式，是一切社會組織的基礎。這個基礎決定其他一切社會活動；人群之間的關係的管理（主要是國家的出現和發展）、精神的生產、道德、法律、宗教，等等。這些所謂社會上層建築的活動，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附屬於那基礎。

這種意見過去和現在都使許多人震驚。荷馬的詩篇，福音書，古蘭經，羅馬法的原理，莎士比亞的戲劇，米開朗琪羅的繪畫，人權宣言，共產黨宣言本身——所有這些精神努力的產物難道真正能夠受當時人們耕田織布的方式決定嗎？想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必須從正確說明這個公式的含意開始。

歷史唯物主義決不是斷定物質生產（「經濟因素」）直接並且立即地決定所謂上層建築活動的內容和形式。況且，社會基礎也並不簡單就是生產活動本身，更不是孤立起來看的社會的「物質生產」。社會基礎是人們在物質生活的生產中所形成的社會關係。所以，事實上，歷史唯物主義不是經濟決定主義，而是社會——經濟決定主義。

上層建築層面上的活動並不是直接從這些社會生產關係流出來的。前者只在最後一步才受後者決定。所以在這兩個層面的社會活動之間有一系列的中介。關於這些，我們在本章第三節裏面會簡單考察一下。

最後要說，如果歸根結底社會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層面

的現象和活動，那麼後者也能夠反作用於前者。可以用一個例子說明這點。國家永遠有明確的階級性質，而且符合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可是它能夠部份地改變這個基礎。歐洲的君主專制在十六至十八紀之間，一面抽取其他社會階級的收入來讓封建貴族避免經濟破產，一面又發展重商主義和殖民主義，獎勵工場手工業和全國統一的貨幣制度，由於諸如此類的行為而有力地幫助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代封建生產方式。

爲甚麼上層建築層面的活動歸根結底要受社會基礎決定呢？這有幾方面的理由。那些控制著物質生產和社會剩餘產品的人，同時也保證那些靠社會剩餘產品維持生活的人們的生計：不論思想家、藝術家和學者們對這種依附性是接受還是反對，它始終決定他們活動的框架。因此社會生產關係對於上層建築領域的活動的形式有必然的重大影響，這種影響也是制約作用。生產關係有與它相配合而在社會上佔支配地位的交往形式，這種交往形式造成佔支配地位的心理結構，這種心理結構又制約著思想和藝術創作的形式。

### 三、物質生產和思想生產

社會基礎與社會上層建築的辯證法，影響物質生產和思想生產之間的關係。對這些關係作比較詳細的研究，可以讓我們對這辯證法的複雜性了解多些，同時也讓我們可

以強調其中的主動要素，關於這個要素將在本章末尾討論。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關係構成一切社會的基礎，在這上面建立社會上層建築。事實上，這兩個層面關涉到社會活動的兩種不同的形式。物質生產是社會基礎層面的活動的基本目標。意識形態（哲學、宗教、法律、政治等等）的生產、藝術的生產、和科學的生產，是社會上層建築層面活動的基本目標。當然，後者還包括國家機關的活動，這絕不僅僅以意識形態領域為限（國家的問題在第三章討論過）。不過，除此以外，上述的區別似乎適當。

歷史唯物主義提供一種解釋，既解釋這兩個領域各自的發展，又解釋它們互相依存和交互作用的關係。這種解釋綜合了四個層次：

（A）一切思想生產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同物質勞動過程聯系著。它永遠要靠它自己直接的物質基礎來進行。有些藝術起初是直接從物質勞動中產生出來的（原始繪畫有魔術的作用，舞蹈起源於生產動作的定型化，歌唱同生產結合，等等）。技術革命對藝術、科學和意識形態的生產有深刻的影響。像幾何學、天文學、水文學、生物學和化學這些科學的產生，都同農業灌溉、畜牧發展和冶金術的出現有密切關係。十五世紀發現印刷術和二十世紀發明無線電和電視之後，這些技術不但大大改變了思想的傳播，甚至改變了思想的形式和某些內容。電子計算機在最近三十年間對科學發展的影響很明顯。



(B) 一切思想生產都按照它本身的歷史所特有的內在的辯證法來發展。任何哲學家、法學家、教士或科學家起初都是學生。他們通過學習而以各種不同的程度吸收前輩所生產並且傳下來的一些觀念（或者觀念的體系）。思想生產者根據一定的生產程序（這是他們在他們那一行所特有的辯證法的框架內所承接下來或者發明出來的）對這些觀念或有用的假說加以保存、修改、改編或者大大整頓。每一代新人都企圖把所探索的題目中所出現的問題的解答保存下來，或者加深，或者拋棄。有時他們發明了新的問題（於是需要有「革命性」的解答，需要科學、藝術、哲學的革命等等），或者重新發現前輩拋棄掉的問題。

(C) 但是這些對於觀念、藝術形式、科學假說的修改，並不是隨意發生，同社會歷史條件無關的。這要受到社會經濟的環境和需要的刺激、制約或者至少是促進。從拜物教到一神教的發展，不是發生在僅僅從事狩獵和採集食物的原始小共同體裏面。關於勞動價值的科學理論，在近代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不可能成熟。關於機械作用的物理學的發展，同機器的發展有密切關係，而機器的發展又符合特定的社會需要等等。

這些思想生產上的巨大轉變，又同社會結構所預先決定了的特定的心理結構有關係。從十三到十七世紀所有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偉大嘗試都表現為宗教鬥爭的意識形態，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宗教在封建社會裏達到了首

席地位。同樣，從十六世紀下半葉起，近代資產階級的興起造成一種心理結構，把個人自主、形式上的平等、和商品私有者的競爭移置到一切思想生產的領域中（自然權利的理論，教育學的人本主義觀念，德國唯心哲學，人像和靜物的繪畫，政治自由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等等）

（D）最後，精神生產的發展，分析到底，是受社會利益的衝突決定的。大家都知道，百科全書派的著作、伏爾泰的辯論、盧梭的政治哲學、以及十八世紀唯物主義者的著作，恰恰都是正在興起的工業資產階級用來對付腐敗的君主專制和衰落的封建社會殘餘的武器。那些空想的社會主義者，還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發展無產階級的意識，認識自己的階級性質，了解自己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地位和任務，以及推翻這種社會對於自己怎樣有利——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一樣明顯。甚至在今天，無可懷疑，星相學、某些宗教和神秘宗派、那些頌揚非理性的哲學、種族主義的學說、或者那些叫喊「鮮血和土地」並且蔑視人類的學說，這一切的作用都等於反對工人階級的反革命酵素，有利於釀成一種準備法西斯專政的氣候。

上述這些見解並不等於說，在各個階級和思想生產者個人之間有陰謀勾結，也不等於說所有這些思想生產者都有意地參與了明顯策劃的政治方案。這種關係反映一種客觀上的關連，可能（有時的確是）在主觀上定下來了，但未必一定是這樣。思想工作可以成爲社會力量的工具而

並不自知，或者並不想要這樣。這情況恰好證實了：是社會的存在決定意識，既定的階級利益指定某種意識形態在某一社會的構成和發展中起一定的作用。

#### 四、生產力，社會生產關係，和生產方式

任何人造的產品都是三種要素結合的結果：第一，勞動的對象，這是直接或間接由自然生產的原料；第二，勞動的工具，這是人類製作出來的一種生產資料，不論它的發展程度高低（從最早的木棍和經過製作的石器到今天最複雜的自動機器）；第三，勞動的主體，也就是生產者。由於分析到底勞動永遠是社會性的，所以勞動的主體不可避免要插入一種社會生產關係之中。

儘管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對於一切生產都是必要的，卻不能以「物化」的方式來想像社會生產關係——就是說，不可以把這當作是物與物之間或者人與物之間的關係。社會生產關係所涉及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且只涉及人與人的關係。這包括了人們在生產物質生活時候彼此之間所建立的關係的整體。「關係的整體」不僅表示「在生產時刻」的關係，還包括進行物質生產所不可缺少的社會產品的各種成份在流通和分配過程中所引起的人與人的關係（尤其是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來到直接生產者那裏的方式，直接生產者取得生活資料的方式，等等）

一般地說，一定的生產關係配合著生產力發展的一定

程度，配合著生產資料一定的複雜性（數量），配合著一定的勞動技術和勞動組織。在最簡單的石器的時代，很難超越原始人群或部落的原始共產主義。使用鐵器並且以灌溉為基礎的農業，創造出永久性的剩餘產品，這允許階級社會誕生出來（奴隸社會，以亞細亞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社會，等等）。以三年輪種為基礎的農業，造成封建社會的物質基礎。蒸汽機的誕生確保了近代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很難想像普遍實現自動化而商品生產和貨幣經濟並不消亡，這也就是說，很難想像在一個充份發展而且穩定了的社會主義之外實現普遍的自動化。

但是，如果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同社會生產關係一般都互相配合，這種配合並不是絕對的，也不是永久的。這兩者之間可能產生兩種不一致性。一定的生產關係可能變成生產力繼續增長的巨大障礙；這是最明顯的徵兆，表示一種社會形態註定要消滅了。另一方面，剛剛從勝利的社會革命中產生出來的新的生產關係，可能比那個國家已經達到的生產力的發展程度超前。這就是十六世紀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和一九一七年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情形。

這兩種主要的不一致的情形發生在深刻的社會劇變的時期，這決非偶然。而且，這種不一致性也可能造成生產力長期的下降，例如羅馬帝國在西方衰落的時代，或者東方哈里發國家在中東衰落的時代。

生產力和社會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機械的一

致，而是辯證的關係。正是這種辯證的關係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人類歷史上各大階段的繼承次序。每種生產方式都依次經歷誕生、生長、成熟、衰老、沒落、和消失的階段。屬於哪個階段，分析到底，要看生產關係（起初是新生的，後來鞏固了，然後陷入危機）對於生產力的發展究竟是逐漸有利，還是逐漸容許，還是逐漸妨礙。這種辯證關係與階級鬥爭之間的關連很明顯。只有通過一個或幾個社會階級的行動，一套生產關係才能夠引進、保存或者推翻。

每一種社會組織——就是在一定的時代一定的國度中的任何社會——都以某一個生產關係的總和為特徵。一個沒有生產關係的社會組織，就是沒有勞動、生產和生計的國度，也就是沒有居民的國家。不過，一個生產關係的總和裏面並不一定有一種穩定的生產方式，這些生產關係也不一定是純種的。

一種穩定的生產方式就是這樣的一個生產關係的總和，它由實際的經濟運作，因生產力正常的再生產的方式，並且在社會上層建築的某些因素的配合的（相當重要的）作用之下，相當自動地再生產出來。許多國度的亞細亞的、奴隸的、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許多個世紀裏的情形就是這樣。部落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許多千年中也是這樣。在這個意義上，一種生產方式是一種不能由漸進、適應和自我改良而根本改變的結構。它的內在的邏輯只有在被推翻的時候才能夠超越。

反過來，在深刻的歷史性的社會劇變的時期，可以有一個生產關係的總和，而它並沒有穩定的生產方式的性質。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小商品生產佔優勢的時代（十五、十六世紀在尼德蘭，在意大利北部，然後在英國）。那時佔優勢的生產關係不是領主與農奴之間的關係，也不是資本家與工資勞動者之間的關係，而是直接佔有所使用的生產資料的自由生產者之間的關係。在今天的官僚主義化的工人國家裏面所特有的生產關係也是這樣。在這兩種情形下，都不能證明有穩定的生產方式。在所有這些過渡階段的社會裏，那雜種的生產關係都不是能夠相當自動地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的結構。這種生產關係既可能走到舊社會的復辟，也可能走到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的出現。這種歷史性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道路，由許多因素決定，主要有生產力的發展是否充分，在一國裏面和國際範圍上階級鬥爭的結果，上層建築和主觀要素的作用（國家和政黨的作用，革命階級的戰鬥性和覺悟水平，等等）。

另一方面，即使有一種穩定的生產方式，生產關係也不一定是純種的。生產關係很少是純種的。任何具體的社會組織都有不同種類的生產關係互相結合著：一方面是現存的生產方式那種佔優勢的生產關係，另一方面是歷史上早已超越了但是尚未完全消失掉的從前的生產關係的殘餘。例如，實際上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在農業上都還有一些小商品生產的殘餘（小自耕農，不用僱工來經營），甚至還有半封

建生產關係的殘餘（收穫分成制）。在這種情形下，談到一種穩定的生產方式是對的，只要它所特有的那種生產關係的優勢地位足夠保證如下情況：這種生產關係由自己的內在邏輯和發展規律而自動再生產出來，並且支配整個經濟生活。

雜種的生產關係而有一種佔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可以舉出一個富有特色的例子，那就是所謂「第三世界」的社會組織（參看第七章關於不發達國家的論述）。在這種社會裏，前資本主義、半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同時並存，在國際經濟的帝國主義結構的壓力下，以一種無可選擇的方式結合起來。儘管資本佔支配地位，儘管成爲帝國主義體系的一部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最重要的是，工資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係）並沒有普遍化，雖然這已經存在而且慢慢伸展。但是不能以這種情況爲理由而把這些國家稱爲「封建國家」，或者說封建或者半封建的生產關係佔優勢——這是許多社會民主派、斯大林派和毛派的理論家所犯的理論錯誤。

## 五、歷史決定論和革命實踐

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決定論的學說。它的基本論點斷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可以解釋的。這過程不是偶然或任意決定的。它的發展並不是不可預見的偶然的遺傳突變所決定，也不是原子化的群眾中的

「大人物」所決定的。分析到底，這要用一定的時代的社會的基本結構來解釋，同這結構的主要矛盾來解釋。只要社會還分成階級的時候，要用階級鬥爭來解釋。

不過，如果歷史唯物主義是決定論的學說，這是在辯證的而不是機械的意義上的決定論。馬克思主義與宿命論不相容。說得更明確些：任何企圖把馬克思主義變成自動的宿命論，或者變成庸俗的漸進主義，都是把它的一個基本方面取消了。

人類的選擇受到各種無法擺脫的物質的和社會的限制所注定，這當然是真的，但是在這些限制的範圍以內，人類還是能夠鍛造自己的命運。人類製造自己的歷史。如果人類是一定的物質條件的產物，反過來這些物質條件也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

這樣超越了舊的歷史唯心主義（「理念或者大人物製造歷史」）和舊的機械唯物主義（「人是環境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誕生。這種見解包含在著名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這提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的結論。

這見解的含意之一是：歷史上任何社會震動的大時代的結局都是未定的。它可能走到革命階級的勝利。它也可能走到一個社會所有基本的階級都同時瓦解，像古代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結局那樣。歷史不是直線進步的總和。過去許多社會組織都消滅掉而沒有留下多少痕



跡，主要就是由於缺少了一個革命的階級或者革命階級太弱，不能打開進步的道路。

現代資本主義明顯的衰老，不會自動通向社會主義的勝利。它通向「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這個選擇。社會主義是歷史上一個必要的條件，爲了讓生產力得到新的高漲，符合現代科學和技術的可能性。這首先是人的必要，因爲這會容許人的需要得到滿足，以如下的保證爲條件：所有個人和民族的人類潛能都充分發展，而並不破壞生態平衡。但是必要的不一定就是所得到的。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自覺的行動才能夠保證社會主義勝利。否則現代科學和技術的非常巨大的生產潛力，對於文明、文化、人類、自然、以及簡直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來說，會變成越來越起破壞作用的力量。

是人類的社會實踐創造了後來把它包圍住的社會結構。通過革命的社會實踐，社會結構又可以推翻。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性質在於，它斷定這些劇變在一定的時代只能採取一定的形式。在現代生產力的基礎上，不可能重建封建主義，或者重建經濟獨立的小群生產者——消費者的共產主義。它的決定論性質在於，它強調：只有在舊社會裏面物質的先決條件和那些容許創造一種更高級的社會組織的社會力量已經成熟了的時候，進步的社會革命方可能發生。

但是馬克思主義不是宿命論的，因爲它決不假定新社

會的來到是必要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成熟的必然產物。這個來到只能由現存的社會力量互相鬥爭而實現。分析到底，它由於革命行動達到一定程度的社會效力而實現。如果這要局部地受到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決定，反過來革命行動也能夠把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的發展翻轉、壓制或者加速。即使是一個非常有利的力量對比，也可能由於革命階級方面主觀的弱點而「糟蹋」了。在這意義上，在我們這個革命和反革命的時代，「歷史的主觀因素」（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革命領導）對於決定階級大戰的結果，決定全人類的前途，起一種原始性的作用。

## 六、異化和解放

在許多萬年中，人類的生活完全依賴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人類只能盡力適應自然環境，每一個小群有它自己的環境。人類被囚禁在狹窄而緊迫的眼界之內，儘管有些原始社會能夠顯著地發展了人類的潛能（例如舊石器時代的繪畫）。

在生產力的逐漸發展之中，人類一步步做到把這種絕對依賴的關係翻轉過來。它做到征服越來越多的自然力量，控制它們，馴養它們，有意識地使用它們來增加生產，把需要多樣化，發展人類的潛力，擴大社會關係，最後達到包括全世界的人類並且局部地統一起來。

但是人們越做到在對自然力量的關係上解放自己，在

對自己的社會組織的關係上就越被異化。生產力增長了，物質生產進步了，生產關係變成階級社會的關係，那時人類的大部份就不再控制整個生產或者全部的生產活動了。因此人類不再控制它的社會存在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這種喪失控制變成全面的了。人類擺脫了自然的變化莫測的控制之後，似乎命定要受自己的社會組織的變化莫測控制。擺脫了洪水、地震、瘟疫和旱災的不可抗拒的惡果之後，彷彿注定要遭受戰爭和經濟危機，血腥的專政和生產力的罪惡性的破壞，甚至可能有核戰毀滅的惡果。今天擔心這些大變動所引起的憂慮，比從前擔心饑餓、疾病或者死亡所引起的更大。

不過，生產力驚人的大發展，一面在人類同自己的生產和自己的社會的關係上把異化推到極點，一面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創造了人類真正解放的可能性，像我們在第二章末尾所指出那樣。這種可能性要在兩重意義上來理解。人類會越來越有能力控制和決定它的社會發展，好像對社會發展的自然環境中的劇變一樣。人類會日益更有能力把個人和社會發展的一切潛在能力發展到最充分。在過去，由於未能充分控制自然力量、社會組織和人類自己的社會命運，這些潛在能力受到了壓制和傷害。

建造沒有階級的社會，然後共產主義社會來到，這意味著解放勞動，解放作為生產者的人類。工人變成了他們的產品和工作過程的主人。他們自由選擇分配社會產品的

優先次序。他們集體並且民主地決定按照甚麼次序滿足各種需要，優先生產甚麼，以及這樣分配各種資源要犧牲多少空閒的時間和當時的消費。

當然，這些選擇還是要受到一定範圍的限制。任何人類社會都不能消費比生產更多，而又不致減少儲備和生產資源，不致令自己在以後的日子減少當時消費（當儲備的消耗和生產資源的減少達到一定限度的時候）。在這意義上，恩格斯的說法，自由就是必然的認識，就算對於共產主義的人類也還是正確的。「掌握住必然」也許比「認識」更正確，因為，人類對自己生存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的控制越大，對於各種限制所可能採取的應付方法的數目也變得更大，而人類就更能夠解除採取唯一的應付方法的責任。

但是人類解脫異化還有第二個方面，可以大大擴大人類自由的範圍。到了所有的人所有的基本需要都得到滿足的時候，到了再生產這樣的富裕有了保證的時候，解決物質的問題就不再成爲人類首要的考慮了。人類把自己從機械的、沒有創造性的勞動的奴役解放出來。人類把自己從斤斤計較怎樣使用時間解放出來，從貢獻大部份時間給物質生產解放出來。發展創造性的活動，發展人類豐富的個性，發展越來越寬闊的人與人的關係，所有這些都優先於不斷積聚物質財貨——物質財貨的用處越來越少了。

從此以後，革命的社會實踐不但要推翻生產關係，還

要改變一切社會組織，一切傳統的習慣，人類的精神和心理。物質的利己主義和侵略性的競爭精神，因為在日常經驗中缺乏營養而逐漸枯萎。

人類將主宰它的地理環境，主宰地球的構形，主宰氣候和巨大水源的分配，同時保持或者重建生態平衡。它將根本改變一切，一直到它自己的生物基礎。它不能絕對地靠意志的力量達到這些目標，而不需要先決條件和充分的物質基礎設備。可是，只要這個基礎設備有了保證，那越來越能夠自由選擇的、主動的人類，就會變成創造新人（自由而解除了異化的共產主義者）的主要槓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談論共產主義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是正確的。

（完）

新苗叢書⑦

社會進化和人類出路

出版：新苗出版社

地址：香港沙田中央郵箱三六六號

電話：(852) 2694 8525

承印：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電話：(852) 2861 1613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初版

二〇〇一年八月第二次印刷

定價：港幣五十元



## 纪念革命家曼德尔

昂内斯·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23-1995)在1995年7月20病逝比利时,享年七十二岁。他是极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第四国际)的长期领导人,是永不言倦的革命鼓动家。他的逝世将为世界工人运动留下难以填补的空白。

### 少年曼德尔

曼德尔生于一九二三年,那时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才刚失败。父母为了生下儿子而从比利时返回德国二十及三十年代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革命、反革命与战争的时代。曼德尔目睹周围的工人阶级的困苦,使他很年轻便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他父亲——一个共产主义者——每天把新闻解释给他听,而且讲许多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理论,对他日后的人生道路影响至巨。

曼德尔在一九三九年加入了比利时的托派组织。不久德国纳粹占领比利时,托派组织积极参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因此多人被捕,有些被杀,其中包括了曼德尔所敬仰的阿伯拉罕·里昂(Abraham Leon, 著有论犹太人的名著,廿四岁死于集中营)。曼德尔前后被捕三次,第一次因为向德军派发传单。曼德尔的国际主义精神,大大帮助他这次脱险。在押解往奥斯维兹集中营途中,曼德尔首先跟狱卒说话。其它比、法等国狱友都不屑跟德籍狱卒说话。从谈话中他知道有些狱卒曾经是受被禁制的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的党员。他努力向他们解释这场战争的性质,自己的信念,游说他们协助他逃走。狱卒对这个只有16岁的少年很激赏,于是助他逃脱。虽然不久他又再被捕(直至一九四五年才被释放),但是这次经验对这位年轻革命者的终生坚定的国际主义精神无疑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曼德尔一生的事业主要都是建造第四国际,从二次大战结束起一直到他逝世,他都是第四国际的主要领导人。

## 战后活动

经过五十年代的寂寞、孤立之后，六十年代的古巴革命、越南战争，使新一代青年激进化。曼德尔期待已久的突破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捷古华拉邀请他赴古巴一起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曼德尔的理论才华，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版，而得到确认。此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至今已译成多国文字，包括中文（中共内部发行）。在史大林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到令人生厌的时候，这部书令人耳目一新。用曼德尔自己的话，此书是要根据今日的科学研究的资料，考察资本的诞生、成长及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而再现马克思所研究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该书最后几章论述苏联经济、过渡时期经济等，也被评价很高。

一九六八年的法国革命突然爆发，接着在西欧、亚洲、拉美都发生回响。第四国际的各国支部都积极投入群众斗争而且急速发展。曼德尔奔赴各地，作公开演讲，与战友讨论、激辩，控诉资产阶级政府，批评社会党及共产党的叛卖工人的路线。不久，报复来了。先是东欧各国拒绝曼德尔入境，继而美国、法国、德国、瑞士、西班牙、澳洲等国也拒绝给他入境签证。他成为整个激进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而且他之参与运动，是全心全意地参与。他是许多国际文件的执笔人，是无数次国际会议的参加者，也是许多组织工作以致技术工作的参与者。他知识渊博，理论修养深邃，但他从来不是经院式的学者。他是名实相符的革命学者。对于「少干实务，多做学术」的劝言，他一直都是一笑置之。

## 曼德尔的理论贡献

但是繁忙的革命活动居然没有妨碍他的理论研究。一九七二年他出版了有名的《晚期资本主义》一书，开始系统地深入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长波」（在此之前虽有论述，但未及深研），指出资本主义除了短的经济周期之外，还有长达几十年的「长波」，而资本主义经历过战后的繁荣长波之后，正在无可避免地走向衰退长波。

一九七四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以及整个后来发展，都验证了曼德尔的研究。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同五、六十年代相比大为放缓。那么，这次衰退长波何时才会转为繁荣长波呢？曼德尔强调，从繁荣长波变为衰退长波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所使然。但从过去的经验看，衰退长波变为繁荣长波，单靠资本主义内在经济规律是不够的，还须要「外在」的因素——政治、军事、科技因素，革命与战争等等。他这个观点观其后在一九八〇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书中有更专门的分析。

《晚期资本主义》一书行销各国，中共也有翻译并在内部发行。八十年代此书由香港的战讯出版社翻印。（可惜由于译文欠准确，所以有碍读者研究。）

曼德尔教育了整整一代青年革命者，让他们看到，在史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这些假社会主义之外，的确存在一种真正的、以解放全人类为目的的社会主义，一种消除官僚专政与富人专政，让全体公民实行民主自治的社会主义。如果《晚期资本主义》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根深些，曼德尔的《马克思主义入门》（本社出版了译本，书名改为《社会化和人类出路》）就是一本通俗的基本理论的入门书。



## 曼德尔的晚年错误

但是，一九八九年柏林围墙崩溃，以及这些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之陆续走资本主义道路，既令他意外，也使他失望。意外，是因为他想不到官僚层会走资，失望，是因为前苏联及东欧的群众运动未曾发展为政治革命。但是，在我们先驱社看来，实在是既没有意外的理由，也没有失望的理由。在这里反映了曼德尔有关官僚理论的缺憾。托洛茨基早就指出了官僚的历史倾向是复辟资本主义，而不是无限期地保护国有财产制。曼德尔在这点上却不同意托洛茨基，而且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指责托「低估了苏联大多数官僚对集体财产的关连程度」。虽然在一九九二年的《权力与金钱》一书中他多少承认了托的估计，但仍然坚持所谓三角理论——即官僚、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理论赋予官僚很大的自主性，其程度差不多可与阶级相比。这个理论是为了说明官僚会无限期地一面压制工人，一面保卫国有制，反对资产阶级复辟。可是，三年来的事实却进一步证明官僚早已变成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官僚了，所谓官僚有「自主性」及保卫国有制的特性，已被证实为子虚乌有。

## 结语

不过，瑕不掩瑜。曼德尔虽然在官僚理论上有点错误（而这个错误当然产生消极的政治影响），但是，他的理论及政治贡献仍是不能否认的。在今天，当资本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正在协助资产阶级全面地打击工农生活，当各国工农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在全球的范围联合反攻的时候，所有左派都在这个国际主义阵线中缺席，而只有曼德尔有份建造的第四国际始终以促进这种国际主义联合为己任。

而且，尽管曼德尔逝世前不掩饰他的失望，他从未绝望过。对于他的战友，阿伯拉罕的名言，「在每个足以令人绝望的理由背后，去找出足以产生希望的理由！」，他是深信不疑的。

1995年 陈东

FOXX 整理

读书中文网

BBS.RBOOK.NET